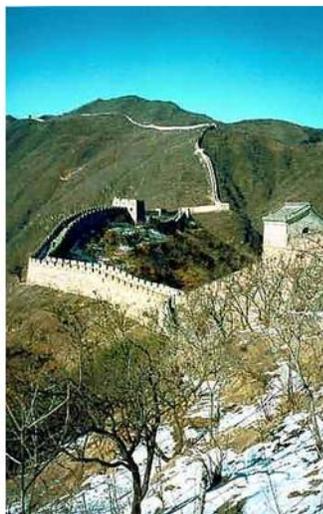


新



19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03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第七十九期

- 《新大陸》美洲新詩友專輯
- 湖南詩人專輯
- 越華青年四人小輯
- 亨利·米修散文詩選
- 陳銘華訪談錄

# 目

# 錄

No.79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 陽 (澳 洲)  
 魯 鳴 (紐約)  
 海 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 州)  
 何 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 南)

## 創刊十四週年紀念號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詩創作

非 馬	歡喜佛／食在廣州二首	2
臧 棣	很多毛	2
向 明	事故	3
謝 青	流星雨	3
夏 野	仁子新軌跡	3
任 知	碎片／比如說	3
秦 松	直射市	4
楊 克	氣息	4
羅 鉞	早晨的憂鬱	4
紀 弦	循環論的宇宙觀	5
黃伯飛	歷史觀	5
許琳琳	贈送	5
徐 江	立冬的前幾天	6
游 離	這沉重的履歷	6
劉 春	白日	6
劉 川	中尉尼克	7
孟芳竹	春天又將重臨	7
馮學良	情慾	7
秀 陶	工人	8
李青松	我之歌	9
李 斐	黃先生和黃太太	9
李雲楓	訴說	10
李 濱	舊物三題	10
歐陽柏燕	橋／另一種憂愁／行吟曲	10
張 耳	下雨了	11
依 雯	思念	11
燕 子	風不留情	11
呂建春	那個詞	17
鄭建青	卡普裡／站立的女人	18
馮學良	我擁抱著整個中國	18
馬 蘭	給他之六	18

杜風人	放屁	18
蔡克霖	藍色的夏威夷	19
揚子	風雨日	19
心水	火星緣	19
藍斯	滿室燈火 六首	20
榮惠倫	不見塵封·第一張床	20
魯鳴	出發地/夢遊狀態	21
劉文麗	渡	21
黃奇峰	火中的南加州	21
遠方	早安/山林野火	22
施雨	月光奏鳴曲	22
異軍	賭城	22
陳銘華	秋望/臨刑/進出	23
沈浩波	1976年/到德州去	23
濮青	千禧遊輪	29
施漢威	不題的故事	29
冬夢	你是帶淚拈花的女子/魚尾紋	30
余問耕	一個女人	30
李志成	天職	30

### 湖南詩人專輯

海上	走進我生命中的女人/龍的本命	12
唐朝暉	菜市場/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12
遠人	紙上的污點/寓言·兔皮帽	13
唐興玲	左腳和右腳的重逢 二首	14
易清清	在小鎮後面 三首	15
韋白	北正街10號	15
七竅生煙	無題/你也可以和我一樣	16
易安	冬天的麻雀/河邊的打鐵鋪	16
彌撒	他們會永遠不說/網思想的魚	17

### 《新大陸》美洲新詩友專輯

黃翔	蒼狼/彌留之際	24
程寶林	距離	24
李兆陽	向日葵與凡高對話	24
藍點	思念	25
雪絨	肇事者	25
蘭花	暗戀	25

融融	小說活了	25
香草	Summertime Blues	25
天一黑	我收藏誰的心痛	26
陳九	無惑之年	26
唐游	黑夜對白天如是說	26
蕭笙	下雪	27
北風	古都的風	27
胡遵	夏天裡最酥的一些香米	27
力刀	故鄉	28
高伐林	聞所未聞	28
雅非	老故事	29

### 越華青年四人小輯

蔡忠	雨,今晚又不來/榴槤	31
曾廣健	歲月	31
曾廣堅	蠟燭/種子	31
竹君	愛	31

### 譯詩

秀陶	龐奇散文詩:橙子	8
秋原	亨利·米修散文詩選①	32
張耳	W. M. 蘭塞姆:終極典禮	34
鄭建青	Stephanie Strickland's Poem	35
Mindy	拉爾夫·安吉爾的詩	36
金舟	艾米莉·狄金森詩四首	54

### 評介

非非	陳銘華訪談錄	38
黃伯飛	說詩小札	43
向明	詩人中的漢子——牛漢	43
秦松	地球與蘋果與人	44
非馬	年輕的詩心	45
王性初	自助餐	45
徐江	論中間代	46
劉耀中	閒談諾貝爾獎詩人布羅斯基	50
洛夫	陳銘華的小詩世界	51
北塔	艱辛中的成長	52

### 詩訊

## ■非馬

### 歡喜佛

百無聊賴  
一瞥見一雙男女  
從陽光的外界  
踏進幽暗的博物館  
泥塑的歡喜佛  
馬上興奮起來  
開始例行的  
現身說法

心事重重的男子  
卻擺出一副  
四大皆空無動於衷的模樣  
直到觀察入微的女子  
抿嘴而笑並偷偷指出  
那歡喜的根由  
才豁然開朗  
而龍心大悅  
而皆大歡喜

### 食在廣州 二首

#### 1. 小黑驢

從稚嫩的脖子  
到堅固的木椿  
到指點的食指  
到蒸騰的熱鍋  
到餐桌到筷子到嘴到胃  
到無底的欲壑與高高疊起的鈔票

小黑驢  
就這樣一路被有形無形的繩子  
牢牢捆住

只有它那雙  
又大又圓的眼睛  
不受拘束  
在那裡  
衝撞奔突

#### 2. 白狐狸

還來不及修煉成精  
就被他們七手八腳  
捉進鐵籠

不然你只消  
輕拋一個媚眼  
他們便都神魂顛倒慾火焚心  
爭著打開籠門  
攬你入懷

後記：食在廣州，果然名不虛傳。除了四隻腳的桌子不吃外，廣州可謂什麼東西都吃。我們來到廣州郊區的“花地酒樓”，有如走進水族館、飛禽公園、動物園三合一的食肆。各色各樣的海鮮與禽獸，或游於水，或囚於籠，任憑食客挑選。其中有不少稀有的珍禽異獸，印象最深的是木椿上繫著的一隻小黑驢與籠裡囚著的一隻白狐狸。看它們驚慌失措、默默求饒的眼神，不

## ■臧棣

### 很多毛

我的貓爬在電視機上，  
它在那裡學乖，也學會了  
如何在有限的角落裡  
等待一個喜歡嗑瓜子的神。  
  
或坐，或躺，它的命  
有時硬得像一道銀行裡的加法，  
有時軟得像一頂淋濕的帽子。  
它的眼睛明亮得像兩個少年犯。

它看我的樣子  
就好像我是放在椅子上的一口鍋。  
它學會了如何觀察我們之間的距離。  
而我，通過它，彷彿學會了被看。

它不知道此刻有幾條魚  
正游在畫面裡，距它的腹部  
不過幾寸之遙。但它只知道  
每隔幾天我就會帶回一條魚。

它加入了我的孩子的隊伍，  
排行老四。它溜進了我的朋友圈子，  
性情即智慧。如此，它是我的  
另一塊皮，所以我叫它“很多毛”。

2002年12月北京

## ■向明

### 事 故

突然閃出一段記憶  
原來前生是一株發育不全的樹  
矮小、乾瘦，就像鄰家流著鼻涕的孩子  
那樣被風欺凌，被雨削弱  
也許由於基因亂序配置  
總是結不出四季渴望的果实

原本就是兄弟的兄弟的兄弟呵  
隔著一條意識幽冥的河谷、成就  
一株幸運沒被斧斤腰斬今生的樹  
我們活著是何其遙遠  
雖然風雨相欺的聲音  
你我，依然都清晰的聽見

2003年寄自台北

## ■任知

### 碎 片

教授在做實驗  
一個小白鼠在迷宮中奔跑  
最後她自殺了

這學院陰森詭秘  
尤其那地下室跟迷宮一樣  
有八個單親女孩在此失蹤  
接著第九個女孩進了地下室  
轉進一隱蔽房間  
在裡面她看到  
八個女孩和教授  
那些女孩痴笑著  
對教授言聽計從  
她急忙逃出

## ■謝青

### 流星雨

山下景色迷人  
突然，一顆流星劃破長空  
數秒鐘後，無數顆流星接踵而至  
啊！流星雨，何其燦爛，何其悲壯  
你顯示著勇者無懼的豪情  
大丈夫以生命換來天驚地泣  
雖有恫傷，此生何憾！

如果模擬這是一場戰爭  
飛彈像流星雨一樣，穿透天幕  
射落在地球另一邊某地，火光升起  
爆破聲和死亡的影像，映入腦際

不知碰了什麼  
起火了  
八個女孩被燒死  
教授從火中走了出來  
雙手攥著大把頭髮

### 比如說

比如她愛上有婦之夫  
他對她始亂終棄  
比如她懷了孩子  
那孩子因意外夭折  
比如她情緒激動  
殺死那男人  
比如上面都是比如  
那孩子沒死  
她和他結婚  
可婚後

## ■夏野

### 仨子新軌跡

#### 聾 子

年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  
年年逃之夭夭隔山隔水而過  
君不見我舉手高歌？  
君不見我GDP頻頻遞升？  
古國啊！五千年文明輝煌燦爛  
屈指可數老子天下第一  
除我莫屬！  
我啊！我依然坐井觀天！

#### 啞 子

化名不鏽鋼老鼠  
女大學不規矩矩讀書  
偏要網上作亂揭秘辛  
下大獄！叫你有嘴難語  
喊聲再高大牆也穿不過  
不是啞子也得乖乖是啞子  
管它四面八方雨打五雷轟  
你做啞子我也裝啞子！

#### 瞎 子

東方方亮不見白  
南方剛暗不見黑  
西方有火不見紅  
北方來水不見流  
誰說我有目無珠？我：  
最最正確！  
最最光榮！  
最最偉大！

弓挽半弦  
射日射月收放集散  
舉手投足強弩悠悠緩緩  
意味出披沙起土很考究  
(自助並不速食速決)  
風起葉舞讀報等巴士等地鐵等等  
還是啤酒可樂百事亂置  
煙蒂野草圓環電動鐘自助報  
偶見遊手挽弓開步  
散漫的節拍由海上掃來的  
伊莎貝爾風咳急喘一陣  
之後復弓挽半弦  
集散收放箭隨手搖晃  
步足東西不見上城靶心  
下城酒徒雜物日本料理  
韓人生菜水果巴勒斯坦地安  
依舊煙草情色報亭成人消費  
中餐外賣支票開現行色稍安  
公用電話似通不通  
音訊並非全無  
造美球賽火警急診晝夜不  
箭在弦外尋找靶心  
手足另有用途  
此外街市腸胃曲直空散  
不太擁塞 假日若狂欲靜  
理所當然 偶爾鐘聲鳥唱的和鳴  
海邊公園多色多種風浪雀躍  
如此間一群老少畫家定期  
公開彼等倉庫的畫室

2003年9月20日在直射市

附註：直射市(Jersey City)，吾新近  
遷居於此小城，平和空散柔緩，故甚  
為新鮮之感。前居紐約市35年餘，對  
我來說已太老大，我不喜歡老大。911  
後紐約的元氣尚未恢復，令人疲倦厭  
煩。然則，此地與紐約一西河之隔，  
輪渡地鐵水上水下15分鐘，想去“厭  
煩”一下也很方便。再者，此地是紐  
約下城之外的新興藝術家區，故在詩  
後二行提到畫家與公開其畫室之語。

■秦松

直射市

■楊克

## 氣息

從布的纖維散發你的氣息  
從枕芯裡 衣櫥裡  
床單細微的看不見的縫隙裡  
從空氣的浮塵中  
頭屑 剪掉後遺棄在某個角落的指甲  
從夜的四面八方  
你的氣息  
就像那件被水洗舊了的黑汗衫  
把我的身體緊緊裹住  
  
我甚至不敢開燈  
我害怕驟然明亮的燈光像一聲咳嗽  
把它們驚散

從微微啟開倒吸著涼氣的牙齒間  
唾液的分子和粒子 柔軟的洞穴  
從身體內部隱秘的分泌物  
腋下 毛髮 以及腳趾頭  
輕若柔絲的呻吟 陽台上的貓叫  
電話的斷斷續續  
鎮在哭紅眼睛上的冰塊吸收的熱氣

飄散開來 皮膚薄荷般的清涼  
微酸的汗味  
該死的 該詛咒的 擺不脫的氣息  
像躁動不安的春藥 竄來竄去  
傳遞著你生命的密碼  
細微的 鋪天蓋地  
進入我的呼吸 我的鼻腔  
我的毛孔 在我的肺裡糾纏  
跟著血液流遍我全身

■羅鉞

## 早晨的憂鬱

把鋼筆舉成槍的姿勢  
朝自己的胸膛射出去  
右肺的那一塊斑狀的陰影  
會不會化為一隻受驚的蝴蝶  
二十三年的生命倒下  
像一枝順著秋風渡岸的蘆葦  
了無聲跡。血從口中湧出  
塗白絹幾點紅梅  
於狂風吹奏嗚咽之際，全然枯萎  
挖地三尺，掩平春天抽枝的心事  
濡濕的土地，寸寸都是另一番  
世界

2003年5月30四川

你檸檬的 櫻桃的酸甜  
菠菜和青草的清新  
你那千絲萬縷的烟雨江南的滋味  
比瀟灑的大霧更濃 比陰天純粹  
比叫人死去活來的毒品更讓我沉迷  
我每一個細胞都是嗅覺的感官  
捕捉 吸納  
你皮膚細碎的鱗片 泛起  
氣息的月光 一片明亮

就這樣 這一個人的  
孤零零的夜晚  
我裹著淡淡的 乳汁一般讓人舒服的  
清涼的鎮靜劑

## ■紀弦

### 循環論的宇宙觀

上帝說：“這個宇宙應該膨脹。”  
於是它就奉命膨脹了起來。  
每一個大星雲，快速地從我們退走，  
我們的哈伯(Hubble)向我們報告。

“但是膨脹到一極限，  
不也應該收縮起來，  
重返於太初大爆炸以前之一點乎？”  
——詩人問道。

“是的，”上帝說：  
“收縮了再膨脹，膨脹了再收縮，  
週而復始地循環著，那才好玩。  
否則，我豈不是太寂寞了嗎？”

至於吾人現今所處此一膨脹的宇宙，  
已經不知是第幾萬億兆京次的循環了；  
當然，今後還會有無數次不停的循環，  
而每一次的形態，方式，應皆不同。

我相信我這循環論的宇宙觀，  
就連愛因斯坦也會說聲佩服的。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無名氏\$100.00**支持**

## ■黃伯飛

### 歷史觀

“自有生民以來……”那是說：  
先是有個“從前”，這纔有個“現在”。

若是從自己這兒來說，那是：  
有了這個“現在”，纔知道  
噢！有這麼一個“從前”，更知道  
會有個難以捉摸的“將來”

將來怎樣怎樣  
瞎子給人算命，掐指一算  
噢，先生，您下個月可能發一筆橫財  
若要這筆橫財落在手中  
請您“卦金先惠”必然靈通！

讀歷史讀個五六千年  
把最古老最古老的人的頭頂骨  
仔細地端詳又再端詳  
它不可能知道有個什麼“從前”  
更不會知道什麼什麼  
幾十萬年以後的這個“將來”

每一個人自己具有的歷史觀嘛  
那就是為自己畫一個  
虛線的圓圈  
一步一步地把這些虛線  
連接起來。這個圓圈兒  
圓圓滿滿地完成嘛，全仗著你  
這個人每日每夜所擁有的“現在”  
你有你一呼一吸的主觀的存在；  
歷史有它不生不滅的客觀的存在。

附記：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博

## ■許琳琳

### 贈送

或者是因為氣溫驟降  
你說  
過來，我抱一下  
我沉默地反抗  
潔癖正在我身體的  
每一個角落，發動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武裝起義  
但是，你的手  
已經伸了過來  
猶如鯉魚細長，冰冷而  
光滑的觸鬚  
粘著黃綠色粘稠的液體  
我柔軟的胃，咒罵著  
惡狠狠地打了我兩個耳光  
“你這個臭不要臉的婊子！”  
是的  
我比街頭任何一個拉客的  
妓女  
都要下賤  
她們不過是為了生活而出賣  
身體的  
某一部份  
而我  
卻以愛情的名義  
無恥地贈送  
屬於我身體的每一個  
無辜的細胞  
以及它們的感覺與  
尊嚴

2003年寄自廣州

## ■徐江

### 立冬的前幾天

身體突然空了  
有時腰以下  
有時是胸  
從今夏開始  
連篇累牘的勞碌  
終於亮出紅燈  
伴隨著眼睛  
在熒屏前的疲憊

那幾天  
雨一層一層地下  
傍晚風剛把水漬吹乾  
午夜就重新將路面打濕  
我坐上公交車  
四處遊蕩  
買打折的舊書  
淘廉價的光盤  
還親手拆了一回  
開關不靈的電腦

殘秋一陣陣  
把葉子從枝頭卸落  
我坐在副駕駛的位置  
像看寬銀幕電影  
那時一車的人  
在身後小聲喧嘩  
司機咒罵遲緩的單車  
我在想  
眼前的這場電影  
呵往年  
我總是在裡面

## ■游離

### 這沉重的履歷

這沉重的履歷，還缺  
一塊石頭  
來路已經鋪滿落葉

我走過族譜的森林  
這小溪、這山谷  
這無數的岔道

在一次次的掠奪之後  
我隱秘的部位  
還殘留著一顆胎痣

還有什麼  
這沉重的履歷  
被一陣風輕輕地吹動

2003年寄自杭州

那幾天  
每一回  
我都幾乎把身上的錢花盡  
從店鋪出來  
耀眼的陽光裹著大藍  
不停地掉進眼帘  
這久違的  
帶著一點內疚的閑適  
伴隨購物  
小小的令我驚喜  
小心地填充起  
我身上空掉的地方

這樣的時光

## ■劉春

### 白日

上帝說要有光，光就來了  
我從來不說，光也會來  
真理面對夜貓子如此無力。正如  
穿衣洗漱令人厭倦卻不可或缺  
這是生活的律令，必須得到尊重

必須八點鐘以前進入一幢七層建築物  
（四樓的某個角落有你濃重的體溫）  
花大部份時間，用於  
與那些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點頭、微笑  
煞有介事地討論國家大事  
他們左右你在一個城市裡的形象

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拆信封、接電話  
將一些臃腫凌亂的文字變成垃圾  
或者刪繁就簡，打扮成  
部份人的夢想和茶餘飯後的談資

必須少說話多幹事，對老同志敬若神明  
與女領導若即若離  
才有可能在每月上旬的某一天  
到三樓排隊，領取一個神秘信封  
以證明你是生活的在場者

有一段時間只屬於“我”，與“現實”無關  
用鼠標點擊一些八桿子打不著的仇人  
稱一些莫名其妙的女人為“妹妹”  
心情好時，就談一場精神戀愛  
通過電波擁抱、接吻、糾纏不清

更多的時候跟現在一樣，扳著指頭清理思想  
演繹實在或虛構的感情  
那些雞零狗碎，那些小悲小喜  
與我心存芥蒂，又充滿默契



## 工人

我已經等候了40多分鐘。40多分鐘內有兩輛食物車來過

40多分鐘內他替一位高高的婦人裝好了她車窗的玻璃（他們說西班牙語）。然後他打開了我車門的夾層，清除碎玻璃屑（對我說的是一塵不染的英語），忙、而且快樂，又吹口哨又哼歌

他自第一輛 Hot Truck 買了一份炸得金黃的 Tortilla chips，上面澆了一層厚厚的烤融了的 Nacho cheese。下肚沒多久當第二輛 Van 來時又買了一袋紅、白、黃、綠色彩艷麗的雜色水果，很快也不見了

當零件商把我的玻璃送達之後，我才見到他那熟練的手法，口哨也還吹著。看吧，他那一小片 Chip 變作他的彎腰或者蹲坐，一滴滴的 Nacho 化作他二頭肌的忽緊忽鬆，化作鏢絲刀的左旋或者右轉

。一批批的原料運進了工廠，一批批的燃料送進了爐膛，氧化在進行，燃燒正熾烈，爆炸畢剝不斷。兩臂肘部的伸肌群蠕動不息，卡路里與英語與西班牙語舞蹈。在我們的眼神相觸時，他能不牽動一絲面部的肌皮而泛出一絲幾不可見的淡笑。那淳厚的笑

## 橙子 L' orange

跟海棉一樣，橙子在遭受擠壓之後也非常想恢復原狀。海棉雖然總能成功，橙子卻絕辦不到：因為它的胞子都已爆裂，纖維都已撕破，只有皮幸好還有那末點彈性，多少還能回復一點舊觀。那時一股琥珀色液體流出，又香又教人精神一振，雖然通常都帶點種籽未熟而被迫出的苦味。

對於被壓迫所生的兩種不同的反應，我們一定得選擇其一麼？——海棉除了一團肌肉而外什麼都沒有，內中充滿了空氣，依情況不同或者充填著骯髒的或者乾淨的水，耍出來的把戲也不足以引人；橙子的味道當然較好，但卻是太被動了，——沉復那馨香的奉獻……也真是太便宜那個壓迫者了。

然而僅只注意到橙子薰香空氣的手法以及它對被壓迫者的以德報怨等還不足夠，我們還得強調那被壓出的液體的艷色，它絕不同於檸檬汁，它可使喉頭大開，一似要呼叫它的名字<sup>①</sup>，張開來也是要吞服它的汁液，面不改色，味蕾也不致酸澀得豎立起來，

對於這個外皮柔軟、易碎、微紅的橢圓球，我們真是說不出的欣羨，厚而濕潤如吸墨紙似的表皮

，極精緻而又深富色素，氣味銳烈而刺鼻，皮粗不平而易於採光且引人注意。

末了，且儘量簡節地結束這篇短短的研究吧——不過我們還得提一提它的籽。籽的外皮、顏色就像檸檬樹樣的淡白木色，樣子也像是小型的檸檬。裡面是一粒泛青的小豆豆或者嫩芽。在一陣有如威尼斯彩色燈籠<sup>②</sup>樣興奮的味覺爆發之後，這小球它自己——它的硬度及酸性，我們在此得承認與那樹、枝、葉都息息相關；這個小不點兒正是這水果存在的理由。

譯者注：

<sup>①</sup>法文之 L' orange 的確要張大口出喉音，中文說橙子當然不必張大口了。

<sup>②</sup>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原文是 la lanterne venitienne，譯者讀過好幾種不同的英譯，如 Lane Dunlop 及 C. K. Williams 等人，皆譯作 Chinese lantern。威尼斯燈籠也是彩紙摺成，可能是不及中國燈籠花俏

## ■李青松

# 我之歌

——在誕生與涅槃之間的精神史（長詩節選）

4

遠古的嬰兒從神性的襁褓  
站了起來，稚嫩的小手  
輕輕抹開母親昏睡的眼睛  
瞬間舒展起博大的翅膀  
馭起一個人類的預言和思想  
命名且創造著來世的人間天堂

8

在大自然的時空裡  
我看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  
也感到了自己的決不可少  
我的出生不是一次簡單的事件  
而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山  
一場史無前例的精神的創造

10

我從母親愛的門口  
走到祖國這片大地上  
我不只是母親的兒子  
也不只是祖國的公民  
大自然是我真正的母親  
萬物都是我的祖國

11

我有父母體內愛與真的精血  
更有父母心中沒有的黎明與創造  
我的每刻都在轉世和投胎  
我是風暴時刻把自己連根拔掉  
我將超越災難和自然規律  
時刻都在接近玄之又玄的天道

15

我從石灣走出  
天生秉有石頭的稟賦  
我的本性就是革命

連一個光斑也不放過  
在自我無數次的粉碎中  
終於鑄成金石風度

20

我是上蒼最虔誠的兒子  
憑天的暗示否決和創造  
天生我必養我  
更不會拋棄他最乖的兒子  
他會如凡間的父母一樣  
時刻養育並引領著我

23

在人世的盛宴上  
我沒有座席 唯有站著  
惟有挺拔在無人上坐的高峰  
獨飲清風雲氣法雨甘露  
觀江河輪轉 日月升落  
看天地變幻 眾生憂樂

24

我只求簡單的生活  
我苛求充實的生命  
生活讓思想的出世  
生命使真理的紮根  
思想開啟大時代  
真理照射全人類

26

斬斷一切情弦  
拋擲一切虛榮  
砸碎一切鎖鏈  
穿透一切迷霧  
逾越一切高峰  
悟徹一切境界

## ■李斐

# 黃先生和黃太太

在回家的街道角落

遠遠看到一對年邁夫婦互相攙扶  
深秋落葉點點落在他們灰白頭上  
靠近時候才清楚是黃先生和太太  
我吃了一驚寒暄一會我問

“他回來了嗎？”

我認識黃先生大概有十年了

他在我居所附近開了一家雜物店  
售賣樂透彩票文具糖果香煙中西報紙  
時裝雜誌但從沒有見過脫得溜溜刊物  
好多年前我把《一行》詩刊在寄賣

那時候他笑得開朗暢談留學日本  
黃太太外忙內忙收銀機敲打有勁叮嚀  
黃先生忙中有空讀我在報上發表詩文  
寫到報紙幾個月前美國派兵到伊拉克

《世界日報》登載黃太太在左黃先生在右  
中間是穿軍裝兒子的相片

還有一段詳細的報導

胡森銅像被拉下不久黃太太高興說

“他七月中會回來了。”

我說希望有幸認識她英雄兒子

七月巴格達街道每天美軍被冷槍射擊

八月過去了歸來日子在改期

胡森家鄉頻頻有自殺性炸彈在爆炸

九月過去了沒有消息

聽說是軍事秘密不能打聽

十月初黃先生和黃太太把店子轉手

十月中他們突變龍鍾老人

昨晚電視上看到巴格達大爆炸

榴彈炸彈攻擊紅十字會警察大樓

我只能替那年青軍人繼續禱告

回來回來平安健康回家

## ■李雲楓

### 訴 說

那一天，時間都已停止  
孩子們也不再生長  
衣服慢慢地浮起來  
一些黑色的外衣已經接近天空  
藍色，開始夢一樣褪化

我們可以裸著身子從房間中走出  
可以將所有的父親關入囚室  
一直到他們全部腐爛  
我們可以留下所有的母親  
讓她們在田野裏開放，再次召喚海的到來  
一些女巫穿著白衣，從水中漂來  
而成為妻子  
那一天，我們在門前站了整個晚上

我們對一棵樹訴說我們的一切  
衣服、皮膚、頭髮、性和妻子  
也會說那些情人  
蒼白的面孔，在圓月中隱藏的秘密  
折斷的手臂以及冷凍的血液  
一些灰暗的往事開始在臺階上漸漸散盡  
而一切只是訴說  
我們用一個晚上，度過我們的一生

那一天，我們和一些疾病相遇  
從而賣掉自己的內臟與名字  
留下幹枝的軀體在路邊陳列  
等待一些陌生人前來認領  
而母親卻在我們背後走過  
將所有的記憶重新關入子宮  
留下一些往事，在破碎的陽光中  
慢慢變乾

### 一、吊扇

灰塵在上面堆積  
蛛網在上面纏繞  
難挨的時間在上面  
蹲坐 擁擠著

我能用意念使它轉動  
卻搬不動渾身的病痛

### 二、椅子

它太老了  
全身的骨節顫抖著呻吟  
一條腿也殘廢了  
被請進了地下室

在一個春雨朦朧的夜晚  
從地下室傳來嘆氣聲  
沙啞 和著隱隱的雷聲

### 三、船形口琴

陪伴過我的童年  
讓我的學生時代多才多藝  
見證了我浪漫的愛情

如今它靜靜躺在書架上  
身上斑斑點點  
兒子為它折了一枚紙帆  
竟掀翻了我眼睛裡的海洋

2003年寄自山東

那一天，時間都已停止  
海在遠方滲盡 樹長回地下  
有些人走出門，不再回來  
有些人站在門口  
用一生時間來等待一次開啓

## ■李濱

### 舊物三題

## ■歐陽柏燕

### 橋

曾經溫柔的兩岸  
仰望的燈火冷了  
彗星小姑娘滑一跤摔至外太空  
時間搭起一座新橋  
寒暑在這裏接替  
橫跨輪迴的色與香  
世界濃縮成一線  
交織疏密的往事，車陣與人潮

### 另一種憂愁

雪的回憶，凍傷了鄉愁  
一管失聲的洞簫  
任風胡亂吹奏著遙遠的從前  
摸不清時空的遠近，顏色的深淺  
思念不斷複印自己  
五官模糊的影子  
為了揭開《威尼斯之死》的奧秘  
自島嶼伸出綠色的大手呼救  
重讀一遍瘟疫，卻釀成高溫的無助

### 行吟曲

髮上的霜雪梳理起來有點疼  
鞋面的皺紋加深了山水的印象  
偶而寄張明信片給不在家的自己  
嚐遍大江南北口味  
卻一直餓不飽失根的空洞  
陰天和滿月時更大聲的喊餓  
遠方的嗚咽  
純粹以鋼琴單音彈出  
雪釀或火鑄的故事都化成煙了

## ■張耳

### 下雨了

冒泡啦，  
小妞呀，戴帽啦  
草帽尖，頂著天  
天打雷，轟隆轟隆又一回。

不打雷的時候  
雨誘人，滑下落地窗  
有點悲傷，像淚珠  
像日子不經允許從印刷的  
字縫間溜走。踩上去  
一腳泡，輕飄如  
走在雲彩上的仙女——  
旗在飄，藍的像黑  
白的像灰，紅的像記憶中的  
心情。也像魚腮  
摔打出要活下去的全部  
重量。

不戴帽的時候  
發卷，本色一如既往  
走到水裡，在大理石便道上  
聚成沒有深度的湖  
不理智地映出路過的人和模糊的  
希望。止不住的：  
你看見什麼？忘掉什麼？  
突至的情緒波動意味什麼？  
眼淚湖裡奇奇怪怪的動物？  
而你不變大也不變小  
一條路，走到底  
因為你是男人。女人  
卻總愛原地打轉  
把頭髮上的水甩乾  
然後，回家。

夜在召喚  
路燈站立的那麼蒼白  
拖著空空洞洞的身軀殼  
踩著方格子的歸途  
迎面撲來轉涼的寒風  
流星的眼眸失去傳呼  
莫非冬天快要來到  
每個年 這時候的你  
慣常會為我精挑一張雪地圖片  
慣常會為我細選一首動聽鈴聲  
在門外的信箱  
第一張賀卡永遠都是你

思念似河流般泛濫  
一晃眼 冬天即將重臨  
麻木的回憶不斷地侵蝕我  
依稀許諾過會在雪地裡相逢  
奈何英魂早已鼓起了喪禮  
曾經夢想過可否飛越晚空  
只因欠缺一枚戒指之距離  
而你說有一個不死的冬天  
冬天當然沒有落葉的憂鬱  
日後我用一顆純情的真心  
枷鎖上 你我的名字  
告別 一段曾經擁有的愛

結論是這場雨  
回答昨夜的夢：你躺在我的  
書桌上（！），叫我名字  
“我病了……”就聽見  
咳嗽，雨  
窸窣窸窣  
脫下衣服，濕了一床。

回家。雨停了  
自然就只有走回家。

## ■依 雯 思

## ■燕子

### 風不留情

十月的風不留情  
劈劈啪啪把栗果的針衣剝裂  
讓栗子跳蹦蹦的子落滿林

子落滿林於暖暖的落葉裡  
只因為高處不勝寒  
或急於歸根尋找情歸處

高大的栗樹樹樹相扶數里  
臨風瀟瀟清吟綿綿如濤  
栗林深深不愁寂寞  
常有清客往來探看  
連懶於彎腰的城市人  
也為拾野趣一彎腰腿  
若在林深處搭起小木屋  
向火煮一鍋清香  
日夜與離塵的新鮮氣息同住  
可羨煞躲在野菇下偷窺的仙子

風栗不會流淚  
蟲吃不完鳥啄不盡  
一粒粒欲留情的栗子  
種情千萬過於重疊的落葉裡  
他日臨風揚起栗香處處  
還愁不愁被烤夢焚情

既說風不留情  
而情留不留根

15.10.2003寫於德國

# 湖南詩人專輯

◎組稿：海上·唐朝暉

回湖南長沙時，城市都變大了；並且得知活躍在城市拐角的詩人們也進步了不少；於是我委託唐朝暉整理這輯“湖南詩”。他們是這個時代既代表湖南也代表中國的漢語詩人。在我的記憶印象中他們很執著，他們力單勢薄地在這座逐漸喪失文化場域的城市裡生活、工作、寫詩；燈紅酒綠中沒有他們的身影。他們肯定知道寫詩不可能功成名就。但是他們依然寫得著魔……

海上2003.8.28

## ■海上

本名林清陽，1952年出生。老三屆知青。

## 走進我生命中的女人

為了迎接她們 我充盈了  
她們巨大地來  
又巨大地隱藏於遙遠的心速中  
祝福我 魔變成光芒裡  
的塵埃。生命、紫色的風  
她們就出生在光芒間  
用蒲公英  
的技術獲贏境界  
剝下她的思念後 就附隱在  
雄性的植物和巨石裡  
我擴散了、在風中看到了一切  
而看不到自己  
摸觸到光芒 而摸不到視線  
摸觸到表情 而摸不著面部  
我無影的胸膛裡  
正是太陽在騷動  
  
我感到地面在草木移動時刻  
向河谷生長

生靈的眼睛裡藍寶石望著我  
歷史退回它的年代……棄下神聖的木輪  
和不朽的骷髏、文字……

百年之際的冷風中  
一個嘶啞的嗓音從天際傳來

她們來了、在河流的日日夜夜  
山風的分分秒秒間 她們逾越著  
歲月的樂譜 弄響了天籟而奔向  
我存在中的大地、山谷以及小舟

蒲公英在氣流中醒來了。她們的夢  
在泥土和卵石間 觸動物質世界的  
沉默……

我的心速配有春夏秋冬

## 龍的本命

赤潮。浮雕之間的雲與水  
的掀起  
太陽的文化領地上空  
龍的十二種隼或鷲  
千年追問擊中羽翼的速度  
潮起潮落 詮釋  
一息尚存  
潛伏黃金海岸  
思如赤潮

赤潮

赤潮

## ■唐朝暉

1971年出生于湖南湘鄉。

## 菜市場

都是這樣  
石棉瓦或水泥板搭成簡易的棚子  
屋頂往兩邊傾斜  
牆是沒用的  
四面空空  
只有幾根方方正正的柱子  
上面貼滿了治療性病、搬家公司、  
辦理各種證件的廣告紙

長方形的水泥板  
兩塊一行  
一排溜的擺滿了各種菜  
裡面的賣菜女  
表面大大咧咧，說著粗話  
一幅見過大世面  
啥都不怕的形象  
她們的衣服都不很乾淨  
她們的模樣很中國化  
心善而嘴尖的那種  
她們會很大度的讓出一角錢的價格  
拿菜的時候表白一句  
賠本給你  
最後她應該會  
多稱出一兩來補足她讓出的一角錢  
她們年歲以三十五歲左右居多

菜市場男人也是有的  
他們不會在蔬菜區，那是女人呆的  
男人一個個血淋淋的站在豬肉區  
剝了皮的豬一排排倒掛，白花花的

與他們的大肚子和白而壯實的手  
比較和諧  
他們用刀比劃著你要什麼肉  
刀在你眼前晃來晃去  
你還在說要哪塊肉  
豬肉已經丟在稱盤裡

菜市場什麼味道都有  
什麼味道都不好聞  
尤其是雞鴨區  
臭氣熏天

每次我只買蔬菜和魚  
魚，只挑那種我很難抓住的活蹦亂跳的  
證明它生命力旺盛  
它不同於那些昏昏然的魚  
活蹦亂跳的魚被賣魚者抓住  
甩在地上突然死了  
從抓到死，只有幾秒鐘  
像突然的車禍和心血管病  
生命力旺盛的天才  
上帝喜歡

##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從的士、豪華快巴、公共汽車  
到我們拎著挎著大小包  
在小公共汽車站  
等一輛微型小四輪  
把我們送到離家二里的地方

與我一起的是五個姑娘  
只有一個是我的女人  
我們很要好  
可以說各種很黃的段子  
今天的人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  
即使要做什麼事情  
也是在飯局和錢莊上完成

這時，黃段子就是唯一把大家  
聯繫到一起，讓大家笑  
使大家融洽的一種黃油  
而我與她們的黃段子是一種分享  
一種放鬆

車子要從五十里外開過來  
我們要等

我帶她們去東南亞最大的千手千眼  
觀音菩薩  
真是千手千眼，眼睛長在每個手掌  
心

背後做壞事的人早已有之  
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習慣  
如佛所說  
事情沒有背後，任何壞事情都有天  
證

千手千眼不只是多，是有行的無形  
無數多  
阿彌陀佛，這是我的理解

一個女伴見佛就拜  
一個女伴祇想求籤問卦  
我們有事的時候才想到佛

車在田地中的小路上顛簸  
風柔和的帶過秧苗  
有人竟沒有看見過水稻的青  
沒有在燒著柴火的土屋裡聽過  
鬼怪故事，沒有過站在大山中  
發現自己只不過是一棵小樹的過程

所有農事就更不用說知道兩字了  
天啊，我想為她們自殺

人的自大  
讓車子跳得很高，跌得又狠

晚上，我們喝了很多的酒  
比城裡多，她看到了天上的星星  
——我從沒看見過這麼多星星  
她的話慢了半拍，她醉了  
但她說沒有，她真是沒有醉  
在鄉村裡是不會醉酒的

她看見了更多的星星，因為  
已經後半夜了，星星是多了很多  
我們的飯桌子擺在地坪中  
她第一次看見天上那麼多的星星

## ■ 遠人

1970年生于湖南長沙。

## 紙上的污點

——致q.l.

我鋪開紙頁，並非要詩歌帶來輕鬆。  
我抖了抖外衣，又俯身看一看  
鞋帶。灰塵還是沒卸下多少。  
而寫下的文字，大多數變成

沒名譽的污點，我始終就找不到  
擦去它的橡皮。童年時代的玩具，  
在一個丟失的櫃子裡，並沒有  
長大。我捋捋鬍鬚確實有些傷感。

一個看不見的人又老是將我盤問，  
我的手總又抓不住他臉上的特徵。  
或許只有一隻昆蟲發現過他的秘密——  
當它繞過某一將來時日的窗臺。

我不知道它對今天是懷戀還是嘲諷。  
現在就變酸的記憶也同時變得僵硬。  
它要求我們思考，不再將大師信賴。  
它給出的判決如同馬匹，低頭站著。

我們要原諒它說不出的滿腹牢騷。  
這時代的考驗已經足夠。想想我們的愛，  
到現在都不能大聲說出。日子在身旁，  
和市儉的心沒有兩樣，只把病態讚美一番。

如今還有誰關心月光跑動的速度？  
轉過身來的都不是一張少年的臉。  
我們所經歷的差錯已稱不上無辜。  
每次從夢裡醒來，每次我都感到害怕。

或許是僅僅摔倒過一回。沒看清那借機彈跳一下的人的嘴臉。  
他知道人心不由世界責備。而我們  
也知道真理在黑暗中只現身一次。

## 寓言，兔皮帽

——致a.q.

能當作寓言的可不是我們看見的兔皮帽。20世紀的最後一個冬天，  
我看到一些符號的性格。其外形像個組詩，剛好埋下旁觀的頭顱。

你最好別問皮革是否貨真價實。  
幹兩件越軌的事還說不上過份。

我見慣了一個小丑的插科打諢：  
竹桿就豎在那裡，我一直琢磨

爬上去的該稱戰士還是英雄。  
我知道其中一個稱謂將留下。  
當作時間的見證，好讓日後的人們，  
並不感覺我們今天的曖昧。

我想我不是惟一得到警告的人。  
在某一些場合，譬如失火的冬夜，  
趁火打劫的小人永遠比乞丐要多。  
我不得不判斷我們每日的需求，

是在書本還是在露天。  
一個賣藝的歌手只沿街得到冷漠。  
我們卻有該死的愚蠢，在文字的組合裡，  
將魚一樣的尾巴擺動。

——現在把它抖出來還不晚。  
寒冷和嫉恨，都要敗壞一個人的精神。  
像一場中途停止的音樂會，  
僅僅因為死去的大師在這裡經過。  
但他卻給予我們一個上鎖的監獄。  
看守和囚徒都由我們自己扮演。  
一堆槍矛的殘骸、廢黜的詞，  
不知是天使還是惡魔，不願向世界告別。

## ■唐興玲

1970年六一兒童節出生於湖南。

## 右腳和左腳的重逢

糾纏盛放與萎謝之間誘惑，  
就像書齋裡的愛情，一切都特別狠毒。  
陽光種下陰影，鋪滿午夜寬闊的長街，

愛情很長，不見始終。  
脫下寂寞的高跟鞋，  
“我認真，你遊戲，  
靈魂和空虛合而為一。”  
在悄悄的午後，錯落地行走，  
脣齒走過一長串的從前，  
月光灑在淚水經過的指尖，  
痛感醒過來，感受太多沒有你的夜晚。  
從前絢麗迷亂，  
來不及嘆息便已走得遙遠。  
北京的陽光，還有正義路的燈火，  
烤不乾長沙白皙的憂傷。

溫柔是一種膽量，  
為我的從前開了另一扇窗，  
窗內的暗香塗滿脫軌的飛翔。  
芬芳進入生命死角，  
愛情因過於憔悴而純粹。

哭是因為靈魂被撕裂的疼痛，  
越幸福就越痛苦。一堆繁華的碎片，  
裝滿故事的行囊，也許藏有出軌的暗香。  
黑暗的愛，臉龐笑泯  
城堡般的意志。命運與反叛沉淪與超脫，  
像天使之皎翼劃過夜的額角。

化成淚後還想醉，  
醉過之後還要飛，  
不似人間應有的滋味。  
只為憔悴的深邃，  
勾起肋骨純粹的狼狽。

## 在黑夜裡預報 天氣的人

像那個法國超現實主義  
畫家和他的妻子

在美國的汽車旅館裡脫了  
睡衣，面對月光跳著黃鸝舞

在黑夜裡預報天氣的人  
他的心和骨頭建築成一座憂鬱  
河上的虹橋。黑暗裡的人，他敢  
說：每天黑暗都會降臨

黑暗每天都會降臨  
不放过行星或天體  
還有陸地和海洋  
甚至，不放过你  
你某一天酒後未被管轄的  
舌頭。

像個手持電棒的警察  
他的到來可是迷人的智慧  
陽光如何可以犧牲陽光  
我們如何就可以犧牲我們自己  
天氣會怎麼樣  
站在最高位置的人們一般摸不準

宵禁，封鎖，都不算壞天氣  
黑暗每天都會降臨，你看  
蜜蜂在花蕊裡做夢的時候  
暴風雨說來就來了，來得那麼重  
我相信黑夜裡那個人預報的天氣  
只是我還沒有碰上。這只是運氣

## ■易清滑

出生於湖南華容，現居長沙。

## 在小鎮後面

在橢圓建築的小鎮後面  
你的背影就像虛幻而又實在的門  
在草色的掩映下時開時合  
這是一扇沉重而又輕鬆的門

它可以打開和關上  
這個地域裡存在的一切  
同時又超然於一切之外  
在它超凡的開合聲中  
所有發誓長存的事物稍縱即逝

## 那一年我還小

那一年我還小，像個黑牛犢  
從原野深處粘著花香和泥巴  
來到你身邊  
我跪伏著吻你的指尖  
你那氣息讓我不住地喘息和顫慄  
而我的靈魂開始著火  
像一張彩色的紙  
最初的火焰使它的邊沿蜷曲

## 眼前的大河

把我也視作流域，帶走  
心中泥沙。眼前的這道凶猛之光  
與其說是河流不如說是一種宗教  
拆散我生命的冊頁，重新組裝  
一個新我穩如那個發源的山頭  
把你也視作流域，帶來你的故事  
由我閱讀借鑒，為藝術的勞動  
窮累一生。視線其實  
也是一條大河呵，可往往圍成了一口井

在歷史乾涸的河床上走來了一群人  
他們即是浪頭。如果他們緘默不語  
這條大河就用岩石打動我的胸懷  
如果他們引吭高歌，這條大河  
其實其實，就在心間

## ■韋白

1965年出生。

## 北正街10號

七年，也許是六年前  
北正街有一所游泳池  
五年前，我與愛人  
來過，那兒變成了  
工地，民工們把磚塊  
碼成一排又一排  
他們用老式的打樁機  
往地上鑽孔。生鏽的  
鋼筋，扔得到處都是  
很快，地基打好了  
樓層開始往上竄  
一層，二層，三層……  
隔一段時間，就長高  
一層

那時，我們的孩子還小  
圍著一個大紅兜  
用一根繩子牽著，笑呵呵的  
像小鳥，只鳴唱出一串串的  
“呵”或“噢”。那時  
父母的身體還好，用不著  
惦記。我們只一門心思考慮：  
未來的居室  
該安放一面什麼樣的鏡子；  
沙發是買  
還是做；臺燈該放在哪裡；  
空調是選櫃式，還是分體……

一轉眼。我們在北正街  
已住了四年。頭髮慢慢地  
花白。父母老了，天一陰  
就痛。那感應，來自血液裡  
那永恆的磁場。女兒在隔壁  
房間做作業，像鳥，關進了  
籠子。我已很少寫詩，累了

就睡。床頭堆著書。抽屜裡  
堆著避孕套和影碟。木製的  
衣架上，衣服鬆弛  
懸掛。我偶爾走上陽臺  
在健康秤上站一下  
感嘆脾肉已生，脂肪的指數  
又上昇了許多

有一天，我們會從北正街  
搬出。民工還是那些鄉下的  
民工，他們  
或扛，或背，在扯開的窗簾  
後面，搬走一些箱子，並相互  
比較臉部的肌肉  
由於用力而歪扭的程度。終於  
他們歇口氣  
在煙頭和酒瓶之間，留下床墊、  
杯子，和十來本平裝的小說  
或蒙塵的桌椅  
每念及此，我的耳邊總傳來  
附近操場裡  
裁判吹響的哨子：越位

## ■七竅生煙

原名汪志鵬，1966年出生。

## 無 題

看著天空漸漸漂白  
視線越過  
鐵質的防護窗  
對面  
同樣鐵質的防護窗  
把目光彈回  
  
那些房間  
密密麻麻  
疊放

把它看成一個蜂巢  
我得坦白  
蜂巢最自然的  
從某個未知的地方跳出  
  
接著是集裝箱  
上帝不小心  
遺留在地球上的  
哪天他睡一覺醒來  
  
我面帶笑容的等待

## 你也可以和我一 樣

雨下來了  
在陽光後面緊隨而來的  
一些地方開始下雪  
有人通過電話告訴我  
  
從睡夢中醒來  
外面的天空黝黑的  
身邊的人  
對我說  
  
雨把你吵醒了  
  
寒冷張開翅膀  
掠過我的身傍  
剛剛逝去的一個夢境  
我閉上眼睛  
  
發現再也回不去  
雨一個勁地  
在我腦海裡下著  
  
和很多人一樣  
躺在床上  
把雙腿儘量伸直

我清醒的閉上眼睛

## ■易安

本名易建東，1973年秋天出生於湖南。

## 冬天的麻雀

一隻麻雀在對面的屋頂上  
啄著一根稻草  
那裡——  
比我的窗口還要  
低些  
能清楚地看見  
瓦的楞、槽  
黑色中，還有幾灘  
剝白。（一定是）  
雪下過了  
但又很快，停住  
煙囪的巨手  
把它們擋在，比後山  
還要高的地方  
落在  
我8歲時的  
一場驚呼裡  
現在我已沒有了  
再出去嬉戲的，念頭  
看著風在不停  
揪打著鳥的  
頭、翅  
捲走一些什麼  
稻草在它自己的重量裡  
飛得，再南些……  
（後來）麻雀  
去得更遠  
直到——  
我看不到它

## 河邊的打鐵鋪

火鋪內的鍛打漸漸激越  
可以想像  
鐵在不斷變薄、彎曲  
木頭在期待著和它的相遇  
一大早  
父親交給我一把舊鋤，幾塊廢鐵

河邊的那棵大柳樹  
正費力地向河心伸去  
水面，比四個月前  
已淺了許多，其中的一部份  
被上游不遠處的一個水泥壩，擋住  
向堤那邊的稻田，小心地流去

把東西扔給鐵匠，他要我先等上  
十來分鐘。有兩個人已先我來到  
牆角下聊天（而對我的到來  
似乎無所察覺）我不得不  
先躲到旁邊的那圈樹蔭裡去

（但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了一個女人  
從對面的沙石和草灘中  
走了過來，下水後，走到河心  
她按了按，微微隆起的腹部  
有幾分擔心（青苔上的濕滑）

她最後將目光投向了她的，對岸  
臉上的紅潤，告訴人們新婚不久  
（但比我肯定大上幾歲）當我把她  
從河中拽過來時，這時越來越多的  
朝打鐵鋪趕來的人，沒有太多的  
注意到我們的接觸

其實我比她大上幾歲，又有什麼呢  
（幫助一個懷孕的女人過河）

一個小時後我終於取走了我的，新鋤  
提在手中對它的改變，  
充滿了驚奇。一路上我仍然在  
想著那個笨重的火爐（我想它和那個  
孕婦溫暖的子宮，應該沒有什麼兩樣）

## ■彌撒

八十年代出生。

## 他們會永遠不說

神的牧羊曲  
你面對鏡子幻想新娘  
我站在河邊望著遠方  
你坐在馬桶上？故作深沉你的思想  
我是個小丑在麻將桌上出手大方

你是羔羊  
沉默的羔羊？迷途的羔羊  
有暴露癖的羔羊  
喜歡玩弄異性的羔羊……  
我是大象  
象啊，跳舞的象  
患了憂鬱症的大象？愛吃偉哥的象……

戀愛中被精心飼養的好時光  
吮著充滿情緒的糖  
在病房  
叮噹叮噹？鈴兒響叮噹  
我們的名字在病床上被曬得多響亮  
你在病床上 我也在病床上

## ■呂建春

## 那個詞

那個詞  
掏空眼中盲目的黑暗  
雪白晃亮的牙齒  
咬下尖銳的舌頭  
那個詞  
在死者張開的口中  
激動陽光

烏雲籠罩說謊的歷史  
陰影統治著國度  
那個詞  
找到生命的傷口  
殺戮中的血液流下  
填滿不平  
凝成新的象形文字

在陽謀的叫喊  
麥克風找到真理的回音  
像石頭保持沉默  
那個詞  
在大拜拜敬神會上  
像隻鳳梨  
裝飾在豬公的嘴中

咽下星星的碎屑  
那個詞  
通過花朵裝飾的死亡  
通過自身所有的赤裸  
跟隨白天  
釀造世界的交談  
那個詞

## ■鄭建青

### 卡普裡

美國畫家John Singer Sargent的  
油畫《Capri》

奪眶而入  
是一面高高的白牆  
牆頭有一個歌手  
和一個舞女  
赤腳的歌手  
背靠白煙囪而坐  
他一邊拍著桔色小鼓  
一邊放聲高唱  
動情的歌聲  
隨藍色的海風飄蕩  
穿黑背心和紫裙的  
舞女極快地  
踩著節拍  
扭著細腰  
舞著雙臂  
優美的舞姿展示  
塔蘭臺拉舞的魅力  
依山的白日  
正忘情地聽著看著  
瞧那眼神  
似還真有點兒  
不願離去

### 站立的女人

藝術家Gaston Lachaise的銅像  
《Standing Woman》

何止是在銜耀  
她的裸體  
她的豐乳  
她的肥臀

我向西而行繞著圍圈  
回來或者回去誰說的清楚  
可我為什麼在這裡  
在早晨的刀口上  
以卵擊石  
妄想老馬識途

如果肯定鳥一定會飛  
那我分明是張巨大的包皮  
包裹女人破碎的香氣和愛  
傷  
隨翼高速起舞

我戀愛的時候  
掌握著皮膚的顏色

我明白我對腐敗生活的迷戀  
由來已久  
任憑一枚石化的蛋  
深入自己，乘虛而行  
這還不算完  
在傍晚的嘴邊

她的大腿  
她的陰部  
她的大赤腳  
瞧那頂天立地的  
巨型站姿  
左手拍腿  
右手叉腰  
健美的肌肉  
藐視的眼神  
從她身前  
走過的男人

## ■馬蘭

### 給他之六

放屁乃一門高深莫測的大學問  
重放輕放 長放短放  
有味無味 拿捏恰到好處  
放諸四海皆準者 非常人也

須權衡輕重利害 剛柔  
兼施 陰陽兩面權術  
知己知彼 兵不厭詐

情人約會 知己對酌  
晉見上級長官富人 千萬不能  
放  
要忍人所不能忍

冤家路窄遇到敵手 或話不投機  
半句多 則不能有婦人惻隱之心  
硬著陸 重砲長攻煙硝味愈濃愈  
好  
要心狠手辣 置人於死地

三人行 或公眾面前  
臉皮要比黑厚學更厚  
軟著陸 暗槍冷放  
聲東擊西 嫁禍他人

最自由自在 莫過於  
獨酌獨臥時 要如何放隨心所欲  
世態炎涼 冷暖自知酒知

世上最香的屁 乃皇帝  
放的屁 百聞不厭  
臣子們 愈聞愈香

大學之道 欲明明瞭  
其箇中三昧之宦味

聞一聞 政治人物嘴中

## ■杜風人 放

## ■蔡克森

### 藍色的夏威夷

#### 1) 珍珠港

我愛藍調，更愛藍珍珠  
來到這裡兩者兼得了  
海風彈唱藍的旋律  
珍珠碩大藍得剔透  
我的血液也被染藍  
頓湧藍色詩句  
謐靜的藍、沉沒的藍  
直向亞利山那號軍艦停靠  
一條白色紀念船與之疊成十字  
更顯藍沉重而肅敬

據說腰纏萬貫的日本客  
是等我們走了之後  
才會悄悄地到來  
是懼怕碰上了美國兵  
而被揍一頓

#### 2) 大風口

——眺望張學良將軍墓地

大風口的風在吹  
不停地吹  
大風口是種植風的  
風在大風口恆久旺盛

大風口借我好眼力  
眺望前方的環行公路  
眺望前方的大海和雷達  
眺望被綠樹和鮮花  
緊緊遮掩的墓地

## ■揚子

### 風雨日

雨珠喜愛湖水  
看她們提著裙裾  
在湖面激情的跳著銀珠舞

風兒喜愛樹林  
聽他以樹葉為絃琴  
彈奏出優美動人的曲調

雲霧喜愛青山  
他厚厚的遮蓋著她的秀麗  
不想別人窺看

2003年寄自加拿大

大風口也是講演者  
風不停地描述將軍的故事  
這裡的高爾夫球場  
都珍藏著將軍的身影  
這裡的白凌霄花  
都閃動趙四小姐的笑容  
且又喋喋不休地叮嚀  
越過夏威夷群島、越過太平洋  
依然傾聽到  
將軍會見友人的笑聲

大風口的風在吹  
不停地吹  
大風口是種植風的  
風在大風口恆久旺盛

## ■心水

### 火星緣

地老天荒那麼纏綿的等待  
縱是始自五千年文化記載  
也無非是妳一個展顏  
真正的剎那是電光閃爍  
而我竟要生生世世的期待  
讓臭皮囊腐化後遺留的骷髏  
被蛀蝕成灰變為肥料  
妳卻姍姍的在浩瀚宇宙中遨遊  
才不管我痴痴的眸光  
引頸仰望妳美到難以置信的面目  
那驕傲的人類歷史  
只不過數千年的時刻  
為了要一睹妳的芳容  
我只有墮入無盡次的輪迴  
一生生的從各個不同的皮相  
轉換再轉移過身又重生  
足足是七萬三千年的光陰  
妳終於裸裎在地球咫尺之遙  
八月二十七日那個浪漫的長夜  
妳赤裸裸的嬌軀坦蕩蕩的蒞臨  
迎接妳的是凡夫俗子驚訝的眼眸  
無緣錯過的只好重新輪迴  
七萬三千年是多少世紀多少歲月  
海枯石爛也未必等到  
妳親熱的要擁吻地球  
擦身而過緣已盡情也絕  
我的仰望終成了化石

後誌：火星軌跡運行了七萬三千年後才靠近地球一次，今年八月二十七夜就是世人難得的緣份，錯過後又要再等另一個地老天荒的約會，有感。

## ■藍斯

### 滿室燈火

誰在點亮那滿室燈火

有一吟哦者  
走過窗外

我從很遠的地方回來  
再也記不清誰仍在旅程中  
吹著短笛

### 出水之蓮

軸心是火山  
噴出千瓣季紅

有僧來自木鐸  
木鐸來自  
冷落的蓮座  
田田之外

### 喝咖啡的晌午

坐著坐著坐著攝一輯像雪像煙的  
沉思  
你喝盡了一杯

寂  
寞

### 黃昏小立

一少女之裙裾羞然赴約

## ■榮惠倫

### 不見塵封·第一張床

瑞典四妹四妹夫  
手拏數碼相機 帶著丹薇甥女  
出門走走神州神遊 從海棠葉  
盛產吳儂軟語的無錫原籍  
涉水 海濱之南的海南  
海風堂口的海口  
捎來一帙 回鄉的吉光片羽

在親切的人機介面 那漢子  
翻閱e-mail下載一幀緊貼一幀……  
之後流連凝重在 那麼一幀床的照片  
數碼相機並沒賞賜它造型的光度彩度  
或額外的塗脂抹粉 猶是一派原始  
非後現代的 鄉土的古樸肌理  
睽違五十五年了 竟不見塵封  
舅舅姨們都愛搖扇其上 離索著心事  
湮遠的嬰啼 那漢子曾經哭濕的故居  
剪去臍帶的母體 已然母儀  
在里昂塞納河畔青青離草  
一尊花崗碑石

那漢子 七個匝月稚齡便註定了

半生誤闖 劍拔弩張的歲月  
顛躓的步履 跨越了海峽彼岸  
並且三度祭旗 三朝的生機絕滅——  
自海口的刀削 自海防的兵騎  
也自 西貢的椰堤蕉岸  
彈雨槍林中 鐵羽 走出

那漢子 四十三歲後雪野天涯  
鄉關漸行漸遠 鄉音卻轉折不改  
醉看公路交臂 也叱喝異族化外的  
多元交媾 衣帶不悔的青衫一襲  
調侃了遊子的動線 斯刻生涯  
總感覺鮮活在宋代 或更早的漢唐  
回歸歐陸的四妹四妹夫捎來鄉訊  
——在海濱之南 海風的堂口上  
慈祥的舅舅姨們都愛搖扇  
搖落童趣心事 那麼一張床  
生命中那漢子第一張 竟不見塵封  
“汝家的老大唷 老是  
老大了還不回家”

2002.8.28於芝加哥

玉手收攏起  
八月的鬢絲

燈海。只見一片  
燈海

### 夜

瘦瘦瘦瘦瘦瘦瘦  
瘦瘦的黑眸

點亮了  
花市。

### 星 塵

恒  
河  
升起一 火鳳凰

在火中枯滅。礫土有一萬八千粒砂子  
指著出塵的自我

## ■魯鳴

### 出發地

明亮部分在最初的時候  
誕生。不斷的失落  
用一種神秘的未知  
展示背道而馳的降臨

在同一季節，哀歌和樂曲  
交織著不確定的意義  
離去，成為一幅巨大的畫面  
完全地沉淪

悲傷的日子，心痛和眼淚  
是波動的大海。慾望在  
所有的浪花裡得到糾正

這是不可言說的場境和獨白  
祭司在出走的巢穴中  
看到自己受傷的右手  
淒清和愁怨  
而月蝕下舒眉的琴聲  
同時傳播著血的某一種形式

參與者和朝聖者一起永久目睹  
封塵的語境在亂石上詛咒  
四週沉寂的風景，總是  
在每年的某月劃開傷口

每個生命都有冠冕嗎  
放牧的記憶，觸摸到生命  
那最原始的出發地

### 夢遊狀態

大多時候

山的兩面  
正裊起一種依依  
心與心的交織  
疊起兩岸期待

不看山的側臉  
只想建起短橋  
來回跨越神山  
一任歲月醞釀  
親情 或  
愛情

飛越之後  
把相思交給歲月  
任生命為我  
譜上新詩

2003年寄自馬來西亞

我處於夢遊狀態  
穿越姿勢，如一陣雨  
病痛，讓我想起你的強壯  
你高大的烏克蘭女人的形象

我去了時代廣場  
看見一群詩人在那裡呻吟  
為此我回憶起我寫給你的那些詩  
那些帶有個人體驗的濃烈色彩  
我即刻失重，嘔吐的感覺把我擊敗  
自救成了無法實現的夢幻

你出現在我的面前  
你快樂地把我叫做中國鳥  
突然，我發現自己對你已經習以為  
常

## ■劉文麗

### 渡

## ■黃奇峰

### 火中的南加州

聖她安娜反常高溫性的衝動  
熱情地吹送招惹  
挑逗得秋山紅葉  
更亢奮了  
在久曠的乾柴烈日下  
星星火花一個不小心或刻意的撩撥  
燃點了弄出性命的燎原大火  
十多條無理性的火龍到處肆虐蹂躪  
強吻吞噬

70多萬畝山林被姦污後燒成灰燼  
三千多棟建築物被強暴後化為烏有  
災民盈萬在臨時安置區無語  
空氣飄著灰燼和嗆鼻的焦味  
地上蓋著灰氈

老人小孩聞聲喪膽不敢出外  
山神蒼茫奔向天庭泣訴  
美女艷婦也怕遭它辣手匿藏家園  
森林女神受辱後狼狽逃奔  
整個南加愁雲慘慘

老天爺尚算有眼  
降下甘霖  
把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強盜  
去勢

南加這次的受傷豈止身心

## ■遠方

### 早 安

早安  
我一向心存畏懼  
面具好像剛剛取下  
又要戴上  
早安  
男人的中年  
是個戰亂時期  
五光十色  
加千奇百怪  
八方風雨  
四面出擊  
早安  
不管昨夜有夢無夢  
不管今天有晴無晴  
快打疊精神  
把面具後的  
牙齒  
趕緊磨光磨亮磨尖磨利  
盾牌 長矛  
用心思把握好  
再演練一遍  
早安  
早安後  
你我都得上陣

### 山林野火

1.  
打開電視  
一團火球迎面撲來  
我慌忙躲閃  
烈火便從這山頭竄向那山頭

· 給非馬畫作“Girl in  
Moonlight, 1992” 配詩

月色濕潤 流成水  
流走兩個人的五官  
和朦朧的許諾

那扇窗 對不準道路  
再也沒有哪隻手  
把它敲開

路口是望了又望  
一轉身 空著  
又是一個中秋

從這一頻道撲向另一頻道  
我以為是  
《三國演義》連續劇又開演了  
可火燒赤壁只燒了一宿  
山林大火  
卻把南加州的半邊天  
燒紅燒熟燒透了  
十幾個  
日日夜夜

2.  
人世間的事  
有時也讓老天爺  
煩得頭昏眼花  
手足無措  
袖一撓頭  
那紛紛揚揚的頭屑  
頓時白了紅花白了綠葉  
白了車篷屋頂  
白了少年頭  
更白了

## ■施雨

### 月光奏鳴曲

1  
以各國風情  
粉飾起自己容貌  
熱鬧的車隊  
連街道都迫瘦了  
晚間最迷人  
閃亮千萬七彩夜眼  
紙醉金迷  
酒色財氣  
有人比喻天堂  
有人嘆為地獄  
歷史唯一沉默

2  
免費套房  
便宜自助餐  
廉價牛扒  
甚至一元半塊  
即可飲杯性感酒水  
眾人是賭客  
賭客皆綿羊

3  
一張半圓檯子  
繞著天南地北  
不曾相識過客  
默默無聲  
展開無主題的會議  
一張笑臉  
一副愁容  
論出兩個結果

4  
就是烈酒  
飲下一街的熱鬧  
就是無上裝  
掀起滿城的風騷  
就是風花雪月  
編寫無數的故事  
迷人的賭城  
就是萬人塚

## ■異軍

### 賭城

## ■陳銘華

### 秋 望 —— 電視大火

烽煙一台接一台地燃起來了，長城內外唯餘莽莽…  
…聖伯納丁諾過去是聖地牙哥，聖地牙哥過去是太平洋，太平洋過去是唐朝！那裡的家書可抵萬金，這裡的手提電話全國免費漫遊

左鄰右里平安否？昨夜我留住了殘荷，可惜沒有雨

2003年10月30日 洛城

### 臨 刑

斗室燈光強烈，得眯著眼來適應才漸漸看清自己的處境：將要坐上去的椅子，上下左右伸縮如怪獸；鉗、鑽、銼和許多不知名的刑具分門別類地侍候著；漂亮的劊子手身穿白制服，戴著膠手套……等我的嘴巴一張開，就塞進了一塊能令任何月旦古今或破口大罵領導的人都噤聲的玩意

不必十八年吧？據說麻藥之後兩個鐘，只要不大塊嚼肉、大碗喝酒，我看起來應該又是一條好漢

2003年6月7日 洛城

### 進 出

夢總是不設防的！任何人皆可隨意到他愛戀著的人的夢裡去逛，許多人便像我一樣經常以此為樂。但美利堅千奇百怪的個案多不勝數，我們中間被控非法進入私人夢中者不乏其人，結果都是浪費納稅人的時間和金錢：證據不足，無罪釋放。因此，許多諸如汽車維修、漢堡快餐、越南、中東、夜總會、按摩院等“進和出”的專門店總是生意滔滔，前腳進後腳出，方便得很，絕不讓日本小弟在教科書裡專美於前！而我，當然照樣在他人夢中來去自如、進出不誤

## ■沈浩波

### 1976年

獅子在山崗上的咆哮  
驚醒了很遠的村莊裡  
熟睡的孩子  
河北唐山的一次地震  
竟嚇住了蘇北的人們

他們在戶外  
用木材，鐵皮和茅草  
搭建起簡易的屋子  
沒有人敢在原來的房屋過夜  
連剛剛刷過一層清漆的

雕花大床  
都被他們扛進了簡易房  
人們在裡面吃飯、勞動、做愛  
甚至有一個婦人  
在10月1日，生下了一個小男孩

分娩的疼痛  
和連夜的呻吟  
像蛇一樣，順著地震的波動  
一路向南傳遞  
比起火車和飛機

它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等傳到雲南  
滇池旁邊的安寧城時  
已經是11月1日  
一個女嬰降落在醫院的產床上

一個在滇池南  
一個在長江北  
兩個孩子比賽著孤獨  
和恐懼似的，扯著嗓子  
無邊地哭喊

他們的降生  
僅僅錯過了1個月  
而到了他們相識  
並且親吻的時候，卻已經是  
20年之後

### 到德州去

4個肥胖的男人坐在一起  
你說談些什麼  
會讓他們全都  
眉飛色舞  
對了  
當然是談起女人

如果4個肥胖的男人中  
有一個來自  
他們並不熟悉的外地  
你說談些什麼  
會讓他們全都  
眉飛色舞  
對了  
當然是談起  
那個地方的女人

現在  
那個來自德州的傢伙  
已經從女人  
談到了風景  
他說德州有一個大湖  
湖水很清亮  
到了春天  
水草格外肥美

“到德州去  
到德州去  
到德州去”  
3個肥胖的男人  
像3隻蹣跚的河馬

## ■李兆陽

南開大學畢業後赴美，獲化學博士和法學博士，現居舊金山，任專利律師。

## 向日葵與凡高對話

——兼賀WXY生日

我真的不知道還能再對你說些什麼  
有人遠遠地留在橄欖樹下唱歌  
有人守著農舍看太陽  
勞林的嬰孩本是你畢生追尋的圓滿  
很不幸  
你寫盡一生都無法抹去他憂傷的目光  
凡高  
我每一次面對你  
都面對一張迷茫而執著的臉  
沒有人能告訴我為什麼  
你無法描述少女穿著白衣走過麥地  
沒有人能夠知道  
斑斕畢駁本是你畫裡畫外往覆無形的憂鬱  
凡高  
每一次我走向你  
總是走向一個斑斕的圓弧  
你寫盡一生  
成就一個無始無終的孤獨  
其實我無法再對你說些什麼是我早已  
無話可說  
百年之後  
我再一次被小勞林的目光吸引而走向你  
在燭光與笑聲的空間中  
與你對晤

## ■黃翔

1977年後定居新澤西州，先後在台灣和美國出版詩集及其它文集。

## 蒼 狼

犬在牧人的驅使下  
羊在犬的驅使下  
滿山遍野  
圍堵  
我  
不是羊  
也不是犬  
而是大片猙獰的  
不吃羊的  
荒涼

## 彌留之際

眼睛閉上的時候  
終極的注視開始  
嘴唇合攏的時候  
寂靜的言說開始  
雙手鬆開的時候  
空無的豐盛開始

## ■程寶林

現任《美華文學》責任編輯，並在舊金山州立大學創作系攻讀

MFA

學位，著有文集十一本。

## 距 離

我坐在校園的草地邊

看一個女子款款走來

淡黃的長裙  
夕陽的餘暉

她走到我對面  
在距我兩步遠的地方  
停下腳步，打算緊緊  
離我更近的  
右腳的鞋帶  
在她緩慢彎腰的過程中  
青春的曲線  
漸漸變成  
完美的弧線  
而乳房也由堅挺的姿勢  
變為  
垂懸

美的裸露  
慾的遮掩

如果她在距我三步之遙的地方  
彎下腰來  
我可能只會對她  
漠然看上一眼  
如果她在距我一步之遙的地方  
彎下腰來

我肯定會搶先伸出手  
幫她繫緊右腳的鞋帶

你由此可以推理出  
夕陽西下時分  
曾有一襲淡黃長裙的女子  
從我的左邊  
向右邊走過

## ■藍點

軟件工程師，《硅谷女性》創辦人之一。

## 思 念

青春的樹葉已經飄落  
樹下的我  
卻還想捉住些什麼  
生命就這樣流走  
好像雪花落到手心 又消逝  
故土是一顆褪了色的星  
離我總是這樣的遠……

## ■季絨

美國羅格斯大學圖書管理碩士，  
組詩《六美國》曾獲“世界華人李白詩歌獎大賽”二等獎。

## 肇事者

讓我  
把你紮緊的秀髮  
吹亂  
鬆綁之後  
在你飛舞的節奏中  
急喘

讓我  
把你平靜的水面  
打破  
漣漪過後  
沉入你深深的湖心

讓我  
把你木納的山林

點燃  
大火之後  
看你的文字  
春筍般飛竄

我是肇事者  
在企圖顛覆的瞬間  
讓我 被顛覆

## ■蘭花

## 暗 戀

把暗戀  
緩緩撕成碎片  
撒向窗外

風  
將它們  
一片片吹回  
飄舞在  
我的身邊

## ■融融

北美華人文學團體“文心社”理事，美國輕舟出版社編輯，現居西雅圖。

## 小說活了

1.  
天上沒有月亮  
我躺下  
用燈寫一篇小說
2.  
黑夜與白霧  
燈泡爆裂

和我同歸於盡

殘留的光推我破窗而出  
一道弧線  
把太陽牽上大街

3.  
大街釋放冷淡  
天睜開一隻笑眼  
眼光是另一種語言

絕對封閉  
走上大街的是另一個我  
被笑容和冷酷包圍

4.  
黑夜的光輝  
把我找回  
笑眼躲在陽光裡  
謎成一條線

無月無光  
塵世之外  
將我化解。

5.  
小說活了。

## ■香草

## Summertime Blues

我在廚房做飯  
收音機裡唱起了  
Summertime Blues  
清清的水 流到手上成線  
滑進臂彎  
樹蔭下的小草和野花兒

黃的 藍的 莫名搖曳  
溫婉灼熱的夏風  
從窗外匆匆而過  
You, you passed me by

Summertime Blues  
那個夏天我寫著傳說  
細細長長的情節  
如水龍頭下的流水  
那時 我到了海邊  
風 還沒有吹起  
心 還沒有飛躍大海  
紫荊花的香氣  
還沒有從空中傳來

Summertime Blues  
你可是依舊憂鬱，依舊藍色，依舊輕快  
水離我已遠  
山離我已遠  
雪花漫天飄舞時  
你的音符不再紛紛降落  
夏天已逝  
只有編成的故事還在  
“結構幾乎完美”

## ■天一黑

西安人，曾在中國沿海地區工作，現在溫哥華打工上學。

## 我收藏誰的心痛

我收藏誰的心痛？  
傷心的花仍在空籃中  
明天又要空等  
  
我把花插進夢中  
認真澆水

白天抽空做夢

## ■陳九

1986年赴美獲信息管理碩士學位，2001年出版詩集《偶然——陳九詩選》，現居紐約。

## 無惑之年

無惑之年  
發現有太多不敢  
不敢在兒女面前  
酩酊大醉  
借七分酒興  
顯當年的狂顛  
不敢口中輕曼  
憔悴的記憶  
怎兜得起  
以往的胡言  
不敢輕易接受  
每聲讚嘆  
孤獨時常有  
江郎才盡的惶然  
更不敢  
對遲來的高山流水  
許上一句  
男人的承擔  
  
青春會有煩惱  
成熟難免遺憾  
似水流年  
帶走了輕狂  
也消磨著肝膽  
  
只等曲終人散  
夜靜更闌

再把一份悠悠情懷  
打開來  
細細查看

## ■唐游

1975年生於杭州，98年移居加拿大，現在麥基爾大學攻讀傳播學博士，並兼職教授計算機課程。

## 黑夜對白天如是說

從你那裡傳來一天天的總結報告  
每一個白天都只是每一個晚上的鋪墊  
並且每一個夜晚都沾滿了酒精  
在軟棉棉的時代沒有酒精哪來的高潮  
我同情你在白天說下的謊話  
白天的謊話勿需要夜來負責  
而白天的你不是夜晚的你  
白天的所有人都不是夜晚的所有人  
  
而今我又與你們黑白顛倒  
我在白天聯繫不到白天的你們  
在夜晚也聯繫不到夜晚的你們  
我在白天開口就侵犯了你們曖昧的夜空  
我在黑夜開口就打碎了你們的白日夢  
我乾脆找不到你們好了  
找不到你們就不會傷害自己  
  
我派回來找你們的那個人和你們步調  
保持一致  
把喝酒當成革命來完成  
並且嘔吐——誰不嘔吐就是革命  
不徹底的表現  
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嘔吐過？  
嘔吐之后是不是像我一樣看到了  
革命的曙光  
革命的曙光就是愛情的曙光  
是誰說“當愛情和戰鬥如今已

變的一樣”？

酒吧是革命和愛情的根據地  
根據地越多就越能在城市裡遍紮根基  
但是根據地裡必須有同志們存在  
搞一些辯論搞一些沉默搞一些歌唱  
搞一些破壞搞一些回憶搞一些夢想  
所以我無視世界這一端的酒吧  
因為這裡的酒吧裡沒有你們我親愛的同志  
也沒有一個老外愛上我

我知道在凌晨道別之前總有一些可愛  
樸素的遊戲

比如一些男女在一只三輪車上相親相愛  
比如另一些男女在一塊水泥地上比賽奔跑  
他們產生的那些搭配組合非常巧妙  
但總的來說是自然規律的功勞

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我們彼此產生  
美好的印象

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我們彼此產生  
純潔的慾望

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我們消滅了  
彼此的純潔慾望

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我們消滅了  
彼此的美好印象

今天我讀完《切·格瓦拉傳》，你  
說起了奔跑

我想切一定背著他的初戀情人奇奇娜  
奔跑過

他也一定背著他後來的情人們奔跑過  
被他背著奔跑過的情人們都應該得到祝福  
因為這個偉大的人將越來越不屬於他自己  
他的脊背也終將不再屬於哪一個女人

我這裡的夜晚已經越來越深入  
想必你那裡的白天也已經越來越濃稠

一只電話的存在代表種種可能性  
但我只想用它來聯繫一分鐘之內  
可以見面的人  
所以說這世界上的通訊既發達又脆弱  
就像一場乾得不徹底卻很殘酷的革  
命

## ■蕭笙

1990年代來美，獲哲學博士，畢  
業後主要從事技術工作。80年代開  
始寫詩，現居北加州。

## 下 雪

計劃一場大雪  
(很久沒有下雪了)  
在一八九五年的天空飄落  
酒店外掛著酒字  
人群三三兩兩  
籠著袖子走過  
閉上眼 想像雪如何落下  
從頭頂順著毛髮流  
在額前像瀑布一樣瀉  
在鼻子上濺一下  
在下巴上掛住  
然後由胸而腹而腿而腳  
一路沒有阻礙  
一切就這樣成了  
雪將如期而下  
一想起就很清爽  
像獲得一次重生

## ■北風

現居弗吉利亞州，2000年起在《楓  
華園》發表詩文。

## 古都的風

自從我誕生在苦寒的西伯利亞，  
陪伴我的就只有嫉妒，破壞與恐  
嚇。

我本來就和自由海洋的風格格不  
容，  
我只是那扼殺自由的劊子手的幫  
兇。

當坦克車碾碎了你們完美的夢，  
我就慌忙在天亮前把古都的血跡吹  
淨，

並用民族主義的黃色來粉飾  
這老朽的文明。

## ■胡遵

數學博士，在中文網絡刊物上  
發表作品，並擔任某詩論壇版  
主。現在芝加哥從事計算機和商  
業工作。

## 夏天裡最酥的 一些香米

看那伊利湖  
如海一樣望不到對岸  
卻不喜歡作海一樣誇張的喧嘯  
那清澈的不帶鹹澀味的湖水  
似乎在默默地  
抵禦風的誘惑和刺激

看那伊利湖  
多像一面巨大的鏡子  
它不動聲色地  
想把熱煤球般的太陽  
變成水底的一團冰冷的晶體

再看看天上  
雲是那最善變的戲子  
一如既往地玩著各種花樣  
以少聚多又從白變黑

忽快忽慢地奔波遊移  
最後變成了一幅厚重的幕  
將困倦的太陽密密地遮起

閃電來了，雷聲來了  
矮子作家周雨人帶著嬌妻許氏  
像所有認命的人一樣躲進屋裡  
鋪天蓋地的雨

借著風的自由之力  
穿過細密的紗窗  
給室內盆中的花花草草  
帶來無數沁的水珠霧汽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雨人美人輕聲地念念有詞  
對面屋檐下有幾隻聳肩的鴿子

當暴風雨像革命一般地過去後  
伊利湖微微漲大了自己的身軀  
太陽隱綽於西邊的樓群裡  
紅著半邊臉，雖美猶遲  
大大小小的樹  
拋枝落葉或更加青翠欲滴

雨人在屋裡來回走著小巧的步子  
享受著夏天對靈感的好處  
一陣涼爽的風  
從窗外  
以中庸的速度吹送進來  
讓人心底生出無限的快意

忽然有嬌聲的一喊  
雨人停下矮腳虎步  
及狀似哲學的深思  
順著他凝視的目光看過去  
是廚房的對外開放的一窗  
是地上的一層不淺的天水  
是一袋昨天剛正式啟用的  
已被雨泡酥了的泰國香米

## ■力刀

河南醫學院77級本科畢業，  
89年獲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  
士，同年赴加拿大，現在紐約  
任任院醫生。

## 故 鄉

兒時的世界，  
是斑斕的故鄉。  
春風裡瀰漫著刺槐的花香，  
迴蕩著黃鸝斑鳩的鳴唱。  
我們提著菜籃和彈弓  
邊走邊唱

兒時的世界，  
是無憂的時光  
驕陽催熟了青杏毛桃海棠，  
薰風搖曳蓮蓬魚蝦翻塘  
我們翻牆爬樹揮竹竿  
擊水戲浪

兒時的世界，  
是金色的麥場。  
金風吹得那桂花十里飄香，  
燒熟的老玉米地瓜滾燙。  
我們都是英雄李向陽  
別著雙槍

兒時的世界，  
歡樂的時光  
朔風為大地披上厚厚銀裝  
堆個雪人胡蘿蔔鼻子長  
我們搓著通紅的小手  
雪戰一場

三十年彈指一揮

我們已是兩鬢見霜  
東西南北天涯海角  
流浪、飄蕩、闖蕩  
如蒲公英花球  
紮根他鄉。  
多少辛酸  
一笑了之  
唯有故鄉  
牽挂衷腸  
年邁的雙親和青磚老瓦房  
門口那歪棗樹老梅依舊香？  
藏在心底常入夢鄉

故鄉，故鄉  
難言的情殤！

## ■高伐林

## 聞所未聞

——聽某位搖滾巨星專場演唱

你比較有經驗了。不那麼容易被煽動  
——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  
你登上最後一排，像阿波羅  
君臨穹頂，從迢遙高處俯視  
小小寰球，看著了魔般地自戕  
黑頭髮黑眼珠的朋客們披頭士們  
捲起駭人的台風狂擊一切  
圍住他們的牆垣到每一個座  
大地震顫呻吟，天宇搖搖欲墜

唯獨旋渦中心平靜如死水  
唯獨那個撥弄一兩下吉他的傢伙寂然  
你只看見他呆呆地仰著頭  
呆呆地張著嘴  
呆呆地站在喧囂之外  
瘋狂之外

你明智地縱身一躍  
頭朝下撲向熱情迎迓你的漩渦  
跳進了恭候你已久的  
你自己的內心

## ■雅非

### 老故事

正午的當院  
木椅坐著，我站著  
一地破碎的陽光

頭頂上梧桐花開  
半空的酒瓶  
懸在靜物畫中

那一年的我  
立在他的牆上  
擺動一對小辮子

鏡框無聲地破裂  
慢鏡頭一般  
迸——濺——

小辮子從碎片中  
探出，載著陽光  
同一個正午的陽光

## ■濮青

### 千禧遊輪

萬噸的雄偉  
千層的嫵媚  
金禧年的寧馨兒  
在藍天碧水嘻戲

慈母懷中的嬌兒  
殊不知  
溫柔的樂園  
曾是淚水的故鄉

怎樣的子民船舶  
這慈母沒擁抱過？  
何樣的野心悍志  
她沒忍受過？

波斯火神的戰廟  
海倫睫下的千帆  
馬其頓少年揮萬槳  
凱撒伉儷金碧畫舫

科西嘉小流氓旗艦  
搗蛋三大洲  
巴賽隆那的無敵艦隊  
終有匹敵

威金長舟魔眼不眨  
不落日米字旗下  
納爾遜常勝也長眠  
俾斯麥號終沈淪了

火焰之海  
血染之海  
蔚藍的

## ■施漢威

### 不題的故事

青春真美  
年輕的歲月總是詩  
總是多采的故事

故事開端是錯誤的遇合  
分離便是整個結束  
分手時  
月暗淡 星沉墜

驀然回首  
繁花朵朵盡闌珊舊事  
卻抹掉  
聚遇時相互的輝采  
偏揮不去  
延綿心頭的縈念

2003年寄自越南

地中海

星條旗下  
第六艦隊  
呵著  
護著

萬噸的雄偉  
千層的嫵媚  
金禧年生的寧馨兒  
嘻戲於藍天碧水中  
在戰爭的休止符中

## ■冬夢

# 你是帶淚拈花的女子

猶未習慣花心甜膩的感覺

是誰故意剝開

一瓣一瓣

又一瓣

你是帶淚拈花的女子

怎麼凝留最痛最苦的

一滴

完完整整交給我

別忘記

春天在遠方

雲在你低眉垂目的一刻

更深更藍

## 魚尾紋

魚的尾部

讓歲月

刻意

紋了一個

心型的圖案

這是我的笑

這是我的笑

這是我的笑

一個心型的圖案

刻意

讓歲月

一個女人

浴我以千種溫婉柔情

一個女人

燒亮我半生殘缺不完

愛

教我執著浮沉

意圖網住流逝的青春

為妳

把中年的哀樂情懷

生活的苦壓疲憊

化作一束束可觸感的

歡愉快慰

亮麗晚來的追憶

以那曾經真實的

擁有

那管明天

現實的網罟將如何

把我們捕捉 分隔

這相濡以沫的情懷歲月

還須化作輪迴的相思

與我三生有約的深情

是妳呀 我的愛

一個女人

2003年寄自越南

紋在

魚的尾部

那是你的笑

那是你的笑

## ■余問耕

# 一個女人

|  
|  
給  
M  
D

## ■李志成

# 天職

行年五十六

風吹走我的黑髮

霜蓋滿我的髮白

建築工人在我平坦的

額上 動工鐵軌的開發

一條又一條 東西穿插

每晚睡前 總習慣

數手指 算計劃

老大成家 五十八

老二進大學 正好一花甲

老么大專畢 才六十四嘛

六十五 老妻無恙

多謝菩薩

所以十年光陰

就是一分一秒的寸金

形成一個沉重的包袱

要我揹著上路向前拼

無論風暴雨狂 圓缺陰晴

阻不了我的長征

誓要完成 老爸交捧時的叮嚀

所以差錯不能出

傷風咳嗽要消失

糖尿血壓更要克服

平平安安六十六

坐在樹下 細數當年起伏

聽歌也罷 瞌睡也罷

逗逗孫兒 樂哉

人生到此已足

## ■蔡忠

1984年生於越南胡志明市，祖籍廣東潮陽，歐姬華文初中、麥劍雄華文學校高中畢業。1998年開始創作，作品散見於西貢華文〈解放日報〉、〈萌芽〉以及〈越華文學藝術〉及國外文藝園地。

### 雨，今晚又不來

整夜坐著  
空空的  
等

最後  
灑落在地上  
卻是我高溫的滴滴  
熱  
汗

### 榴 槿

雖然醜陋嘴臉  
尖銳刺人的  
硬殼  
內裡卻是純純潔白  
清甜芳香的  
心  
讓人欣賞

## ■曾廣健

1981年生。2001年初中畢業於穎川華文中心。現任西貢華文《解放日報》記者。1998年開始詩和散文的

創作。

### 歲 月

歲月是一把無形的  
刀  
在爸爸的臉上  
刻下條條  
皺紋  
歲月是一枝隱形的  
染髮精  
把媽媽的黑髮  
染白

歲月是一個無情的  
小偷  
悄悄地竊走了我的  
童年、少年

歲月的足跡  
在  
酸 甜 苦 辣  
找到

## ■曾廣堅

一九八四年生，現於麥劍雄華文中心進修高中，高小六年級時已開始學習寫作。

### 蠟 燭

生命雖短暫  
卻  
用盡  
畢生精力

來  
造福他人

### 種 子

一顆小小的  
生命  
破土而出  
迎著陽光  
向上  
尋找  
理  
想

## ■竹君

1984年生，2003年中文高中畢業，求學期間開始創作，現進修越文與英文課程。

### 愛

母親額前的皺紋  
條條都是那麼曲折  
記載著滄桑坎坷

母親頭上的銀絲  
根根都是那麼醒目  
訴說著歲月風霜

母親掌中的老繭  
塊塊都是那麼堅厚  
鐫刻著一生幸福

是什麼使母親  
如此蒼老  
是什麼讓母親  
如此辛勞

## 安詳的人

在床上伸了一下懶腰，普倫姆的手意外地沒碰到牆。  
“唔，”他想，“也許螞蟻把牆吃掉……”然後他又繼續睡覺。

過了一會他的老婆拉著他的胳膊把他搖醒：“你瞧，”她說，“沒用的東西！你祇會睡，我們的房子被人偷走了。”真的，四周是一望無際的天空。“唉，事情既然發生，就讓它過去吧。”他想。

過了片刻他們聽到一陣噪音。那是一輛火車，正朝他們衝來。“它開得那麼快，看樣子我們是來不及了。”然後他又繼續睡覺。

他被冷醒。他整個人躺在血泊裡。他的老婆在他的身旁被輾得東一塊西一塊。“有血，”他想，“真糟糕，如果火車沒開過來，我當然很高興。但是它既然已撞過來……”然後他又繼續睡覺。

“快說，”法官說，“你怎樣解釋，你的妻子慘被輾成八截，而你就躺在她身旁，居然動也不動，甚至完全不知不覺？簡直不可思議。這就是整個問題。”

“他的問題我也幫不上忙，”普倫姆想。然後他又繼續睡覺。

“明天處決。犯人有什麼話要說嗎？”

“對不起，”他說：“整樁事情從頭到尾我都沒注意。”然後他又繼續睡覺。

## 普倫姆手指痛

普倫姆的指頭有點痛。

“你該去看大夫，”他的老婆說，“大概抹點藥膏就好了。”

普倫姆去了。

“割掉一根指頭，”手術大夫說，“完全沒問題。加上麻醉，頂多六分鐘。您是有錢人，根本不需要這

麼多指頭。我很樂意為您動這個小手術。您先看看這幾款人造指頭。有的還蠻精緻呢。當然價錢是貴了一點，一分錢一分貨嘛。我們要給您最好的。”

普倫姆難過地望著指頭婉拒說：“大夫，這是食指啊，您知道這是最有用的指頭。我本來打算寫信給家母。我一直用食指寫字。如果我不寫信給她，老人家會很擔心，過幾天我再來吧。家母非常敏感，容易鬧情緒。”

“沒問題，”手術大夫說，“這裡有一些紙，很好的白紙，沒有公司名號。寫一些教她窩心的話不就行了嗎。

同時，我也可以打電話到醫院先準備一切，我們只要把消了毒的用具拿出來就好了。我馬上回來……”

他很快便回來。

“一切妥當，他們在等您。”

“很對不起，大夫”普倫姆說，“可是您看，我的手不停地發抖，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唔……”

“正是，”手術大夫說，“您說的沒錯，乾脆就不寫信。女人都很聰明，尤其做母親的。她們總要管兒女的事，更喜歡小題大做。她們老是把我們當成小孩。這是您的帽和手杖。車子在等著我們呢。”

他們走進手術室。

“大夫，聽我說，真的……”

“唔，”大夫說，“別擔心，您顧慮太多了。我們一起來寫信吧。我一邊替您動手術一邊想怎樣寫。”

他帶上口罩把普倫姆麻醉。

“至少你該和我商量，”普倫姆的老婆向老公說。

“不要以為指頭丟了可以很容易找回來。

“我不大贊成一個殘廢男人這個主意。如果你的指頭變少了，你就乾脆把我忘掉吧。

“殘廢的人都不正常，他們一下子就變得自虐。我從小並不跟殘廢的人在一起。你以為我願意跟你受罪嗎？你可大錯特錯。這種事你該在手術前就想到……”

“你看，”普倫姆說，“不要擔心將來。我還有九

根指頭。說不定你會變好。”

## 普倫姆在餐廳

普倫姆在餐廳裡吃午餐，一個領班走過來，嚴峻地盯著他，然後用一種低沉而神秘的聲音對他說：“你正在吃的餐不在菜單上。”

普倫姆馬上道歉。

“是這樣的，閣下，”他說：“我因為太匆忙，沒有仔細看菜單。我點了一客肉排，就這麼樣，以為您們有這客餐，如果沒有，您們也許很容易在附近找到。如果附近沒有肉排，我也隨時準備換別的。侍者當時好像也不覺得怎樣，他走開不久便給我端來，於是……

“當然，多少錢我都付。這是一塊很好的肉，我不否認。我會毫不猶豫地付賬。早知這樣，我會很樂意點別的肉或者簡單一點的雞蛋——其實，我並不覺得那麼餓——我要馬上付錢給您。”

但是領班毫無反應。普倫姆非常的尷尬。過了片刻，當他抬頭一望……啊！餐廳經理就站在他面前。

普倫姆馬上道歉。

“我沒有發覺，”他說，“肉排不在菜單上。我沒有仔細去看，因為我視力很差，同時我也忘記帶眼鏡，而且，閱讀常常使我頭痛得很。我選了心裡想到的第一樣東西，而沒有考慮我口味以外的餐點。侍者當時一定也在想著別的什麼，所以也沒在意，他就端了這客肉排，而我呢，也是非常的大意，於是我就開始吃了，所以……趁著您來了，我想，就付錢給您吧。”

經理卻毫無反應。普倫姆愈覺得尷尬。當他準備把鈔票交給領班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件制服的袖子；一個警察就站在他面前。

普倫姆馬上道歉。

他走進餐廳裡打算歇一下，他們莫名其妙地對他呼喚：“那麼先生？你要……？”“啊，一杯啤酒。”

“跟著是什麼？……”侍者凶巴巴地呼喚，彷彿要想盡辦法把他趕走，普倫姆說：“一客肉排！”

當他們把一碟肉排端到面前的時候，他不假思索地吃了。

“這樣吧，如果您幫忙把這事情搞定，您人真的很好。這是一點小意思。”

於是他掏出一張百元面額的法朗。當他聽到逐漸遠去的腳步，他想他可以自由地回家。可是，現在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警長。

普倫姆馬上道歉。

他約了一個朋友。整個上午他一直找不到他的朋友。因為他知道他朋友從辦公室下班，經這條街走路回家。他走進餐廳裡，選了靠窗的位子坐下，而且，他也許要等很久，又不想別人誤會他不肯花錢，他點了一客肉排——祇為了要在面前擺些什麼吧了。他根本沒想到要吃。但是當肉排端出來，他機械地，不假思索就開始吃了。

他們大概看出他並不是為了吃而到餐廳來。他經常在家吃午餐。那是他的原則之一。這完全是一時大意的事，一樁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心亂——一時大意的人身上，僅此而已。

但是警長已經跟刑事科科長通電話；“留神點，”他邊說邊把電話塞給普倫姆，“你自己解釋一下吧，這是你唯一的機會。”接著一個警察粗暴地對他說：“從現在開始，你得留神，知道嗎？”接著消防員也派到餐廳來。餐廳經理朝大廳指著：“瞧，我的損失有多大。真倒霉。顧客跑光了。”

秘密警察也來了，告訴他：“事情愈嚴重了。我們警告你。你最好坦白地供出一切，老老實實。我們不是頭一次接手這種案子。事情一發生就變得很嚴重。”

同時，一個魁梧有力的警察在他耳邊說：“你聽清楚。對這案子，我無能為力。我祇是奉命行事。如果你不老實地回答電話，我就要動手。知道嗎？坦白吧，我警告你。如果我聽不到你回話，我就要揍人。”

譯後：亨利·米修的散文詩風奇特，我行我素，甚至不管自己所寫的是不是詩。其中有詩系列題為《驅魔咒》自謔所寫者為咒文，遊戲文章。詩人有拍照的恐懼症，廬山面目鮮為人見。米修作畫多為抽象，水墨朦朧，不明所以，卻為

神自卑賤和被遺忘者裡生成，從  
面對東方一縷霞光。  
完全不可能的源頭流出。

—— C.G. Jung “你不應監禁我的靈魂”

## “我變活”

他捧著他的眼睛  
慢慢舉起，慢慢。  
天空所有的骨頭  
所有父親，母親和上帝們  
乾枯變白的生命  
在這新寒面前喋喋不休。  
天低了。  
夜這邊的群星  
藏起來，打抖。  
他的眼睛升起，水亮，滿  
取代星的位置。  
他的心是一隻漿在黑暗中吱吱嘎嘎。

## “從這裡開始一天的證詞，光輝的 頌歌”

嚓嚓走近的腳步是他自己的。  
呼吸馥郁  
熟悉有力的手觸他之前  
他就在寂靜中，在浪和陣風之間  
悄聲念他的名字。  
肩上一聲擊掌  
舌頭上的名字：  
呼吸，甜，貼近，舔他的臉。  
他影子的眼睛是全部。  
凝視他的心  
成了他的眼。

他聞風，彎腰  
大口從腳邊的小河喝水。  
水真正的名字是他。  
影子在左，船在右  
他步入水流。  
心張開，充滿  
開始它古老的旅行。  
無言。  
小河向北滑去  
第一縷灰光裡的一支歌。  
一點新麵包的香味飄過水面  
那艘右邊漂來的船載著太陽。

## “注意，我繼承了永生，永遠不變”

## “我純潔”

船上的祭司舞弄一條蛇，  
唱道符咒，光一樣老：  
你的靈魂是蒼鷹  
你巨翅伸展，傾斜飛翔  
你頸項光滑，朝向太陽  
你的眼睛  
你黑色的巨眼  
閃耀夜的汗珠……  
影子的腳在小河中凍僵，刺痛  
伴隨抑揚的調子，祭司和伏動的蛇  
夢一般搖擺。

他荒蕪的嘴終於張開。

## “給我你甜美的鼻息，我擁抱至上的 君權”

他的話戀人一樣把船引來  
語言的能量發光，暖熱大地。  
祭司獻上餅，肉體和太陽的禮物，  
真身的麵包。  
祭司後面的十二位  
(侍者，文書，舵手)  
拿出乾魚和酒。  
他走向船，登臨。  
他們為他的力量和黑暗讓路。  
祭司在他身後舉起金色天平。  
影子靜靜地吃太陽  
麵包的真身上荷花不喘氣。

## “啊，把餅和酒獻給地獄判官廟宇 下眾聖者，一天兩次”

長狗臉的祭司給他一條項鍊  
中間閃動一方淡綠色寶石  
碰他的胸  
空洞的肋骨咯咯作響。  
把寶石抓在手裡，他面對祭司：  
讓我吃  
讓嘴講話  
讓腿走路  
讓臂膀打翻我的敵人  
讓我站起來  
讓黑色女神向我飛來  
他停下來，閉上眼睛：  
我是我自己心的主人

“我是心的主神，是割心者”

“我知道眾神的名字”

接受我

女人的聲音蹭他的耳朵  
加速鷹的心搏  
她跳上他的胳膊，然後肩膀  
悄聲說：張開手和耳朵。  
他撫摸她的羽毛  
羽毛變成頭髮，耳，下顎，嘴：  
山裡空懸一個人形  
一隻銀色的手向下指  
它留下所有觀看者的姓名  
它留下光本身。  
夜裡腳步響和恐懼的尖叫掠過他們。

“接受我”

太陽自桅杆漂到  
他頭上，亮起來。  
他沉重地凝視黑暗  
看山一塊岩石，一塊岩石地長起  
看深谷刻傷山的面孔  
未經風霜的石頭易碎的曠野。  
遠處那隻手把太陽的光亮注入，  
反射硬冷的藍。  
他閉上眼，抬起雙手  
把暗下去的太陽拉到胸前。  
他念他的名字，結實如生命，  
一痕亮銀照亮大地。

“我打開天上地下每一把鎖”

睜開眼睛，他是光。

把太陽還給桅杆  
船頭冠飾山頂。  
鴟鵂女人站在他身旁，羽毛光亮。  
祭司，侍者，舵手步出艙門  
在甲板上站好方位。  
他朝他們蒼白的臉微笑  
然後在他們前面揮動粗重的手臂。  
乘船駛下  
世界在他們前面展寬，鋪綠。  
揚起亂蓬蓬的頭，他唱：  
我純潔，我純潔，我純潔。

“我是有肉體的精神，我是精神的  
靈魂  
我有我需要的全部。我向眾神和  
每個精神的靈魂致敬”

詩人簡介：W.M. 蘭塞姆（W.M. Ransom, 或Bill Ransom）出版過六部小說，六部詩集，其中《尋找正北》（Copper Canyon 出版社）曾獲普利策獎和國家圖書獎提名。  
他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鄉間，現在華盛頓州立常青樹學院教授文學創作。

譯者注：這是一首關注從古埃及到現今天主教葬儀傳統因襲演變的詩。全詩四節，這裡選譯其中一，二，四節。大

*Stephanie Strickland's*  
**poem**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by

*Jiangqing Zheng*

◎鄭建青 譯

## 我到那兒時

我到那兒時，門邊  
散落著  
樹葉，落葉  
  
飛起堆疊在  
柵欄的縫隙間。處處  
蔚藍——太陽燙燙的，

但很遙遠  
四竄的疾風  
吹亂了陽光。

我又悵  
又快活，任  
沐浴陽光的風吹拂，

我要躺下，  
躺在落葉裡，  
忘了進門去。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 拉爾夫·安吉爾的詩

◎Mindy 譯

Ralph Angel (1951 - )，南加州瑞德嵐私立大學寫作班教授。詩集《非此非彼》曾獲美國詩人學會95年度詹姆斯·勞林獎，其它詩作獲普希卡獎和貝絲·霍金獎。2001年出版新詩集《兩度隔離》，美國《詩刊》雜誌今年2月登載評論文章稱安吉爾發揚光大了阿西貝裡式的抽象和葉芝式的抒情風格。

## 兩度隔離

甚至連睡眠也無濟於事（儘管我  
羞于道出）。  
或看著睡眠中的自己漂出去、狼踢  
一脚、猛然  
驚醒，然後萬般皆空。  
樹影婆娑，一葉刀片和  
黑咖啡，我知道夢如何發聲。

這般從容。這般困惑。苟延殘喘的大腦。  
漫長的  
來回穿梭（甚至連曾經發生過的也無  
濟於事——  
四周無人，一切免費，  
竟如此地放棄了）。

沒有文字。沒有感情  
當感情泉湧時，竟是那麼的遙遠。  
圓屋頂和擊鼓聲，由裡至外，  
洞孔開除一片天空  
不比紙版厚。  
你，我會踩過去的人。你，我關懷  
並對其撒謊的人，也不想幹，甚至連  
這種失敗  
都無濟於事（早已習慣了），石頭裡  
滲出的災難，沉浸於樹根之中，  
在完美的黑暗裡開出花來。

無名的花朵。沒有地方刻著  
自己的悲哀，

在那裡草兒拒絕生長，我也  
拒絕生長。  
無處可去。無處可離開。無處有  
那麼多時光  
如此這般可以消磨的時光。

## 數月之後

在哪裡？在倒下並沉沒於此的  
黑樹中？  
在淹埋的雲朵裡？——無人  
挽留住它們。  
杜鵑花，無盡的夜。一幅  
靜物畫和一條  
重歸故里的路。一幀長滿  
青苔的相片  
在他的記憶裡變得如此神聖。

今夜只有風在吹動。在一個  
小孩的眼裡  
——他從井底或桌子那邊看  
我們——  
不速之客拿走了  
我們準備吃的橙子。  
就從這些手中。靈魂的一扇窗子

已向著大海  
敞開。時間之外的一小時。  
一個名字  
不斷地重複直到變為噪音。

灰燼的河流。河流與火焰，我們  
從中掀起的  
小小波浪。我不知如何找到你或  
任何人。

探照燈和斷路器。貓在屋頂上，  
窗臺上  
飛蛾變成灰。樑柱和鐘樓，牆，  
以及更早一些，安靜的城市。

平靜，沒有交談。我們舊衣裹身。  
在陽臺上，在防火道上——  
依偎著欄杆  
在洪水淹沒的街道之上。

## 無題

一首詩開始了。  
人們走向大街。  
有人走進門道點燃香煙。  
旅館大廳的窗子裡一個剪影  
投向你的反射之中。  
所有東西都匆匆為你騰出地方。  
你以及那些你所愛但已不了解，  
或為之悲傷  
並希望在此的人  
進入你的房間，坐下。  
橋上，一個木棍影子拋著一頂帽子。  
一個小女孩劈劈啪啪地從一紙盒裡

爬出來。  
兩只手鼓掌。  
桌子中間不是有一位女招待  
已等候在那兒？  
空洞的波浪聲和店老闆的掃地聲？  
一名女子獨自用餐？

他們說這些圍巾是世上最好的。  
到處都是最純淨的水。  
打扮你自己吧。  
奢侈吧。  
鳥兒裝飾著樹。  
陰暗處一把長椅上一對夫婦從夢中  
抬起頭。  
賣冰淇淋的小販子  
和那些籃子。  
他們都衝著你的眼睛看進去。  
連那個閉著眼睛聽自己唱歌的人也  
盯著你眼睛望進去。

## 井然有序

我也想念你。  
舊物已碎，

地獄空空。  
時而我親吻陌生人，  
時而四處無聲。  
而今天

細雨綿綿。我來到草坪上。  
多麼小的花園啊，  
如一幀池中的照片。

我好冷，  
你呢？  
我們時而翩翩起舞，

車輛跟至而歸。  
今日，萬般寂靜

溫柔地  
一瀉千里，似雨中的

閃電，  
光禿的樹枝。

一切如此的井然有序，  
客廳裡一團爐火，

一塊希臘地毯，  
一堆波斯毛毯和枕頭，

廚房裡  
燈光照在窗上，

一片霧蒙蒙。

## 此 刻

今天，我的愛人，  
樹葉敲打著風  
行人將單調可怕的城市大樓  
重新豎起，  
而我們的生命——已記不清有多少——  
是那些按時出軌、幹完大事的人  
之生命。  
簡直無法辯清任何一張臉  
或嘴，儘管  
每一段距離

都很清晰，而你在  
幾哩之外。  
讓你純淨的空間  
填滿我的心吧，  
我們也許會更久地停留在飛揚的  
廢墟中。  
此刻，  
我發誓，  
無可奈何。

## 陽臺上

遠處，鯨魚在樓頂上游泳，壓抑的  
海港噪音相撞。火車也在那兒  
相撞。海灘上  
斑斑點點的遊人之上，一片  
完美的  
海洋。

最初的黎明，心輕輕一抖，將鳥的  
波浪與聲音從大廈裡釋放  
出來。然後  
又退下去。而那許許多多  
都被否定了。

你邁出一步，露天餐廳就冒著  
咖啡的熱氣。一個小販子  
將車停在我們門外。一個  
點頭和幾壺  
藍菊花茶炸開了膨脹的一天。

回音啃著我們的證件。真名、  
噴泉、一排排  
梧桐都變成帶有羽翼的煙霧。  
素裝在身，靠著花園的欄杆，

《新大陸詩刊》自1990年在美国南加州創辦以來，走過了風風雨雨十三年。在進入第十四週年的前夕，作為新同仁的我對主編陳銘華進行了在線採訪，現經雙方整理成文。有些問題是“明知故問”，有些回答“欲說還休”。——非非

非非：《新大陸》是在什麼情況下產生的？何時開始同仁制？在海外辦華文刊物本來就不易，何況是最受冷落的民辦詩刊，是什麼因素促使你們創辦一份純詩刊？又是什麼動力使你堅持了十三年？

陳銘華：1989年後，我在業餘時間與朋友們合辦的一份政論性刊物《我們月刊》，因種種原因宣告停刊。在那份刊物裡，我雖掛名為總編輯，但除了社論外，其他時事、評論都由別的同仁們負責，倒是其中佔篇幅頗重的文藝版則仍由我兼顧。《我們》停刊後的一年裡，我常有戚戚然的感覺，很想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再來辦一份不那麼複雜、同仁們能妥善掌控的純文學刊物。我這個意見，雖然一直與西雅圖的原《我們》同仁千瀑有所交流，但直到1990年歲末在洛杉磯一個聚會裡巧遇剛移民來美的詩人陳本銘，情況才告落實。那時候，中文電腦剛開始普及，打字、編輯、排版等等以前要交給別人完成而費用不菲的事情，都可以由自己用一部電腦來解決，而這些工作多少都和我個人的專業有關，容易上手。我們三人皆是寫詩和性格衝動的，一經決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在同年的十二月正式推出了自編、自印和自行裝訂的《新大陸詩刊》第一期。

詩刊一向受冷落是我們早已知曉的事實，但在所謂發揚中華文化的前提下，對海外華文詩人存在的那種漠視更令我們憂慮，作品無適當園地可發的情形直到今天仍然持續。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當時（其實現在仍是）所謂的海外華文詩人，指的皆不外是台灣、大陸旅外的早已成名的詩人。對於像我們創刊三人——在海外成長和受教育的創作者，是鮮有人理會的！鑒於過去越南戰亂以及其他東南亞各國華人的情況和經驗，

我們知道再沒有固定的園地與有系統的整理和出版，就算在美國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裡，這種海外華文的文學類型雖已掙扎了好幾個世代，但最終亦免不了會灰飛煙滅的命運。所以當時我們除了創辦《新大陸詩刊》，也同時決定了《新大陸叢書》的出版計劃。

新大陸詩刊於1992年初進行改組，來自大陸的兩位詩人達文和遠方正式進入編委會，而來自台灣的三位詩人紀弦、非馬和秦松也接受我們的邀請成為詩刊顧問。同一時間，為了詩刊的長期生存計，又開始吸收各地的詩人和愛詩者為同仁。

《新大陸》之所以能堅持出版十多年、而仍然“朝氣蓬勃”的原因，說穿了只有一個：我們都是愛詩的人！我個人每每在低潮時，都得到來自詩刊內外的詩友的鼓勵。這兩種動力的巨大，有時甚至令我吃驚：莫非真的要“至死方休”？

非非：常聽說要害一個人就讓他去辦刊物，一旦陷進去之後便欲罷不能、痛苦不堪。你是否常碰到這種境況？創刊十多年以來，《新大陸》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麼？你打過退堂鼓沒有？

陳銘華：說起來難以置信，你說的境況在以前辦《我們月刊》的時候確是常有的！但這麼多年的《新大陸》編輯生涯，過得倒是淡淡然、坦坦然的。1997年底陳本銘因故退出，以及有時候家庭和詩刊不能兼顧之際，“疲倦感”倒有過，幸而都是一閃而逝。

《新大陸》目前面臨的最大阻力，在表面上看來當然是經濟問題，要定期出版一份刊物，就算是像《新大陸》這樣簡陋的詩刊，所費仍然不菲。但詩刊同仁若能維持現時的數目不減的話，則以這樣的形式出版下去仍然是可能的。我

比較擔心的是人力資源和核心人物接替的問題，我個人雖然暫時沒有“倦勤”的意思，但也不排除隨時有別的因素使我不得不放棄的時刻。而我擔心愛詩人雖多，寫詩、讀詩雖然可能是一輩子的事，但辦詩刊對大多數人來說則不必是那麼須要堅持的。有沒有人願意付出更多，目前看來是不樂觀的！

非非：這麼多年來你的長期付出是有目共睹的。你提到“放棄”，是指“放棄”紙刊嗎？如果只保留網刊則可以節省不少時間和精力，但那樣一來《新大陸》就和眾多的網絡詩刊無所區別了，當然《新大陸》的特質也許不會“網”洋大海中被淹沒或取代吧。

陳銘華：《新大陸》最初是傳統形式的平面刊物，從1996年開始同時發行網路版和印刷版。剛開始主要是將印刷版的電腦檔案送上國際網絡而已，在大量的編輯、打字和排版工作之後，這項工作於我而言變得是舉手之勞。後來增設的詩庫等項目，則要感謝詩刊的編委達文在工餘和課餘的付出。雖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出網路版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事；雖然網絡之於我是更容易掌握的，但我個人一向認為網絡只是一個傳播工具，而目前很多有水準、有作為、有成就的詩人仍然沒有接觸到電腦，況且網絡上排山倒海難以過濾的作品，很可能會把一份純詩刊淹沒掉。如果印刷版不能繼續下去的話，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堅持網路版的必要？

非非：嗯，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反問。你擔任《新大陸》主編十幾年了，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辦詩刊對你的個人寫作、家庭生活及工作有無負面影響？

陳銘華：成就感？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這個！不過，看到電腦裡新朋舊友的來稿如雪片雲集，而每期詩刊出版後，回想到自己剛起步時作品獲得發表的那種感覺，卻真的是喜悅莫名！

從越南到大陸、再從香港到美國，這些年來我無論有沒有作品發表，詩創作好像或多或少從未間斷過，多的時候，

一天或得數首；少的時候，曾經試過一年、甚至兩年才成一首。辦詩刊不但強迫我去讀不同風格的好詩，也強迫我去讀壞詩以及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不一定是壞詩的詩。從這些閱讀過程中，我當然得到了不少益處，就個人創作這點而言，視界和胸懷都增廣了，忍受和接納的程度都增加了，處理詩的素材比以前得心應手，越忙碌時好像越能刺激創作。不好的一點是：因為看別人的東西多了，下筆比以前謹慎，得常常提醒自己用字遣句不能太“世故”，有失詩人的“灑脫”。

對於家庭生活和工作來說，我只希望時間分配得宜，不至於有太大的影響！不過我想這畢竟是不可能的，幸而妻很能諒解，作為一種嗜好，如果要我放棄詩，那可能會使我染上另一種更“可怕”的嗜好，所以家事方面她都獨當一面，處理得非常好；工作方面，我想我算得上是個稱職的僱員吧，我常常會從一份藍圖或一個設計中悟出一首詩的結構，也常常從詩的“異想天開”中得到設計上的一些新構思，我覺得我的工作和愛好一直是相輔相成的。

當然，我也希望有人在北美辦好一份海外華文詩刊，而我光是創作、投稿，時不時樂助一點也行。

非非：呵呵，到時候你恐怕會手癢心癢而又自己幹起來了吧。請問你怎樣給《新大陸》定位？你選稿的標準是什麼？原創詩、譯介、評論所佔篇幅比例如何？

陳銘華：從創刊的第一天起，陳本銘和我就抱定了一個宗旨：“不拘於某一界限、不承認主流支流的問題，只服膺於詩在某種時空下有其特殊的脈搏及呼吸，有其獨特呈現的狀態之真理。”具體而簡單一點來說，我們選稿的原則是只問作品的真偽和好壞，不問其個人背景和政治取向。本銘離開後，這個宗旨仍是不變的，不過我個人更重於作品的真偽，好壞則不是那麼嚴格。因為我想，好詩畢竟是少數的，壞詩是比較多數的，就算是好詩人、名詩人的創作也是如此，一份詩刊又怎能避免作品好壞參

半（甚或壞多於好）的情形呢？只要不是偽詩，只要我能看出作者創作的誠意，一般來說除非發覺到同一個作者長期如此因循苟且，否則我還是願意適當地發表一些壞詩，或者說不成熟的詩的。至於好壞的標準，其實也隨每個作者而定，這其中還必須顧及每個地方和國家不同的華文程度。舉例來說：台灣和大陸是華文的母語地域，詩創作者人數比例大，我取稿的準則自然比其他非母語地域的來稿要高一些。而且，《新大陸》是一份企圖要代表海外華文詩人的刊物，取稿自然盡量以北美和其它海外區域的為主。

對於一個詩人來說，創作是最重要的；對於一份詩刊來說，我認為創作也是最重要的，翻譯和評論都只能是創作的一個借鏡，對某些詩人來說是養分，對某些詩人來說則不是那麼重要，他們不讀翻譯和評介，同樣創作出非常出色的作品。我個人無疑是偏向後者的，因此，翻譯和評介一直都是《新大陸》較弱的環節。

非非：其實每期《新大陸》譯介和評論都沒少過，以後是否加個“詩人素描”不固定欄目？

陳銘華：《新大陸》上譯介和評論確實每期皆有（而且翻譯的來稿也相當出色，評論則較為欠缺），但我總覺得無論質或量似乎都應該能加以改善，不像詩創作方面能與台港大陸的同類刊物相較而毫不遜色。不過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個人不懂翻譯和評論，對此常有無能為力之感。至於增加諸如“詩人素描”這樣的項目，我一向採取順其自然的態度，有人願意寫，寫得好的話，那會豐富詩刊的內容，趣味也大些，當然最好。話說回來，這既然是你提出來的意見，有沒有興趣寫些？說真的，你這篇訪問記是否拿我來當這個項目的試驗品？

非非：不完全是。還是“順其自然”吧。《新大陸》的詩作和詩論部份（尤其是前者）質量很可觀，作品來自老一輩的知名海外詩人、中年一代移民詩人

、新一代留學生詩人、以及中國大陸各個流派的代表詩人。與其它文學刊物或非文學刊物相比較，無固定資助的純詩刊無論是在母語國還是非母語國都很難長期堅持下去，你用什麼方式來吸引作者、讀者和同仁？你今後的辦刊方向會改變嗎？

陳銘華：《新大陸》是一份同仁詩刊，長期以來，同仁也是來去自如的。我深知，詩發展至今天，乃是小眾的精緻文化，一份詩刊所能吸引到的作者和讀者必然都只是愛詩人——對詩有一份崇敬仰慕之心的人。缺乏了對詩的這種情感，無論詩刊如何去遷就改變，也吸引不了他們。我想，或許由於各地詩壇都有一些浮誇、不實的現象，新大陸只要能維持上面提到的創刊宗旨，老老實實的給北美愛詩者一個公平、開放的園地，以及提供全世界華文愛詩者一個交流的機會，那麼她的存在仍然會是大家所支持的。也許她要的改變是在經濟許可的情形下，印得漂亮些、篇幅增多些、稿選得更精些而已。

非非：談了半天詩刊，再談談你自己吧。有時候我覺得你有點“專橫”，有時候又覺得你挺寬厚的，你在家裡一定是一位嚴厲的慈父吧？請問你在生活中轉變角色時感到困難嗎？父親、丈夫、兒子、詩人、主編、工程師，你都做的很成功嗎？

陳銘華：哈，不知什麼時候給了你“專橫”的印象，我自己覺得只是“擇善固執”而已！打從小時候起，父親給我的印象就是嚴厲霸道的，雖然這常見於傳統華人家庭，但我覺得這很不好，因此自己對孩子非常開放和自由，希望做到像朋友那樣無話不談，不過孩子們對我還是有點害怕，不像對媽媽那麼親近，或許這是人類的天性吧！作為一個兒子或丈夫，我想我是不夠孝順和體貼的。有的只是我在工作不順暢和心情煩躁時對她們發的牢騷。

人總是有多面世界的，我也是！上班的時候，我雖然不求有功，也從來不立於危牆之下，但份內的工作總算能令上級滿意（如果這能算作成功）！作為一

個詩人，創作的時候，我是全心全意的，也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對詩的誠意，不論我寫出來的東西是好是壞，自問都沒有“弄虛作假”！我希望這也是一個詩人對自己的起碼要求！作為一個編輯，有人曾經反映過，我很少給作者回信。這倒是事實，除了電郵我能即時回覆外，普通信件一經擱置，不是因事忙而忘記，就是湮沒在文件堆裡了。這真是一個不太好的習慣。

非非：其實這是難免的，相信大家會諒解。“專橫”也許是措辭不當，我的意思是你有時很偏激、也很好辯，已領教多次了，呵呵。銘華，你認為人為什麼要寫詩？寫詩的樂趣在哪裡？這種樂趣是隱私還是可以分享的？你還有什麼別的愛好？

陳銘華：我的確好辯，“擇善固執”嘛！告訴你一件糗事，中學時上天主教學校，就常因與神父辯論而給“請”出課堂去。

人為什麼要寫詩？這是一個能作博士論文的題目。我只能談談自己為什麼要寫詩？答案很簡單，就是有话要說，又不願說得太直接，張口見喉的；有感情要表達，又不想表達得粗糙不雅；精神上有一種要定時填補的養分，能透過寫詩而獲得。所以我常想，如果不寫詩，我或許比很多迷信宗教的人更迷信宗教。

寫詩的樂趣在哪裡，很難說得清楚。不過，就我自己經驗歸納有三：醞釀期的、創作期的和完成期的。醞釀期的，與其說是樂趣，毋寧說是痛苦來得恰當，但在心理學上，痛苦許多時候也是一種樂趣！在尋求、摸索、鑽研、琢磨的過程中，創作期間的樂趣是最長久和最令人回味的。至於完成一首詩時的那種喜悅，說得“僭越”一點，則隱隱然有一種造物主的經驗和感覺。這三種寫詩的樂趣，有人說唯造愛能差堪比擬，若然如是，則這自然是隱私的也是可以分享的了。隱私的部份在於每個人創作的手法不同，由此而決定讀者能探索到幾分作者的內心世界；可以分享的部份，則不論是透過何種方法，得到的樂趣和

效果都是一個創作者曾經有過的體驗。

除了詩，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只是對各類體育運動都很有興趣，最喜歡看的就是美式足球和籃球了。勉強要說其它的，旅行吧，行萬里路我是不會厭倦的！

非非：你什麼時候開始寫詩？寫作靈感通常來自何處？你已出版了五、六本詩集，你自己對哪一本最滿意？如果不辦《新大陸》你個人的作品一定會更多，你對辦詩刊後悔嗎？如果停刊你會幹些什麼？

陳銘華：我大約是在十六歲時寫第一首詩，是“強說愁”的那類，幸而這種少年情懷，因離亂緣故，擺脫得很快。後來的作品除了少數仍能算是“純粹”的“情詩”外，素材皆來自日常生活。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有時都進入詩中。我的數本詩集，都是自費出版的，沒有那一本特別滿意。要說最不滿意的則是我的第一本詩集——《河傳》，其中收錄的作品跨越的時間、空間都太長、太廣，內容題材也處理得不夠成熟，創作手法則仍在變幻不定期間，落差太大。其餘者，每一本都有一些寫得比較滿意，更多一些是不滿意的！但也許就因為這些不滿意，我才能繼續創作下去吧。

如果不辦新大陸，我的答案與你所說的適得其反，創作的時間無疑是多了，但作品不一定會更多。詩刊畢竟是能讓詩人們相濡以沫的，況且我往往工作越忙創作慾越強，太空閒時反而會耽於“安逸”寫不出什麼東西來。

我做事情很少會後悔，就算後悔也很少對人承認！說真話，辦詩刊是不曾後悔過的事，同樣，有朝一日非得停辦新大陸時，我也不會後悔的，我相信到了那時候必定是新大陸已完成了她歷史性階段的時刻。如果真的不幸停刊，我想我會休息一陣子，到一些想去還沒去過的地方，然後，然後可能再辦另外一份詩刊吧！

非非：真是“本性難移”，呵呵。你認為詩人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的？詩人與其它職業（如畫家、音樂家、商人

、政客等）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如果你可以選擇的話，下輩子願意幹什麼？

陳銘華：成為好詩人的元素大多是天生的，後天的培養，僅限於學問的增進、識見的洞澈、技巧的精煉。我不認為一個教人怎樣寫詩的課堂，從一群沒有寫詩天份的學生中，真能教出一兩個詩人來，充其量只是一些會玩文字遊戲的、或是會讀詩、解詩的人而已。

詩人本質上就不是一種職業，除了這“職業”不能謀生的“反證”外（如果一個詩人寫詩是為了“賺錢”的話，那他的詩是否還算是詩就很成疑問），也因為詩是我上面提到的一些人“精神上的養分”之緣故。人的身體需要養分來維持生命，故而有各行各業來提供，但不是人人都需要精神上的養分才能生存，沒有了供求關係，就構成不了職業的條件。音樂家和畫家又怎樣呢？他們不也是和詩人相同命運的藝術家嗎？不是的，飽暖而求聲色之娛，乃人之常情。故而音樂有人花錢去聽，畫有人花錢去買。但詩是一種更高級、更隱秘的心靈追求，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利益，有點像西藏的密宗修練者一輩子在追尋神秘的人生道理一樣，在沒達到一定的境界時，一般人根本沒有那種需要。

我但願生死可以輪迴。下輩子如果可以选择的話，我還是會做一個詩人，不過是一個有錢的詩人！

非非：哈哈，你下輩子的詩一定沒有這輩子寫的好。如果不是生活在美國、不必謀生，你會做專職詩人嗎？你認為專職詩人與業餘詩人根本區別在哪裡？

陳銘華：如果不必謀生，我當然會將多出來的時間去寫詩！但在這裡，我要聲明的一點是，如果你指的專職的意思是專業或者是全職的話，我不認為詩人有什麼專業和業餘之分。以這裡的標準來說吧，我每周工作40小時，是一個全職的工程師，但我無時無刻都生活在詩中，讀詩、寫詩、編詩刊、企圖詩化自己（道家說，羽化登仙？），甚至線路圖都挪來作詩，我花在詩上面的時間是難以計算的，我算不算是一個專職詩人呢？反之，一個不用做其它事情、領有

詩人頭銜和生活費用的詩人，一年寫上千首詩或一首詩也寫不上，這些人是不是也算專業詩人呢？

非非：這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只當我沒問吧。問一個個人問題，作為一個手持藍皮護照的越南華裔，你最大的困惑是什麼？你從小受過越式和法式教育，也受過傳統的中國文學教育，在大陸上過學，來美已二十多年，並在美國完成了高等教育，哪一種文化對你影響最大？你在國外出差旅行時是否感覺自己是一個無國籍的流浪詩人？

陳銘華：在經歷了這麼多年戰亂和流浪的生活後，我對於自己是一個什麼國籍的人，好像已不那麼在乎了。說得高尚一點，既然定居在美國，這裡就是我的家，愛護自己的家園是天經地義的事；既然父母都是華人，那麼我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說得功利一點，當初作為難民的時候，只有美國願意收容我，而美國護照給我通行無阻的方便，我也別無選擇的去持有美國護照；而“中國人”雖然“醜陋”，但中華文化仍然給我一份自傲和自信的時候，我也是別無選擇的做一個華人。事實上，在人類長期互相殘殺的歷史（於今猶烈）教訓中，人們是否早該放棄彼此的一些堅持，大家和平共處，都來做所謂的“地球人”呢？因此，當我有機會到國外時，總是帶著一份平淡的喜悅，沒有特別的選擇，但對別人的友善也都願意接受。所以在我的詩中，很少會見到那些漂泊、流浪的感慨，偶而有的也僅僅是那種浪漫式的、詩人式的“漂流”罷了。

越南雖曾經過法國的殖民統治，而我也讀過幾年法文，但到了我那一代，美軍已正式介入越戰，英文才是現實所需，法文在那時已全部還給老師了。我受的正規教育，嚴格來說是台灣的中文教育，那時候越南南方有完善的中文教育系統，在西貢和堤岸華人聚居的地方，我和我同輩的人受教育的過程是痛苦的：一方面，父母要我們不忘祖宗上正規的華文學校，一方面政府要我們接受完整的越文課程（這些中、越文的課程大部份是重複的），再一方面我們也在毫

無防範之下全盤接受美國的嬉皮文化。在我個人有限的認識中，中華文化雖然渣滓很多、包袱很大，卻也是最悠長厚重的，對我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非非：讀你的散文詩集《天梯》時感覺出一種無奈甚至憤慨，你對大陸、台灣、美國以及越南的政治現狀都不滿，但你又不完全是個激憤的政治詩人，你的詩總體來說是抒情、幽默的。很欣賞你詩中的反諷和隱喻。《童話世界》和《春天的遊戲》兩本詩集裡也都有不少耐人尋味的作品，尤其是後者。

陳銘華：或許詩人大多是不滿現實的吧！我的無奈是因為，較之於政客，一個詩人的力量是太渺小了，雖然許多詩人都自我安慰的認為：現實是短暫的，作品是永恆的。但政客可以焚書坑儒，那些如恆河沙數的詩卻有多少能夠留下？憤慨其實是不必要的，但有時總難免“恨鐵不成鋼”。不過，一個詩人如果不知道要過濾這些情緒、將之藝術化，那麼，他寫的東西還算不算詩也就很成疑問了。

非非：你說的這個“過濾”是個很有趣的過程。你認為寫詩更需要激情還是技巧？你似乎很喜歡修改作品，你覺得通常是越改越好還是越修改越失去最初的感覺？

陳銘華：廣東話裡有“攤凍”一詞，意思有點像“冷卻”，原意可能只是烹飪中常用的一種技巧：將滾燙的食物冷卻後等待處理，後來才引伸至其他事情。我覺得這也適用於創作，詩既需要激情，也需要技巧，但“攤凍”是更重要的，沒有經過“攤凍”再處理的過程，一些很可能成為好詩的原始構想，結果都只流於吶喊式的激情文字。許多人都以為我的詩很短，一定是靈機一動時產生的，其實只有一半正確。我通常會將靈機一動時想到的東西，存入電腦先擱上一陣子，在發表前早已修改了好幾回；但也有些在寫好後便有馬上要拿給別人看的衝動，這類詩通常等到收入詩集時都會改得面目全非。你說的情形兩者皆有，大多時候我認為是越改越能令

自己滿意的，不過也有改來改去改不好，最終或是放棄，或是保留原稿的情形。

非非：請問你自己認為你的代表作品是哪些？在什麼背景下寫成？

陳銘華：這是一個令我深感慚愧的問題，寫詩這麼多年了，我想我還是沒有寫出自己的代表作來。勉強要說有，出門在外時寫的如：〈滬杭線上〉、〈秦淮河五行〉、〈登山記〉、〈流星雨〉等；社會寫實的如：〈越戰退伍軍人〉、〈假釋犯〉、〈印第安人〉等；生活上的如：〈宛在水中央〉、〈時間〉、〈清明二題〉、〈慾望〉等；異想天開的如：〈我的複製品〉、〈春天的遊戲〉、〈Sensor〉等；散文詩如：〈錦鯉〉、〈樹〉、〈夢〉、〈天梯〉等……也只能說是自己比較滿意的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首給自己定位的散文詩〈有一個中國〉，詩雖然是實話實說，也是許多海外華人的心聲，不過寫得那樣坦率的，在詩中，或者是第一首吧！這首詩發表後，我聽到了許多不以為然的意見，但如果不是針對作品的藝術性來討論的，我都不加理會，也不在乎人們那樣的誤解！

非非：可惜我沒聽到那些意見，我倒是挺欣賞那首的，典型的銘華式幽默。要想知道你必讀那一首以及〈祖國〉。散文詩是你的強項，另找個時間專門和你討論散文詩吧。你上面提到你的少數作品仍屬於純粹的“情詩”，請問你的“情詩”靈感源於何處？

陳銘華：香草美人，俱為寄托，中國文學自古皆然。況且，知好色而慕少艾，乃人之天性。人是有多面世界的，詩人的世界更是繁複，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是莊周夢蝶抑或蝶夢莊周？在詩人的虛擬世界裡，偶然出現一些逾越道德範疇的意象，我想那是可以接受的。我希望別人在讀我的詩時，也能有這樣的理解！

非非：但願如此。你會說國語、粵語、越南語、英語、法語，你的姓氏拼寫

道出你的背景，Tchan 是越南華人陳姓的法式拼法嗎？你的名字“銘華”取得不錯，比“念祖”更有詩意，呵呵。

陳銘華：我在上面說過我的法語早還給老師了，雖然在讀法文詩時，我是多麼希望我沒有還給他啊！“銘華”這名字是父母所賜，我不敢妄議、擅改；我的英文姓氏是我自己的“傑作”，“陳”的越南拼音是Tran，廣東話的拼法則應該是 Chan，在歸化美籍的時候，我既保留母語的拼法，又加上一個T在前面表示不忘生長的地方。剛好據老一輩的人說，當年法國殖民政府給在越南的華人辦身份證時，“陳”的拼法就是 Tchan 或 Tchen 的，我便順理成章地決定用前者了。你有興趣的話，去查查美國的人口紀錄，Tchan 這個姓氏應該是僅我一家的。不過，我現在有點後悔，應該沿用 Chan 就好了，這樣在辦理什麼手續時，除了姓氏字母是A和B的人排在前面外，很快就輪到C，不像以T開頭的人輪到時通常都已燈火闌珊。

非非：T開頭已經不錯了，排到Z時黃花菜都涼了。說到姓名又想起語言。語言可以把人類分成不同的群類。我本人習慣於把我們現在敲出來的文字稱為中文，如果說出來就是漢語；而你好像更習慣於稱之為華文、華語，你認為有什麼區別嗎？你認為不同的方言會影響詩人間的溝通嗎？

陳銘華：我個人認為，“華人”、“華語”事實上都是政治辭語。口語上，在海外生長的我們大多時候會說是“唐人”、“唐話”，有時候也說是“中國人”、“中國話”或“中文”。於我們來說，“唐人”和“中國人”是沒有分別的，指的都是國籍而是血統。但當長期以來許多別有用心的人士一定要將“中國人”分成是國籍上的“中華民國人”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時，我們為了保護自己，不再被左右利用，在書面上和正式公開的場合下就必須謹慎之稱自己為“華人”，說的話也變成是“華語”了。

語言和文字的基本功用就是作為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在一個全是美國人的場

合裡，我不會堅持說“華語”，突然遇上一位剛移民來的同胞，我也不會板起假洋鬼子的臉孔說“美語”。在偉大的“中華民族”裡，方言多不勝數！我說“廣東話”時，來自台灣的同事以為是“越南話”；他說“台語”時，我則堅持那是“閩南話”。幸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就偉大於我們還有統一的文字！方言的適當運用很多時候在詩中都會帶來新鮮的感覺，增加“中文”的活力。但過份的矯枉過正，難免就會出現以羅馬字來拼古越南語（有點接近廣東話、潮州話）的越南話，或者類似變了臉的韓文，這和以“雞腸”來拼北京話的“中文”大概有異曲同工之“愚”吧。不過，這或許就是許多人的根本目的，創一種新的文字來提高方言的地位。這裡有詩為證：“去中國化”而獨立兮，“阮”上下而求索，求之不得兮“目屎”長流！

非非：最後請你簡單談談你個人對大陸、港臺以及海外詩壇的看法。

陳銘華：越南變色前的華文現代詩深受台灣現代詩的影響，我個人也不例外，《新大陸》創刊後與他們的幾份主要詩刊也一直保持交流，其中一些前行代的詩人對我的創作更時加勉勵，有師長的情誼，我對他們的詩藝和開拓精神都倍加欽佩。台灣詩壇不但人材輩出，而且出版蓬勃，報紙副刊和其他種類詩獎的項目頗多，獎金豐厚；另外各大專院校近年來都設有新詩教學，對新人的扶植及詩的持續發展應該說是華文詩壇中最有潛力、也最有成績的一個，這從紀弦赴台後到現在的發展過程中都得到見證。我感到迷惘的是，近年來由於政治因素，許多詩人都捨棄純正的“中文”來大搞方言創作，卻忽略許多方言沒有相應的文字可以正確表達，出現了許多矯枉過正的“亂象”。我這裡不是菲薄方言，只是覺得一個民族的共同語言（文字）得來不易（不管當初“書同文”的過程是多麼不公平、不合理），其實廣東話也是中國方言的一大系，保留的古字古音比閩南語只有過而無不及，更重要的是廣東話除了少數的口語和助語

詞（例如國語裡的“的”、“了”、“嗎”、“呢”）外，都有相應的中文文字可以書寫出來，歧義不是很多。但我並不主張用廣東話來寫詩（前面說過的一些可以鮮活中文的方言詞彙則不妨），最主要的原因是語言文字是溝通的工具，何必捨大多數人所懂的這個而就少數人劃地為牢的那個呢？

啊，說了許多題外話，還是回到正題吧！香港詩壇在整個華文詩壇裡長期起著兩岸詩壇的溝通和交流作用，現在這個作用雖然已經不大，但在那個特殊時期和環境裡產生的優秀詩人也很多。他們雖是一個商業社會，但固定的詩刊和詩活動也不少，今後在海外詩壇上應該會起一定的關鍵作用。

大陸詩壇涵蓋的範圍廣闊，這不但是地域上的，也是好幾個世代的。由於種種原因，大陸的民辦詩刊，大多維持不久，很難有一個總的看法。我接觸到的詩人多半是中青年一代，看到的作品大部份都是從國際網絡上來的，雖然蕪雜，倒經常能讀到一些令人驚喜的作品。覺得奇怪的是，以這樣一個詩人口眾多的詩壇，我也常常聽到詩沒有讀者的感歎！另外，有一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過敏感的感覺，就是他們將詩人的年代分得太細了（往往一個年代的特性尚未完全發揮，代表性詩作尚未完全成熟，所謂的另一代就自以為超越了），而一代與一代之間的代溝非常嚴重。你也是大陸來的，不知道這個看法對嗎？

至於海外詩壇，我想你指的也包括美洲吧！這是一個值得詳談的題目，不過我們都身處其中，可否留待他日有機會再說？

非非：好，下次再談。謝謝你的寶貴時間。

◎黃伯飛

## 詩的完成

我可以告訴你怎麼算是一首詩，可是我沒法子告訴你一首詩是怎麼寫的。

I can tell you what a poem should be; I can't tell you how it should be. (An answer for one who interest in writing poetry)

## 詩的生命

一首詩創造出來，就有他自己的生命，創作的人究竟是誰都無啥關係。

When a poem is created it has it's own life; it doesn't matter who is it's writer.

## 詩的情操

詩若是沒有“情”，那只是電腦螢幕上的一些符號；若是沒有所謂“操守”的“操”，那將是操諸於人，而不是操諸於己。“情動於中”，若是沒有這樣的情就沒有詩；動情之後，如何把這個“情”寫出來，這全仗著詩人掌握著的這枝筆。筆抒寫的時候，雖然是“小大由之”，這“小大由之”中之變化，是寫詩的人經多少操練纔能臂運指使而終於心滿意足纔能達到。若是詩如其人，人如其詩，那麼所謂“操守”的這個“操”字就顯得，也來得重要了。

## 要讀寫詩的這個人

讀詩讀到詩中的“景”不夠；只讀到詩中的“情”還是不夠；要讀寫詩的這個人。由他這個人想到他當時的“情”，再想到當時的“景”——現實的景，或是他腦中存下來的“景”，然後回到他這個人當時的心境和感觸，然後見到眼前的“景”，那麼這個境和景就會由你來領受和欣賞。經過這麼一番曲折，那纔可以說，我把這首詩讀懂了，讀通了，讀到可以怡情悅性的光景了。

## 詩詞中的佳句

若說欣賞詩，心目中有些像下列的句子就滿可以舒個人的感慨和溫情的了。例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把一些相似的佳句，讀出來時就和自己從心坎中說出來的一模一樣，那就真真懂得了中國詩詞的美麗和神韻。

## 詩的音節和韻律

讀現代西洋詩多年（單以英詩來說吧），能夠琅琅上口的實在沒有多少，由伊麗莎伯王朝莎士比亞以下直至十九世紀講究音節、韻律的詩，其中使人低徊吟誦的句子，讀來除了欣賞它的音律的優美，感情方面也領略到它一些人類共有的一些興奮和憂鬱。到了二十世紀，英詩中之自由體勃然而興，音節、韻律方面幾乎掃盡無餘，這究竟是得是失，只好留待他日來評定了。

## 莎翁不笨

什麼情情義義？只是舞台上一齣戲，世界是一大舞台，好像是莎士比亞這麼說過的。莎翁此人不笨，他只專心去寫他的劇本，他也寫些詩，最為人所愛讀的十四行詩，其中多還是說了許多滄海桑田的大道理。真是情由己出讀了使人盪氣迴腸的抒情詩沒有幾首。莎翁是個聰明人，不笨。他只專心寫他描繪“眾生相”之又喜又悲、又悲又喜的劇本。

情焉能盡，但求不愧我心；  
義固難全，唯需顧念他人。

## 詩芯

先是有詩芯藏在暗室磷寸一划，即時燃著；初如煙花始放，隨即發光明。

## 詩芯一如燈芯

詩芯一如燈芯，要有油；若是沒有油，怎麼點也點它不著。

## 牛漢

◎向明

有人斷言：  
面孔朝向天堂，  
脚步總走地獄。  
我始終不相信。

讓我不解的是：  
我的面孔一直朝向地獄  
而脚步為什麼邁不進天堂？

這短短的一首詩充滿着執拗，不服和困惑的置疑，是素有詩壇硬漢之稱，一生歷盡坎坷和磨折，但人生信念不倒，詩心常青的今年初度八十歲的老詩人牛漢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所寫，寫成之後未能定稿，也未定標題，一直存活在心裡。今年（2003）四月四日晨，他參加為他舉辦的作品研討會準備資料而找出來，將這首詩命名為〈信心〉、但也將本僅只有七行的詩刪去五行，只剩如今的兩行：

只要面孔背着地獄，  
脚步總能走進天堂。

這首短詩經這樣大力的“去蕪存青”，全詩由消極而積極，由背向而轉變為直面，看出牛漢老哥（我一直這樣尊稱他。他比我大五歲）經過時間的無情陶治，已將他那一生的困惑靈魂的苦難，得到超越與昇華、活得更加堅韌硬朗。

牛漢生得高大結實。乃山西定襄人、由於與內蒙接壤，可能有幾分蒙古血統，畢業於西北大學外語系精通俄文。他係七月派重要詩人，曾因被劃為“胡風份子”受過長時期的磨難，但此人越戰越勇，從不屈服，反而更加嫉惡如仇。記得一次國際華文詩人作品研討會上，他曾對某詩人所寫的五千行長詩，當着與會的眾家詩人大聲斥責說：那裡是五千行詩？分明是五千行政治，五千句馬屁，十足表現出一個正義凜然、有勇氣，有擔當的詩家漢子。

# 地球與蘋果與人

◎秦松

## ——詩與非詩的散思十則

牛漢有首自述式的名詩，足以寫出他令人敬佩之處。此詩名為〈我是一顆早熟的棗子〉，在詩前他有一段題記交待，他說：“童年時，我家的棗樹上，總有幾顆棗子紅得特別早。祖母說：‘那是蟲咬了的。’果然，它們很快就枯凋了。”原詩如下：

人們  
老遠老遠  
一眼就望見了我

滿樹的棗子  
一色青青  
只有我一顆通紅  
紅得刺眼  
紅得傷心

一條小蟲  
鑽進我的胸腔  
一口一口  
噬咬着我的心靈

我很快就要死去  
在枯凋之前  
一夜之間由青變紅  
倉促地完了我的一生

不要讚美我  
我憎恨這悲哀的早熟  
我是大樹母親綠色胸前  
凝結的一滴  
受傷的血

我是一顆早熟的棗子  
很紅很紅  
但我多麼羨慕綠色的青春

這首詩的成功，在於詩人獨具慧眼，抓住早熟的棗子實係受蟲噬咬，受到無形的戕害，催其畸形成長，而由青轉紅的這一悲劇意象，予以鋪張描繪而成。寫的雖然是大自然中經常發生的難逃劫數，實際卻與人間的悲劇音合。那顆通紅的早熟的棗子豈不即是牛漢本人青年即歷劫悲愴所吐出的血滴的最恰切象徵。難怪詩人在詩尾大聲的說“但我多麼羨慕綠色的青春”，不願鮮紅的成熟，成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呵！

一  
人與蛇吃的是一種蘋果，不同的可能是人與蛇的味覺。

蘋果的滋味與水色，由於味覺的不同，更由於冷血與熱血的心性不同。但是吾人也很難確定，人之犯罪竟由蛇引起。

讓原罪還給上帝，蛇交還魔鬼。人的後天之罪，應當由自己承擔。

二  
我不知道紐約何以叫大蘋果？愛紐約就如愛蘋果。吃蘋果以及推銷蘋果。

老地球如一個腐爛的大蘋果，已不堪人與蛇的咀嚼。蘋果的紐約又如何？

把地球切開如西瓜一樣來分食，一如剖開吾人的身體與心臟，就沒有什麼可玩的了。

三  
發動戰爭的人是魔鬼，消滅戰爭的人是人，是否是戰爭要殺人的理由。自殺襲擊也當有其理由吧？

四  
一頭鳥在蘋果上，與一個人在青銅上，意象不同，思維相近。人目閉著與鳥目張著，還是有不同的聯想。

鳥與蘋果可食而不食，人與青銅不可食而食。想起人道與鳥道，人道飲血地上，鳥道呼叫天空。

五  
意象離開媒體，還是意象。媒體離開意象，沒有任何含意。人先命名以人，再命名於萬物。

萬物與人的生存秩序與規律，是吾人的依歸吧！各種媒體的創作也不例外吧！

六  
所謂藝術來自遊戲，來自勞動，來自生產，來自感情，來自戰爭，來自經驗，來自觀念等等，最終還是由生命去完成生命的藝術。

七  
古人說“詩以言志”，又說“玩物喪志”。把詩玩成“玩物喪志”，就不好了。政治動物，經濟動物，科技動物等等

，還是文學藝術這種動物好玩。次文化又是另一種玩法。另當別論。

八  
人玩外交為了和平相處，只有魔鬼玩外交，為了殺人而自殺的戰爭。

戰爭與和平，是魔鬼與人的不同存在之道？魔與道，非魔非道，人還是走在人道上。然則，人道是如此脆弱，不堪一擊。

人道人煙在烽火狼煙裡，傷亡流離，生死存亡尤待拚命。然則，詩與文學，文化與藝術，又將如何？

九  
美式的強加於地球的商場與戰場，只是暴力與色情，泡沫與屍體。目前如此，未來未知。

無論如何，生命的美感與尊嚴，還是要吾人去拚命。

以筆墨以聲光電子網路，以各種媒體，必要時又何以不可用槍，當魔鬼政客發動戰爭，軍火商人以人命消費生產（？）實在是殘忍之極。忍無可忍。

吾人以文化的知性，也要以文明的武裝，守衛吾人生命的尊嚴與美感。以創作介入人的命運，這不是高調，而是不得已。

走出文學藝術才能有文學藝術。連次文化消遣文化的作者與表演者，都走出來了，以次文化媒體表現嚴肅的意願，令人感動與反思。

十  
生存與存在是一切，是所有人的，也是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否則，連消費次文化也玩不下去了。

星球文化與星球戰爭，後者在謀殺前者，人類的視覺與思維，在那裡？當文化遇到戰爭。人類從漂流而定居，又向另外的星球漂流，地球以外的星球，是否也有蛇與魔鬼？流氓與人搶食蘋果？有無色種衝突詩人寫詩？

2003年4月戰爭中5月成稿在紐約

# 年輕的詩心

——瑣記第八屆(珠海)國際華文詩人筆會

◎非馬



——詩壇的比喻

◎王性初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的聚會。讓我特別感到高興的是，這次由國際詩人筆會、珠海市文聯、珠海市作協主辦，珠海市旅遊局、珠海華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順風海鮮城有限公司協辦的第八屆(珠海)國際華文詩人筆會，邀請了十位左右較年輕的詩人參加。其中像臧棣、老刀、李青松、吳震寰、黃金明、盧文麗、于馨宇以及這次主持實際會務的胡的清，都是些才氣橫溢、潛力厚實的詩人。他們的參與，使筆會略顯老氣的面貌煥然一新。雖然“代溝”與“物以類聚”的現象依然存在——年輕的一群同老一輩詩人之間的交流仍有待加強，但這總是一個好的契機與好的開端。相信筆會不致因老一輩的逐漸凋零而潰散。

談到老詩人的凋零，這次筆會頒發的“中國當代詩魂金獎”得獎者中的綠原因健康關係無法到會領獎，而曾卓則已於去年辭世。兩位代領獎者就坐在我後面，當我聽到綠原的女兒劉若琴女士說“我父親要我向你問好”，而曾卓夫人薛如茵女士則遞過來曾卓臨終的絕筆，我的鼻腔不禁為之一酸。絕筆書上歪歪斜斜地寫著“我愛你們，謝謝你們，2002.4.10 1:20”的字樣以及打印的詩句“……/當那一天終於到來/當我最後凝望這世界/我的眼睛(我的心)/將像紅燭/燃燒著，又流著淚/當生命的燈熄滅的時候/我的眷戀，我的祝福，我的愛/將化作一朵/永遠永遠/在空中漂流的雲……”都令人低迴。而他另一首題為〈懸崖邊的樹〉的詩“不知道是什麼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平原的盡頭/臨近深谷的懸崖上//它傾聽遠處森林的喧嘩/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獨地站在那裡/顯得寂寞而又倔強//它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谷/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更在我心中喚起一個特立獨行的詩人形象。怪不得詩人鄭玲大姐總引他為生平最大的知己之一。

9月17日晚，筆會在一處叫做愛情灣的海濱廣場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詩朗誦會。十多年前曾在國內以“抒情哲理詩”掀起一個所謂“汪國真風潮”的詩人汪國真，似乎仍受到媒體及許多年輕觀眾

明星式的歡迎。但他在詩人群中卻顯得多少有點落寞，一位台灣詩人悄悄在我耳邊說：“這是大陸的席慕蓉”。當晚我朗誦了我的一首題為〈生命的指紋〉的詩：

繪在我地圖上  
這條曲折  
迴旋的道路  
帶我  
來到這裡

每個我記得或淡忘了的城鎮  
每位與我擦肩而過或結伴同行的人  
路邊一朵小花的眼淚  
天上一隻小鳥的歡叫  
都深深刻入  
我生命的指紋

成了  
我的印記

朗誦開始時因為麥克風太低，聲音大概不太理想，等有人把麥克風調整好，我的詩卻已接近了尾聲。朗誦完後，一對可愛的小朋友(我猜是兄妹)手裡各自拿著一朵玫瑰花獻給我，不知是哪個愛詩家庭的孩子。

朗誦會中最引起議論的，是一位台灣詩人鬼哭神號的朗誦，他說他的詩是為最近被蛇頭推下台灣海峽而喪生的幾位大陸偷渡客寫的。可惜他不懂得，真正能打動人心的是不動聲色、含蓄深刻的詩句，而不是那些呼天搶地的哀號，它們最多只能引起反效果的哄堂大笑。

會議期間，我還同幾位來自各地的詩人犁青、卡桑、盼耕、傅天虹、傅小華、張默、劉荒田、張國治、嶺南人、黃河浪等，應大會的安排到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與師生們做詩的交流。同學們富有創意的節目安排，使整個會場充滿了活潑歡樂的氣氛。一位來自我故鄉的女同學選用潮州話朗誦了我的一首叫做〈功夫茶〉的詩，更使我驚喜感動。

詩會結束前一天，一位年輕詩人對我說，他這次最大的收穫是親眼看到像我這樣的詩人，能不因年歲的增加而保有一個似乎比他自己還要來得年輕的心態。做為詩人，我想這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讚語了。

去年，到大連參加第六屆國際詩人筆會，許多詩人與詩評家在會上紛紛將心中的感慨、苦衷、擔憂與希望一股腦地掏出來，擺在眾人面前，很快樂很快活。來自台灣的著名詩人向明的一個比喻尤為精彩。他說詩壇就像吃自助餐，你面臨著那麼多菜式，可以有自己的選擇，愛吃魚，選魚；愛吃肉，挑肉，沒有市場的，就會自然被淘汰。此言極是。當然，我們還可以從詩壇自助餐的比喻中吃出其他的味道來。

吃自助餐雖然是非常個人的行為，但也形形色色。無非是一種需要，肚子餓了需要進食，於是進了餐廳，開始挑選自己所愛吃之品類。寫詩亦然。你覺得心有所感，不吐不快，就寫詩。不同的不快，就吐出不同的詩篇。當然，在許多年以前，有人吃自助餐是為了完成吃的任務。上級領導要他吃，並指定他只能吃某樣菜，他本來可以托詞拒絕不吃的，但或因環境所迫，或因利益所誘，不得不為，於是寫詩。我們的詩壇長年累月出現了那麼多因完成任務而孵化出來的產品，說是正常，實為變態。因為，這與吃自助餐的個人行為是格格不入的。

就因為寫詩與吃自助餐一樣，是個人的行為，任何人就沒有權利去框定人家吃什麼，不吃什麼，愛吃什麼，厭惡什麼。我們長久以來，總是遵從別人的意志，規定你吃什麼，怎麼吃。由於種種原因，只好聽之順之。有人可能會說，看到你選不好吃的，不許你吃，這是善意，這是愛護。誠然，你可以建議、推薦某道菜，但你無權干涉，更無權用命令的方式來強制推銷某道菜，封殺另一道菜。詩人們進了餐廳，我吃我的，你吃你的，他吃他的。詩人們寫詩，我寫我的，你寫你的，他寫他的。果能如此，天下太平。

自助餐的菜式多種多樣，蘿卜青菜，各有所愛。即使是最受歡迎的某道菜，吃一次兩次，可能味道不錯，但如果天天吃，再可口的佳餚也要膩味。詩壇上的膾炙人口的詩篇是有的，但要人們天天只讀某人某詩行嗎？試想，如果整天價唐詩宋詞，“床前明月光，床下鞋兩雙”，行嗎？要不，一開口就是炸彈與旗幟，一閉口就是紅太陽光芒萬萬丈，誰受得了？今天你寫

的詩，受歡迎，也許明天，讀者的口味變了，被冷落了，這實屬正常，沒有必要像別人挖了你的祖墳一樣，如喪考妣，暴跳如雷。就像某道菜，曾經被人吃過，讚賞過，此已足矣。詩人應有自知之明，又要寬宏大量。請用吃自助餐的心態來寫詩吧。

有人憂心忡忡，總怕誰在自助餐廳裡端出一兩樣怪味菜，或是烹調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前衛菜，就悶悶不樂，或加以抵制，或加以拒絕。其實大可不必，你吃你的，天塌不來，再說，有那麼一兩樣新款菜色，不是更可以增添自助餐廳的豐富與多采嗎？當然，在此同時，也得注意，有人將變質或腐爛的貨色，摻雜其中，還自封是什麼最新食品，世界潮流。即使如此，你也不必大驚小怪，不去嚐它算了。如果真正不合大眾口味，是無法長期佔據在餐桌上的，不消多時，自然被時間所淘汰。吃自助餐最可怕之處是強迫你吃一樣的菜，而你不得不吃；或是以某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威脅誘惑“鼓勵”你吃，於是有些人只好違心地或心甘情願地吃了。若是寫詩亦如此的話，那只能是詩壇的悲哀。

既然詩人寫詩與吃自助餐無異，就別把它看得那麼神聖，那麼崇高。寫詩只是一種平常的個人行為。吃自助餐有什麼可大肆吹捧的？即使某樣菜味道極佳，令人垂涎欲滴，人們愛吃，讚揚兩句，足夠矣。千萬別把它吹得天花亂墜。與什麼“天下第一、只此一家”掛起鉤來。捧得人家輕飄飄，昏昏然。碰到不好吃的，也別動怒，勸其改進烹調技術就是了。寫詩難道不是嗎？何必將寫詩的調子扯得那麼高，什麼時代啊，人民啊，只要一不時代，一不人民，就口出惡言，甚至動粗？還是回歸到吃自助餐，只是吃一頓自助餐嘛，有何崇高神聖可言？詩人們將那麼重的擔子扛在肩上，自以為任重道遠，要拯救世界，喚醒人類，是靈魂的救世主，實在可笑之極，幼稚之極。可是至今，還有不少詩人仍然自我感覺極好，總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可以永遠成為詩壇霸主。其實寫詩與自助餐沒有兩樣。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吃完自助餐，抹抹嘴，拜拜！散了。確實沒有認真的必要，更沒有爭吵翻臉的價值。真希望我們的筆會能像吃自助餐一樣。寫詩的朋友們，走吧，吃自助餐去，愛怎麼吃就怎麼吃，愛怎麼寫就怎麼寫，誰管得著？

(續上期)

### 3. 短暫而沉重的里程——“1989”

“1989”在當代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是眾所週知的。但對於這一年代在歷史轉折關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要比許多人看到的都要複雜得多、也晦澀得多。對於從那一年經過的人而言，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難忘的“1989”，但這種“難忘”、甚至難忘背後隱藏的疼痛感，其指向性並不是一致的。雖然人們曾在短短的幾十天裡見證了“公民情結”被強力終止、青春理想遭遇現實狙擊、精英思想受到嘲弄、群情激憤表相下人性的醜陋……但這一年所深含的複雜性其實遠不止於此。“6·4”在這一複雜性中，僅僅是作為一個巨大的“創口”（同時也是窗口）而存在，而“創口”正如那些生理常識（其實也是歷史常識和理性觀照）告訴我們的——自有它的來與結局。

我主張寫作者、學人或有心者，今後最好能把“1989”視為一個複雜的概念，而不是從一個單純的“陰鬱的年代”的角度予以研究。作為一個概念，“1989”的核心當然是89年、是“6·4”，但還應該“收容”進1987、1988和1990年。因為它們無論在時段，還是在社會的蛻變、人心的潛流上，都可以說是1989年最直系的因果——1986年底至1987年初那次北京的學潮風波，不正可以被看作是1989年4月的一次預演嗎？而1990年亞運會，由眾多北京大學生參與的團體操訓練與表演，不正可以被看作是一場服務於恢復國家臉面的荷爾蒙“合法”宣洩嗎？而且這一宣洩，伴隨著美少女們的舞姿，已然開始了歲月將我們引入“娛樂化”、“秀場化”時代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許多東西，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嚴重得多。政治引發的悲劇固然廓清了人們對“痛神經”這一條線的認識，卻也將人們精神中本不堅強的一面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過我認為後者是正常的，也是人性化的結果。不正常的是大家注意力過於為創痛所羈絆，沒想到劇變背後，操縱它的那隻經濟與利益之手。

想想吧，1989年春，牽動普通百姓眾口喧嘩的真是那宏大的“民主”與“自由”的烏托邦旋律嗎？我倒覺得，經濟的變革在大眾心中所引起的不安、特權階層轉移國家財富所引起的不滿、國家經濟監管機制的健全、社會各層面的依然不透明（學生們敏感的更多是後者），才是導致一場大戲上演的具體癥結。四項中倒有三項與經濟有關。可謂潮起潮落，全賴於斯。至於政客的插手，知識份子群體的幼稚盲動，充其量也只起了催化劑和引信的作用。

“中間代”作為這個特殊歷史時段從頭到尾的在場者、觀察者、反省者，“1989”對他們而言，首先是一種“身體記憶”、“血質憶”，其次才是文化和寫作上的記憶與“資源”。

儘管有些人本心並無意搭乘“歷史”、“政治”這類大船，也天生不喜歡把沉痛像某些“知識份子寫作”者那樣，做成一個卡通式的Logo，在人前可笑地招搖。

沉痛在“中間代”心中是一種隱秘而複雜的沉重。這種沉痛有時甚至會表現為某種寫作表層的消解、遲鈍與迴避。就像一個人死了，他最親近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哭不出聲來（個別人可能還會古怪地慘笑）。“我知道你們奢談的那些事對我的生命意味著什麼。”這是那些年縈繞在許多“中間代”詩人心頭的一個自我的聲音。他們的精神和寫作都開始悄悄地改變了，但絕大部份卻都努力著，刻意不去喊出那聲“疼”。他們不想讓那麼沉重的東西，那麼快地變得廉價，並被庸俗者肆意販賣。他們就像海明威筆下，那個剛從戰場上倖倖獲得劫後餘生的尼克，什麼話都不想說，只想面對清澈的河水，安心地釣一會兒鱒魚。

痛苦的磨礪在“中間代”心中漸漸演變、積淀成一股力量與韌勁兒，並促使他們日後開始了一種更富理性意味的面向時代與自我的雙重疑惑和拷問。這也是他們文本成就中兩大重要的品質——悲憫與感傷的真正來歷。

#### 四、積淀與勃發——九十年代與“九十年代”

前面提到，導致“1989”前後中國社會真正開始深層演變的，主要是經濟因素的日趨凸顯，以及隨之派生出的混亂、惶惑與激變。進入九十年以後，經濟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已經變得顯而易見和無以復加。與之相伴隨的，是商品經濟開始小心翼翼地步入一種低幼層次的發達，是影響、操控當代國人生活的“第二體制”——商業社會體制的開始確立。人文情懷在社會精神層面的主導地位，開始讓位於事功性目的明顯的“拜金”、“創富”主題，個人行為的驅動、國家機器（包括文化機器）的運轉，也都開始遵從和圍繞服務於這一“新興”的體制。文化、文學藝術因其“無實用性”在此一時期得到充分的展示，迅即被社會清入了死角。

這一對精神領域純屬負面的影響，表現在“中間代”文化生存環境上就是：寫作與發表、閱讀與被閱讀的空間，都被大大擠壓了。如果再結合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文化領域所受到的強烈的鉗制，這一批先後步入創作獨立期的作者，在時代面前率先感受到的便是險惡。文學的境遇與世俗認可度，與他們當初投身寫作的那個年代算得上是大相逕庭。他們浮出詩壇的真正寄托只能是那些數量日趨凋零、並呈散兵游勇狀態的詩民報與民刊了。在邊緣狀態下登上詩壇，並開始自己對詩史的貢獻，是九十年代“中間代”詩人處境的整體寫照。這一時期，有一本刊物對於“中間代”詩人的呈現與托舉功不可沒：那就是嚴力八十年代末在紐約創辦的華文詩刊《一行》！

《一行》的出版貫穿九十年代，尤其是1990、1991、1992這三年，每年幾乎要推出三期，且印製精美、佳作頻現。民刊能以如此迅猛的聲勢出版，迄今無出其右者。在編輯上，《一行》採取的是一種相對寬容的“泛先鋒”態度。即便如此，《一行》的最主要成就以及權威性仍然表現在它對新一代先鋒詩的發現與提携上，以至當時曾有一些先鋒詩人戲稱：《一行》就是民刊裡的《詩刊》。確實如此。那些年，在後人閱讀的書籍中如雷貫耳的《今天》早就不知道跑到北歐的哪個小島上去了。日趨狹隘

的編選趣味使它成為一種只流行在少數先鋒詩人圈子裡的“老頭兒刊物”。《他們》一度偃旗息鼓。《現代漢詩》在鼓噪“知識份子寫作”。只有《一行》，在艱難時世以其開放式、無芥蒂的編選胸懷，擔起了全方位承載與展示漢語現代詩的重任。也正是那幾年《一行》的迅猛出擊，影響並帶起了新一代民刊的問世。今天名滿天下的《詩參考》（1990年）、《葵》（1991年）等詩刊，就是在這種激勵下步入人們的視野的。構成它們作者主幹的，正是為數眾多的“中間代”詩人。與此同時，我國的國刊上正是一片麥地狂潮；書店裡，一個叫汪國真的“後童話詩人”開始在少男少女中走俏。

商業躍進的年代，詩人作為個體的人是無法逃逸的。當“第三代”們開始了他們的“下海”或“國內流亡”之旅時，“中間代”們也同樣面臨具體的生計考驗。與此同時，曾經提供給人們眾多精神食糧的、國外文化著述的譯介出版，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都開始進入一個低谷、以至趨近停滯；影視、流行樂等亞文化日益呈現出愈演愈烈的垃圾化傾向；曾經培養出一代詩人與文化精英的高校講台，正被越來越多“中間代”同齡人中的低能兒所佔據；學院和《讀書》這樣的著名文化媒體所催生和弘揚的，是一種類似乾嘉學派翻版的對微言大義的反芻；氣功在高官與民間的客廳裡同樣受到歡迎；王朔原本刻毒的調侃經過金錢的淘洗，終於徹底改造為馮小剛、英達式的婦孺咸宜的肥皂劇，再經央視編導漂白，就成了春節晚會上掌聲如雷的小品……

社會的大裂變在悄然中完成。繼商業牢固確立了它的“第二體制”之後，學院因其特有的便利和對靈性的窒息、對現實的規避，快速完成了以“在野”面目出現的“第三體制”的整合。與借助強權的傳統“第一體制”、借助金錢物慾的商業“第二體制”不同，“第三體制”介入的是人的心靈層面，它所負責的是以文明和專業的名義，去干預、阻止和破壞一切有創造性、建設性和介入性的東西，並在客觀上為前兩個體制生產出形形色色的清客。

社會在裂變，上層建築在裂變，“中間代”詩人作為詩史中的一代人，當然

也會對這些變故出現回應：他們有的退回到純粹的書齋、釀造內心封閉的苦艾酒；有的繼續固守傳統卻不失本真意味的個人化抒情；有的見縫插針，做著營造和進入新的詩主潮序列的準備；有的充滿懷疑、嘲弄和憤怒，注視著眼前人性與時代的媾和，在詩中記錄下它們，並隨時準備著與曖昧和偽善拔相向。

需要指出，“第三體制”的快速整合完成，以及它與前兩個體制在很短時間內所達成的水乳交融般的默契，使九十年代的文化空氣與精神氛圍，陷入到二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保守與平庸。這種“三合一體制”的誕生倒是與後現代狀況下，各國文化的主流構成形成了“接軌”。唯一的區別是：我們的這個更狠一些。它是構成了“新時代”誘惑或壓抑人們靈與肉的“黑洞”。一個沒有靈魂、卻時時拎著寫有“靈魂”字樣紙燈籠出沒的古怪時代出現在人們面前。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盜用”當然不會被一些投入“三合一體制”的文人視為見不得人的行為。於是，一個打著“知識份子寫作”旗號、並越來越明目張膽地盜用“九十年代詩”名目的詩小集團出現了。很不幸，“中間代”裡的少數人，在詩史上扮演了這一不光彩的角色（不管是不是誤入歧途）。

把任何一種“詩學命名”放大到取代整個時代所有類型的詩，都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這與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詩學立場是否堅定，並無關聯。它關係到的首先是寫作者對詩認識的態度。每個詩人在煉製自己的風格時，他應該是極致的、偏執的。但在面對所處時代的各色詩時，既要嚴苛，又要不失其大度。至於頻頻利用手頭講壇、業內媒體以及撰寫所謂“理論文章”的便利，在談論整個時代詩版圖時，絕口不提其它類型的詩主張與實蹟，這就是遮蔽、是陰謀了。而詩，從來奉行的都是陽謀——寫作與文本，是多元。

有遮蔽，當然就有反遮蔽。這也就是人們今天都熟知的“盤峰論爭”的內在由來。關於“盤峰論爭”，這裡我不想重複原先寫過的評述（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到網上去查），我只想強調大家注意一點：在那場面對面的交鋒中，持“民間”立場的核心詩人，除于堅以外，基本上都出自“中間代”！如果將論爭的

時段再從幾天放寬到1999年至2000年那熱熱鬧鬧的一年，那麼，我們會看到有更多的“中間代”詩人（宋曉賢、唐欣、中島、樹才、莫非、桑克等）根據各自的詩學取向站在了相應的某一方。

不過，與整個詩界的情形相吻合，在上述詩人背後，仍站立著數量更為眾多的、緘默中的“中間代”詩人。這種緘默也是複雜的。一部份是因為詩立場或詩學趣味的不同，一部份則是一些具體原因和條件使他們無從投入到論爭。但就持堅定的“民間”立場，而沒有發言的詩人來說，據我了解就有秦巴子、阿堅、朱文、黎明鵬、阿翔、格式等人。另外像余怒、岩鷹、賈薇、呂葉、楊健、孫磊這些長期處於被“知識份子寫作”壓制之下的民間詩人，他們之所以不發言，也無非是像九十年代中期的我一樣，出於善良的天性，對對方的人性還懷有一絲微茫的希望，僅此而已。“中間代”裡當然也還有一些愛惜羽毛的不在冊的“第三條道路”（其實還是一種民間狀態），他們一方面盡力說服不去介入論爭，一方面又忍不住在事後發表一些高姿態的言志之語。甚至當“中間代”這一代際命名開始引起外界注意之後，一些詩人仍試圖通過為“中間代”重新作界定的辦法，把自己和那些同齡人中的“名利浮躁之徒”剝離開來。促使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其實是“中間代”身上的那種懷疑精神、以及恐懼被淹沒在浮躁群體中的心態在起作用。只不過這些詩人恐怕忘了，如果沒有一場轟轟烈烈的論爭作為平台，他們是沒有舞台演出自己的高姿態的。這一人群的表現使人在某一方面對“中間代”既喜且憂。喜的是“中間代”群體身上的獨立、厭倦運動的特質，在這裡得到了又一次的展示；憂的是這一代人的懷疑精神和孤高習氣一旦過頭，人就會變得委瑣，甚而淪為看客，不敢為維護詩界真正的公正與清潔挺身而出。當然，“中間代”裡還有為數不少的泛學院寫作風格的詩人，他們在詩學趣味上與“知識份子寫作”有著近似的方面，但這些人堅守著自己對詩理想的虔誠和民間狀態，不幹黑事兒，沒有參與到那一幕幕炮製“九十年代詩”偽史記的鬧劇中來。他們的身上，同樣表現出“中間代”詩人

不趨時媚勢、獻身於文本探索的卓異品質。另一些持傳統新詩寫法的“中間代”作者，也和前面這批人有著相近的情形。“盤峰論爭”對於“中間代”詩人來說，正像一面清楚的鏡子，能清晰地映襯出他們自己的高矮胖瘦。它同時也向這一代詩人提醒，漢語詩嶄新的階段已經到來，新的考驗將在新世紀恭候他們。

### 五、測試來自現場——新世紀的頭四年

“千年蟲”、“基因序列”、媒體娛樂化、文學遭遇網絡、“9·11”、“東北人都是活雷鋒”（還有另一句“不要相信河南人”）、城鄉基層民選、“小資”時尚、讀D（DVD）時代、美英入侵伊拉克、日本軍力升至全球第二並向海外派兵、非典型性肺炎……已經過去的二十一世紀這頭四年，雖不能算“多事之秋”，卻也多少讓人領受到了新世紀發生與遺忘的雙重加速度。重大話題輕鬆化、雞毛蒜皮被無限誇大、成人思維日趨低幼化，應該說都是進入網絡時代人類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此一代價也同樣影響到人們對詩價值的理解與評判。與此同時，“知識份子寫作”和貧乏的九十年代主流文化在高校、以及一代青年中所造成的惡果（有些則是以一種極度逆反的方式）在詩網絡這個舞台上，得到顯性的顯露。“橡皮寫作”的口水化、“下半身”對惡俗宣泄的催生、詩難度的下降，都可以說是源自這一巨大的前提。對此，“中間代”裡的一部份詩人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和清醒，也有相當一部份人，進入到了多元時代的隨波逐流。

作為個體意義上的事業有成者，困擾“中間代”詩人的因素還不僅限於上述：現實成就與詩理想間尚存在的落差，對詩網絡現場“欲迎還拒”式的猶疑，人人中年銳氣與寫作投入程度的改變……都已成為對這些實力正處於一生中黃金時代的詩人們的考驗。近在眼前的來自時代與生理年齡的炙烤，使其中一些人寫出了偉大的詩篇，也使另一些人在多年緘默的習性中走向封閉或焦灼不已。他們寫作生涯中所經歷的第二輪“高考”開始了（第一輪是在“1989”以後，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歷史就是這樣

選擇每代人的。被淘汰者不會因為有了一個數目宏大的“代際依托”獲得詩神的赦免，傑出者也不會因為一個代際的“出身之誼”，就此駛入中庸、混世，放棄堅定的詩學追求與探索。“中間代”的命名成功，使其中一些人得以有機會了卻為同代人做詩公益的宿願，卻也提醒他們要徹底告別八十年代“兩報大展”以來詩運動的積習，更決絕地將“純粹的個人”——這一“中間代”最閃光的品質發揚光大。

### 第三站：詩學分野、文本與成就

由於人數眾多、一線作者雲集、詩學種類齊全，“中間代”詩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成為了詩壇總體面貌的縮影。這也就是我在本文開頭時所提到的——“中間代”研究之於分析當代詩的“標本”與“橫切面”的作用。如果不能這個層面、以及研究整個九十年代以來現代詩最高、最新成就的角度來考察“中間代”，任何貌似中規中矩的研討，都是缺乏詩學敏感和現場性的。“中間代”是一規模宏大的詩聚會。是一代人各顯奇能為讀者奉獻的詩盛宴。這裡面，既有形形色色的“後口語寫作”、“後意象寫作”，也有著“泛學院寫作”和固守傳統新詩理念並將其更純粹化了的抒情式書寫。誠然，也還有某些暫時難以歸類的個人化書寫，以及一些“知識份子寫作”。

我拒絕把許多文章中所提的“女性詩”作為一種詩學上的取向，與上述的諸種“寫作”並置。“女性詩”是九十年代詩評界發明的一種偷懶式命名。潛伏在這一“命名”背後的，是男性批評家們不乏意味深長的“性別凝視”（如果不全是歧視的話）。這裡面有著片面強調性別差異，進而降低詩難度、混淆詩評判標準的危險。女作者當然是與男作者們不同的。身體與思維方式上先天的差異，使她們在投入寫作伊始，便沒有過多地地在理性層面上對詩學層面的枯燥思索。但這不妨礙她們在寫作中呈現、靠近或接受某種既成理念的影響，並對此完成自己更具直覺、靈性、性情與開放色彩的寫作。“女性詩”作為一個大雜燴概念，抹去或沖淡了女人與女人在詩上的不同——很多時刻，這種不

同遠遠大於她們與同種詩學取向男性作者的不同。比如，同為後口語狀態下的女詩人賈薇、男詩人伊沙、唐欣、李偉，他們在詩語言形態以及詩觀念上的差異，是要小於賈薇與傳統純詩狀態下女詩人李南之間的差異的。評論詩，首先要清楚這一點。尤其是男性評論者，切忌以“尊重女性”的名義輕視或忽視她們詩中的創造性。

就目前“中間代”詩人所呈現的詩學和語言取向，“中間代”詩所包含的具體類別大致有以下這些：

### 一、“後口語”狀態

“後口語”對應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出現的“第三代”詩中，“非非”、“他們”這一脈所呈現的口語詩狀態（也即“前口語”）。兩代“口語”均強調關注當下生活和以口語入詩。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更富形式主義色彩，後者則更突出內涵的充盈。“後口語”狀態作為九十年代迄今“先鋒寫作”的突出收穫，除了老資格的于堅一人是自（“第三代”的）“前口語”狀態突圍而出以外，其他作者皆為“中間代”詩人。這些詩人凭借他們的文本，又使“後口語”狀態呈現出不同語言指向上的多姿多彩。

1. 帶有明顯“身體寫作”訴求的“身體口語”。（代表人物：伊沙、阿堅、賈薇）；
2. 帶有強烈人文關懷內質、以口語為主導語言風格，並融合了一定程度書面語的“精煉口語”。（代表人物：徐江、侯馬、楊健、前期的宋曉賢）；
3. 直接繼承“第三代”前口語傳統、但在內質上凸顯了“中間代”人文氣韻的“純粹口語”。（代表人物：唐欣、李偉、中島）；
4. 帶有一定超驗語體色彩的“深意象口語”。（代表人物：岩鷹、張志）。

### 二、“後意象”狀態

嚴格地說，“後意象”狀態應該被視為“泛學院”寫作狀態的一個變體。但鑒於其主要代表人物在表述自身詩學立場時，對現有那些學院體制影響下產生的詩趣味表示出深惡痛絕，故而將其單列一項。該理念源出自“朦朧詩”的意

象寫法，經“中間代”詩人之手，做了符合他們自身詩學理想的修正和提升。有一定的書齋色彩和封閉性。“後意象”詩目前有兩個突出的指向：

1. 偏重生活體驗和人文訴求的意象寫法。（代表人物：秦巴子）；
2. 偏重語體形式方面的實驗、並帶有強烈超驗色彩的意象寫法。（代表人物：余怒）。

### 三、“泛學院”寫作狀態

這種更多承襲自“第三代”裡“後朦朧”那一支的詩學理念，極大地強調了寫作者對修辭、隱喻、敘述等方面的愛好，並培養出一種更多面向書齋和個人趣味的封閉性審美。統觀九十年代的國刊，除了永遠居主流位置的傳統式新詩以外，所有門類的現代詩中，以這類可用作多重歧義闡釋的作品最受青睞。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既遵從了國刊“不惹事”、迴避現實尖銳的律條，也滿足了廣大編輯對書齋和優雅做派的嚮往。也正是這樣一種曖昧、複雜的情勢，鼓勵了後來“知識份子寫作”的日益作大。

1. 以泛學院趣味為語言探索的主導指向、但沒參與“九十年代詩”遮蔽活動的“常規泛學院寫作”。（代表人物：葉舟、啞石、馬永波、魯西西、前期的安琪）；
2. 與前一類詩學取向近似，但不認同“知識份子寫作”的“第三條道路”（代表人物：莫非、樹才、譙達摩、林童）；
3. “知識份子寫作”（代表人物——確切說，是在“中間代”裡的代表：臧棣、桑克、森子、西渡）

### 四、“傳統純詩寫作”狀態

這路寫法更多延續了傳統新詩的審美原則，但迴避了不少社會化的關注（是否與國刊五十年來倡導的趣味有關），較為強調個體的生命體驗。在語言上仍以書面語為主，注重抒情性。（代表人物：李南、汗漫、古馬、張敏華、趙麗華等）。

上述的四類、十種寫作區分，基本上可以用來概括九十年代迄今“中間代”詩人們的寫作狀態與詩學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也代表了當今詩壇較為嚴

肅的詩語言層面的追求（第三代“前口語”的人數已經不多，而“純粹口語”無疑是它在“中間代”詩人中合格與良性的繼承人。“下半身”的命名雖在“70後”中一支獨秀，可畢竟只是一種“運動命名”，詩學指向上仍可視為“身體口語”的一種“動漫版”變體。至少前從文本上看是這樣）。當然，任何的區別與界定都不可能是絕對的。尤其是對於“中間代”這樣一個極其強調個人在寫作面前獨立的作者群而言。更何況，每位作者的實際寫作，要比我們單就語言層面所做的這種分類要複雜得多。在伊沙、阿堅們的詩裡難道就沒有人文承擔嗎？相反，他們的這種承擔在九十年代，恐怕要比那些口頭上的“承擔”更具尖銳和反體制性，也比那些“口頭流亡者”更加靠近受到體制懲戒的可能，他們甚至可能還要面對詩界來自日常“道德”方面的非難與長久孤立，這種非難與孤立至今未絕。難道像侯馬、宋曉賢、秦巴子、楊健這樣一批詩人真的因為強調了詩的內質，就遠離了詩的先鋒性嗎？錯，藝術上的“先鋒”首先是來自內質的精神！前一代詩人（甚至包括了下一代）對現代主義片面、孤立、斷章取義式的理解，正是從“中間代”詩人開始得到糾正與“補鈣”的。與此相類似的是每個詩人身上所具有的複雜性與變化性。我注意到，像安琪、趙麗華、君兒這些出道於“‘中間代’第二波”的女詩人，她們的寫作從2002年開始都產生了一定的演變，從內省紛紛走向開放，還增強了對日常口語的融入。這就同樣使得談論她們的寫作成為一種帶有難度與考驗性的事。所以我們應該明白，任何的界定（包括代際界定）都不是涵蓋，也不應成為被談論者今後寫作中所遭受的心理暗示，它僅僅、也只能意味著一種關注的起點，而非終點。同理，當我從2003年一個“非典”肆虐（並非完全的天災）的春天審視“中間代”的成就時，我知道我提到以下重要作者的名字，是基於他們九十年代以來、在文本中默默前行的輝煌。這輝煌實實在在，在書本和網頁上站著，任由人聲鼎沸、潮起潮落，他們都堅定地為這一代人支撐著在當代詩史上的驕傲。

（未完·待續）

# 問談諾貝爾獎詩人 布羅斯基

◎劉耀中

## 一、黃金時代至白銀時代

俄國文藝的發展往往比西歐遲些，普斯金於19世紀初引進拜倫式的浪漫主義後，法國象徵主義繼之進入俄國詩壇，那已是世紀末，人稱之為黃金時代至白銀時代。次於黃金時代則是象徵文藝在黃金時代發展到興盛的高峰而產生阿克梅Acmeism詩派：詩人有1921年被槍決了的古米廖夫(Gumilev，其妻阿赫馬托娃乃成吉思汗的後裔)，和1938年死於西伯利亞的猶太裔曼杰列什塔姆(Mandelstam)。該詩派是以至善至美來抵制俄國象徵主義其中的神秘和抽象，他們主張明晰簡潔阿波羅式的形式美，其對新詩的影響不了了之，反映得尼采的影響甚重。

布羅斯基的諾貝爾詩人獎的代表性包括那群異議的至善至美派Pasternak人物，這也包括號稱為普斯金後俄國最偉大詩人布洛克(Blok)、斯維塔耶娃(Tsetayeva)和帕斯捷爾納克(1960年曾拒收該筆諾貝爾獎金)。

## 二、列寧格勒

布氏1940年生於列寧格勒，父母皆是猶太人，二次世界大戰當希特勒圍攻該城時，曾令納粹軍隊用圍城戰略，該役為時長達九百天，俄國老百姓死亡慘重無可形容，嬰孩的布羅斯基幸未餓斃。

## 三、猶太人文化背景

布氏出身於質樸的猶太人家庭，一家住在只有一個房間的公寓內。15歲輟學開始在兵工廠工作，常換僱主，甚至曾在屍體公示所工作過。最後找到一份研究所的雜工，給了他到俄國偏遠地方旅行的機會，也得以常到圖書館閱讀，自學成材。工餘寫詩，50年代初已在列寧格勒獲得聲名。1960年得到阿赫馬托娃的重視，收為門徒。但由於年青的布羅

斯基狂放不羈的天性，加以職業不定，1964年被蘇聯當局以“社會寄生蟲”和“沒有有學者資格而寫詩”兩個罪名判處五年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亞阿爾漢格爾斯克處。

## 四、檔案的一生

由於他的檔案被人偷寄出蘇俄而獲得國際人士的注意和抗議而減刑兩年，實際上他只服役18個月。1969年回到列寧格勒，1972年短暫逗留維也納和倫敦後赴美，先後於密歇根、紐約、哥倫比亞、史密斯、馬薩諸塞、阿默斯特等大學執教。曾獲耶魯和牛津等著名大學榮譽博士。1980年遷居紐約的格林威治波希米亞人的鄉村，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並於1991年被授予美國桂冠詩人稱號，1996年卒於紐約時，有妻子和女兒在他身旁。

## 五、人生觀

布氏的詩作多抒發個人情懷、感受，以沉思冥想方式表達對人生意義有普遍關注的主題的見解，認為沉默並非最完滿的最後答案。不光現代的生活那樣荒謬，人生的需要、飲食、朋友和愛情。

## 六、奧登的協助

布氏在西方的恩師、著名詩人奧登給了他很多有影響的提拔，甚至擺佈了他的諾貝爾獎（遺憾的是奧氏本人沒有領到該獎）。奧登和布羅斯基有西方傳統的偉大詩人的品質，他們兩人非常喜歡古典音樂和歌劇，對葉芝、希臘海外詩人卡瓦菲與古代亞歷山大城文化極為推崇。布氏年青時曾研究英國形而上學派(Metaphysical Poets)的詩和熟習波蘭文字，因而吸收了災禍詩人米洛茲的影響，這些顯然是他得到諾貝爾獎的因素。

## 七、作品

他的早期以俄語寫成的詩有《詩集》(1965)和《荒原小注》(1970)。〈悼多恩〉一詩頗為詩壇矚目。較為重要的作品有《詞類之一》(1980)、《20世紀史

》(1986)、《致烏拉尼亞》(1988)及論文集《小於一》(1986)，其中有用英文寫的，也有用俄文寫的。

## 八、遺憾

布羅斯基用英文譯自己的俄語詩和用英文創作的詩很多，與另一位從東歐到美國定居的諾貝爾獎詩人米洛茲並不用英語寫詩不同。布氏的作用有沉重的歷史感和抒情味，也有米洛茲那樣的濃烈，但在文壇上仍然遭到冷遇。布氏的俄文詩幸有較他年長和成熟的美國名詩人如赫克特、莫斯科和魏爾伯替他譯成英文，他自譯的作品，則被人譏為是腫脹和誇張而缺乏音樂性和幽默感的，不合西方讀者的口味。

## 九、喜愛中國餐

布羅斯基是一個健談者，常常說出惹人爭議的話，有趣的是他認為中國餐是世界上最多元、最好味道和最有民主和自由的烹飪；法國餐是花錢和費時的宴會。誰言不是？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陳銘華的小詩世界

## ——序《我的複製品》

◎洛夫

在我的印象中，陳銘華一向以小詩取勝，這本《我的複製品》更是集小詩之大成，最小的一首〈秋〉只有兩行，大多數都在十行以內。我所謂的“小”，意謂行數的少，或詩體的小，但詩本身的容量極大，以小喻大，以小我暗示大我，都是小詩的本色，陳銘華的小詩正具備這些特點。

就本質而言，抒情是中國詩的傳統，就形式而言，小詩是中國詩的傳統。中國古代詩人最擅於經營小宇宙，如只有廿個字的五言絕句，既有寫超越時空的大題材，如杜甫的〈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也有透過特殊的場景，以表現個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其實古典小詩大多生發於一種純粹的心靈感應，可以表現自然與人性的融會和交輝，可以在當下某一個切入口激起對生命的覺醒而捕捉到一種澄明的禪境，也可以拉近鏡頭攝取友朋之間的酬酢，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小趣味。

小詩的特徵除了用字精簡之外，其表現手法較側重比興，暗喻起了主要作用，象徵的意義大於文字表面的意義。中國古典詩就像海棉似的，有著看不見的極大的含納量，一首小詩就是一個完整豐沛，自身具足的世界。相形之下，語體新詩在結構上就鬆散多了，如要經營一首好詩，就必須在語言張力和意象處理上多下功夫。在這方面，我相信陳銘華必然有過一些慎審的思考與獨特的體會，譬如〈去年桃花〉這首六行小詩：

情人的唇  
悲傷地烙在  
你蒼白的臉上

愛的焦味瀰漫墓地  
三月的天空

曾經有霧

這彷彿是一首悼亡詩，有點李商隱〈無題〉的曖昧味道，也教人想起“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詩句。刻骨銘心的思念如吻一般“烙”在臉上，乃至可以聞到愛的“焦味”。這組意象集中而強烈，頗見功力，但愛情畢竟短暫，在墓地只見到三月的霧，讓人感受到愛情失落後的迷惘。這最後兩行留給讀者極大的想像空間，餘味無窮。

陳銘華有些詩善於營造某種氣氛，使當下與歷史，現實與夢幻，現代與古典，理性與浪漫等複雜情緒交織成火花四射，令人目不暇給的情境，因而產生一種戲劇性的張力，如僅僅三行的〈流星雨〉：

我的火箭要回航了  
你的輕羅小扇撲得  
幾隻流螢？

以呼嘯而來的“火箭”和輕盈的“流螢”比擬為“流星雨”，兩者在想像上已夠誇張，而由現代科技的理性事件猝不及防地轉到既古典而又浪漫的情境中，這種意象所喚起的情緒，其落差竟如此之大，因而產生的驚喜效果也是猝不及防的。

再如這首〈秦淮河五行〉：

烏衣巷口毛澤東題了一首劉禹錫的詩  
從巷這頭行到巷那頭撞見李香君故居  
朱雀橋邊麥當勞和肯德基笑得很曖昧  
小船繞過狀元樓專治性病的大字廣告  
夜泊的酒家赫然就在夫子廟出口一隅

這是一首後現代主義味道很濃的詩，看似文字遊戲，卻有著嚴肅的現實意義。詩中把劉禹錫〈烏衣巷〉的意象和目前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廟一帶的現實情景交錯拼貼在一塊，而產生一種極為辛辣的反諷意味。

晶瑩剔透，具體鮮活的意象是一首小詩的要件，小詩的手法不在述說，而是以“無言”的意象來呈現某種情感或思維，以及對生命深刻的體悟。不過龐德(Ezra Pound)則另闢蹊徑，他倡導的“意象主義”卻只求獨特而單一的意象呈現，最忌附會，排拒任何散文的意義，甚至認為連“象徵”都沒有必要，譬如這首最具代表性而經常被引用的“意象派”小詩〈巴黎地鐵站〉：

那些在人群中顯現的臉  
一片片在濕樹枝上的花瓣

這不正是——一幅無任何指涉，也沒有什麼言外之意的靜物畫嗎？巧的是，我從《我的複製品》這個集子裡也發現一些類似“意象派”的詩，我在此僅拈出一兩首：

一葉當先默默回到大地  
眾葉隨即紛紛擾擾：啊，秋

當然，對這首題為“秋”的小詩，讀者也可以作“落葉歸根”，引申到“老兵還鄉”的附會，但詩人主要在表現秋風中木葉凋零的意象。另一首〈小路〉就更接近“意象派”的詩了：

昨夜  
昨夜索然淌下  
露濕霜重的  
車窗上  
桃花開盡  
那人正離去

這組意象其實就是一幅視覺性很強的畫面，它能產生一種不是敘述語言所能獲致的美感經驗，不過最後兩句有著撲朔迷離可堪玩味的情節，讀者未嘗不可附會，利用想像虛擬一個未曾明示卻呼之欲出的故事。由此可證，好的詩中都留有很多的想像空間，因而詩便有了各種的解讀方式，多種的解讀方式也正是豐富詩的生命的有効手段。

2003年11月溫哥華

# 艱辛中的成長

## ——讀李瑛近20年來的詩創作

◎北塔

1997年6月，李瑛遠赴大西南的烏蒙山中采風，親眼目睹了山區人民生活的“死寂、淒惶、嚴酷和痛苦”，生發了許多感慨。回北京後，他整理出了一組詩；其中我比較喜歡的，是那首在烏蒙山中即時寫就的〈我的另一個祖國〉。也許由於久居京城，身居高位，他彷彿在此之前對中國底層百姓的真實生活缺乏應有的了解。當他看到：

低矮的茅頂倚著倒塌的土牆  
一戶戶相擁相擠的苦人家  
家家傳遞的都是愁苦  
日子沉重得像石頭

他感到了失望、震驚和不可思議，大概他是看多了媒體上所宣傳的光明面。對於像我這樣生活在底層、熟悉底層的人來說，許多地方的貧窮、愚昧、陰暗和落後都是司空見慣的了。在這首詩的開頭，李瑛以強烈的語氣發問道：“難道這就是我的祖國”。一開始，我還以為這個表示強調的反義疑問句跟當年聞一多的同樣表示強調的感嘆句“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同樣是情有可原的。但我進一步一想，“不對”；因為聞一多是在美國呆了整整三年之後，由於與祖國隔絕而把祖國想像成了花朵，回國後，他“發現”眼中的祖國的現實完全與想像中的相反，所以他連用三個“不”字來加強自己的失落、憤懣和絕望的心緒。而李瑛基本上都生活在國內，他居然可以那麼樣不了解他所熱愛的祖國，居然會為突然之間對真實的祖國的一點了解而驚訝不已！我由於一直生活在祖國的懷抱中，而且並沒有被優越的生活和光明的宣傳跟祖國的不如意處隔離開來，所以我不會發出聞一多或李瑛那樣的驚問。我反倒要問：“難道這不就是我的祖國嗎？”因為我知道，我的祖國就是這樣的，根本不存在“另

一個祖國”。

在同一首詩的末尾，李瑛感嘆：“我的艱辛中成長的祖國啊”。由於他自命為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詩人，由於他的許多詩與祖國這個概念唇齒相依；我想，借用“艱辛中的成長”這個說法來描述李瑛自己近20年來的詩創作，大致是合理的。如果從1981年算起，那時李瑛已經55歲，已經出版了20多本詩集，已經寫出了〈一月的哀思〉那樣的“新時期詩初期傑作”（程光燁語），儼然一位功成名就的老詩人矣。我把“成長”，尤其是“艱辛中的成長”用在他身上，一方面固然會使人想到他不墨守成規，老而求變，彌足珍貴又是多麼艱難；另一方面，也會使人懷疑我對老詩人的不恭。我聲明，我關注的是前者。一個老詩人的詩風不管變得比以前好，還是反而有點不如以前；只要他在積極地求變，總是好的；我覺得，那樣的老人總是可愛的、可敬的。讓人覺得可憐而可悲的老詩人有兩類。一類是不思變更的，另一類是求變而不得的。我特別佩服、羨慕那些與祖國、與詩一同在變化中成長的人，尤其是老人。李瑛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是老而思變的，而且他的求變努力也並非沒有收穫；但他確實沒有變出讓人滿意的、讓人讚賞的風格來。其中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變得不够多，二是他變得不够好。

前者是指他雖然不願意躺在已有的成就和模式上，但固有的成就和模式對他的影響和束縛實在太大，那種已經深深內化的思維慣勢不是他所能輕易反叛、剔除得了的。有時候，我們在反叛某種東西時，恰恰是在無意中加劇它對我們的控制和作用。所謂“近墨者黑”，不一定是主動地去接近黑，可能是被動的，或者更多的情況是不知不覺間的。我們在李瑛1980年代以來的詩作中依然可以隨時尋見他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思

維定勢、操作套路和風格特徵。在詩的基本主旨、運思方式、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的傾向等方面，其實他的變化很小。他只是引進了一些新的表現技巧和修辭手法而已。當然，對於一個老詩人來說，在技巧和手法上有所變革，已經相當難能可貴；要他在思想觀念上脫胎換骨，恐怕是苛求和奢望。

李瑛是一個滿懷意識形態情結的詩人，一個主旋律詩人，一個信守國家哲學的詩人——雖然我們不能因此徑直稱他是圖解文藝政策的喉舌。這對於一個早在1940年代後期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學生，一個在1949年起就“輾轉於中原、華南等各解放戰場”的隨軍記者，一個打1950年起就一直在解放軍總部供職直到官至總政文化部部長的軍人來說，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如果他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人，反而會使我們感到尷尬和意外。李瑛自己似乎也得意於、滿足於時代和民族“代言人”的角色。他曾不無自豪地說，他自己的“詩創作題材廣泛，除反映部隊生活外，還寫了大量表現民族和祖國悠久歷史文化、反映人民建設新世界、新生活以及讚美壯麗的大自然和讚美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友誼的詩篇。”民族啊，祖國啊，人民啊，部隊啊，所有這些令人心馳、令人心曠的名詞都頻頻出現在李瑛詩作的各個地方。他偏愛這些宏大概念，恨不得在每首詩中都使用它們——至少一遍。彷彿它們是一些使他的詩獲得合法性的標籤，彷彿他時刻在表白、時刻惟恐別人認識不到他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和平主義，還有人民性和革命性。他曾經有意地走訪革命老區、參觀革命遺迹、書寫革命遺物、緬懷革命志士、表達革命情懷。這跟1950年代的創作套路到底有多少質的區別呢？我們一方面不得不感嘆思維慣勢和寫作經驗的強大和可怕，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了李瑛在求變心態下的艱難步伐。

在上面這些宏大概念中，李瑛最青睞的是“愛國主義”；所以我覺得他的意識形態傾向中有一點國家主義的色彩。

他是喜歡卒章顯志的詩人。儘管他在行文中並沒有設置許多複雜的機關和奧澀的環節，但他在幾乎所有詩作的結尾都喜歡把這首詩的主旨明確表示出來，有時候，在我這樣喜歡含蓄和簡潔的人看來，這樣可以顯示詩人大志的結尾是“狗尾續貂”甚至是“尾大不掉”——影響別人對整首詩的看法。我說李瑛在詩作的結尾處表現大志，並不誇張。套用一個可能已經在正反兩方面都不合時宜而且可能不太合適的說法，李瑛在結尾處有點“上綱上線”。我隨便抽兩個例子吧。在〈莫高窟紀遊〉一詩的結尾，他居然討論起了真、善、美的關係：

哪裡有比這裡給予我們更多的東西  
更甚於愛  
更甚於美  
更甚於在愛和美的和諧裡  
樸素的閃光

在〈靈感〉一詩的末尾，他也有類似的感慨：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把這些告訴你  
為什麼我會伏在你的肩頭  
大笑和痛哭  
因為在這個動人的世界裡  
我發現了愛  
發現了美  
發現了一個生命的誕生和死亡

這都哪跟哪兒啊？這些抽象的議論可以放在所有詩作的結尾，也就是說放在任何一首詩中都是可有可無的；況且這樣的詞句也缺乏創意和詩意。而他最喜歡在結尾處高呼的還是“祖國”。如在〈長城日出〉這首寫於1991年的詩作的結尾，他還做了類似文革中的口號詩的呼號：

天風萬里，海雨萬里，江流萬里  
哦，我的歷經滄桑的崛起的  
祖國

再如在〈花〉這首小詩的末尾，他硬性

地把一朵小花命名為“自由”，而且還要鄭重其事地當著“祖國”的面，他說

這朵小花是四年前從火線移來  
歲歲開放，使我常記起守衛的山頭  
但，至今我仍然不知道它的名字  
祖國，讓我把它叫“自由”

李瑛也寫人物，寫他們的性格、遭遇和命運，但他習慣於從國家立場上來給他們定位、評價，彷彿他們都是從“國家”這個集體主義的最高單位中派生出來的。他們的個性由於國家意識的強行介入而被大大抽空或削弱，在缺乏國家背景的情況下，李瑛認為，個人總是非常渺小的，其存在的價值和依據總是存疑的。另一方面，李瑛的人類意識也相當淡薄，在當今全球化視野中，他的這個缺陷顯得越來越嚴重。他在面對全球共同的問題或話題時，想到的總是國家，而不是整個人類或某個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李瑛那兒，人性是被放逐或懸置了的，至少沒有得到充份的關注和表述。洪子誠先生曾經這樣說李瑛的這個局限：“對於戰爭的主題，對於戰爭有關的人性，人的心靈，情感的揭示，他始終停留在一個極有限的範圍內，而未能達到更值得重視的廣度和深度。他未能把這一具有普遍性的人類問題放在人類歷史、人類面臨的生活環境這一背景上來體驗、思考。”

詩是內視角藝術，不管以什麼方式來呈現，都應該與心靈有關。李瑛詩中的許多形象卻都是表象和皮相，都缺乏意志的灌注和情感的滲透，甚至可以說是浮光掠影。

里爾克曾要求詩人將目光轉向自己的內心，挖掘心靈深處的東西；只有心靈深處的東西才可能與上帝同構。李瑛既沒有對絕對精神的膜拜，也沒有對內心精神的探索；所以他有開闊的視野和寬闊的氣勢，但缺乏靈魂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一個沒有宗教情懷的人很少拷問自己的靈魂。李瑛“內功”的欠缺可以從〈讀〈亡靈書〉〉一詩中看出來。〈亡靈書〉與其說是一部探討靈魂的書，

還不如說是一部靈魂自我拷問的書。也許李瑛根本就沒有充份閱讀或讀懂這本書，就下筆寫開了；所以在他的這首詩中，基本不涉及〈亡靈書〉的內容，倒像是一份帶點文學色彩的文物說明書。他看到的只是書的外表、質地和形式，如“葫管”、“石頭”、“墓室”、“草紙”等看起來很實實際上很虛的概念。

隨著年歲的增長，幾乎每一個詩人都要面臨創造力衰退的局面。這時他有兩種選擇。一是放棄寫詩，這不一定指放棄寫作，如他可以轉而寫隨筆，因為那樣的文字可以不要激情、靈感和想像。如果他想繼續寫詩，則他得找到能刺激（哪怕是瞬間）靈感產生的資源。由於心靈之門已基本關閉，靈感之神只在心外遊蕩。於是，哪怕是一個十分主觀的詩人也會為了詩的苟延殘喘而變得客觀，轉而去向外界事物尋求靈感。一個詩人從內到外的過程是心力逐漸衰弱的過程、創造力逐漸式微的過程也是由以意逮物到因物感懷的詩思轉變的過程。

也許是由於對文體的習慣性依賴，也許僅僅是由於對詩的摯愛。像李瑛這樣的詩人一輩子都不可能放棄寫詩，所以他的選擇只能是後者。他幾乎每年都要出去旅行，而且不止一次一地。像古代的遊吟詩人似的，每到一地，他都要寫幾首詩，或者描摹當地的自然風光、風土人情，或者抒發自己的一些感想。他的描摹的功夫，無論是白描還是濃抹，都還是生動、貼切而逼真的，可惜他的感想往往單薄、淺顯而又每每重複；既缺乏特立獨行，也缺乏痛徹肺腑。

李瑛的詩之旅只有騁目，沒有遊懷；所以他的許多語語只有所指，沒有能指。我們只看見他的健筆如飛地在眾多的所指之間滑動，速度很快、範圍很廣；他似乎一開步就停不下來，洋洋灑灑，往往好幾十行，一蹴而就；我一方面很羨慕他這樣能寫的快手，另一方面也在替他反思，好詩、大量的好詩是這樣產生的麼？哪怕是李白那樣的天縱英才，在將自我迅速投射到雜七雜八的外物上時，他能將什麼凝定呢？李瑛的詩，在你初初讀時或只讀兩三首時，你會感到

澎湃的激情、豪邁的氣勢、流暢的音韻、鏗鏘的節奏；但再往下讀，你會覺得重複所帶來的單調和乏味。也許，他用的詞匯和形象並不是沒有變化；但他的句式和章式，題旨和意旨，雖不能說千篇一律，但也是似曾相識、大致雷同。

一個詩人若要保持恆久的獨創品格是多麼艱難！如果他感覺到這艱難，他就不會輕易下筆。李瑛之所以把自己的筆看得無往而不勝，大概是因為他不曾感覺到現代詩創作是難度系數很高的動作。我不反對詩人的勤奮和高產，但多量的總產中應有少量的精品，這些精品應該是突兀的、高昂的，應該鶴立雞群，不至於被大量的廢品和次品所淹沒。其實李瑛作品也確實有不少激越、灑脫、奔放、深摯而機智的篇章，如：

當那把瘦骨  
濺起的水花平息之後  
所有的江河都迷失了走向  
使兩千年的魚

失眠至今

——〈端陽〉

像惠特曼等激情詩人一樣，李瑛特別喜歡用排比句和排列法，這兩種修辭手法固然可以表達激情、加強氣勢，但如果排列的是任意捉置一處的、本身沒有什麼象徵、相互又沒有什麼關聯的物象時，就顯得囉嗦、拖沓而散漫甚至頹唐。

靠旅遊來寫詩的致命危險在於：我們在走馬觀花的時候，如果心力不濟，或者說力不從心，我們就不可能用心去抓住眼前的事物，在跟這些事物進行感官上的粗淺接觸時，我們既不能了解它們，也不能通過它們來美學地表現我們自己。在李瑛的筆下，大多數的意與象是脫節的，即不是相互浸潤、說明、砥礪甚至否定的關係，而是相互就不搭界。這違背了“意中有象”、“象中有意”、“一切景語皆情語”、“一切形象皆心象”的古訓和至理。他一方面沒能把心放置到物象的內部，沒有掌握用物象

來表達心靈的絕招；另一方面他只有直接地甚至不厭其煩地寫出心理狀態，有時甚至堆砌心理名詞。如“數不清的聯想、恐懼和迷惑”（〈沉默〉），再如：“湧動的情意、很真／堅實的虔誠、很重。”（讀〈亡靈書〉）。

李瑛不是通過反觀內視自己的生活而是通過到外面去體驗別人的生活來獲得詩的資源。自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籠以後，中國不知道有多少詩人是在壓抑、漠視、拋棄甚至犧牲自己心靈的情況下，到礦山、漁港、工廠、田疇……去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弄就了大量的垃圾，至今仍然堆在歷史的郊外；這也使中國現代詩的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到阻礙和限制，甚至是倒退和扭曲。李瑛是50年代大批量出產的詩人中最有才華的而且是寫得最好的一位，但整個一代的詩，在今天看來，是多麼薄弱、虛假、浮泛、甚至墮落，矧子裡的長子能有多長？

2003年北京

## 艾米莉·狄金森詩四首

◎金舟

我是無名之輩！  
你是誰？

I'm Nobody! Who are you?

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  
你也是無名之輩嗎？  
那麼我們為一對！  
別說！他們會傳開去——你知道！  
多無聊——是——某某名人！  
多招搖——像個青蛙——  
告訴你的名字——漫長的六月——  
給一片讚賞的沼澤！

“信念”是個  
微妙的發明

“Faith” is a fine invention

“信念”是個微妙的發明  
當紳士們能看見的時候——  
但顯微鏡卻是謹慎的  
在緊急的時候。

逃 亡 Escape

我一聽說“逃亡”這個詞  
血液就加快奔流，  
一個突然的期望，

一個想飛的衝動。

我從未聽說敞開的監獄  
被戰士們攻陷，  
但我幼稚的用力拖我的圍欄——  
只不過再失敗！

天 使 Angels

天使，在清晨時分  
許在露中看到她們，  
彎腰—采摘—微笑—飛翔—  
難道這花蕾屬於她們？

天使，當烈日如火  
許在沙中看到她們  
彎腰—采摘—微笑—飛翔—

## 編輯筆記

●時光匆匆，本期乃《新大陸》正式步入的第十四個年頭。每一年這個時刻，在出版週年紀念號前夕，都寫下這些字句，看似不能免俗，其實不無感慨！由於人力、財力緣故，我們向來都不習慣於搞慶祝活動，而選擇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來出版一本份量更重的紀念號，本期篇幅比平常增加了三分之二；特輯有三種，包括湖南、越南，以及美洲的詩作。“湖南詩人專輯”由詩人海上和唐朝暉組稿，“越華青年四人小輯”則由本刊在香港的同仁冬夢代為組稿，至於“新大陸美洲新詩友專輯”基本上是從網路上向各界徵集而來的稿件，希望這些新詩友從本期起也來參加新大陸這塊園地的耕耘，編者在此一併向各出力的詩友致謝！除特輯外，詩創作、翻譯和評介都有所增加，值得一提的是〈陳銘華訪問錄〉一文已在網路上至少兩個刊物刊登，該文當初由本刊新同仁非非和編者在網上斷斷續續的交談整理而成，由於上述兩份刊物對該文皆有刪減，而其中內容有許多涉及新大陸創辦初始及今後的走向，編者乃不避嫌疑趁此機會重刊此文。文中提到編者對新大陸詩刊的評介和翻譯部份之質量有所祈待，在回顧本期的內容後，才發覺不但是詩創作，翻譯和評介方面，新大陸的質量本不比港台大陸任何同類刊物為差，所欠缺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財力來提供充裕的篇幅而已！

●為方便中國大陸詩友訂閱《新大陸》，專設以下銀行帳號：9555500101632577，戶名：Zhang Min，招商銀行北京分行營業部。在今明年一年期內特價優惠中國大陸詩友訂閱：一期30元、半年80元、一年120元（人民幣）。匯款後請寄信通知陳銘華：nworldedit@hotmail.com 或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告知姓名、地址、匯款日期和數目，銀行核實後即寄

## 詩訊

●分兩個地區舉行的第八屆國際詩人筆會之第二次會議，經於2003年10月25-30在浙江省金華市圓滿結束。

●第23屆世界詩人大會，由台灣的中國新詩學會主辦，於11月23-30日假台北環亞大飯店召開，海內外參加詩人約200餘位，大會主題是“詩與自然”。

●洛杉磯德維文學協會在感恩節後的星期六舉辦一場女性文學沙龍，由作家叢甦講演“娜拉出走以後又怎樣——新世紀女性的定位與走向”及詩人喻麗清講演“漫談小說中‘看不見的愛’——從《孩子與狗》說起”。

●新大陸同仁揚子詩集《悠悠流水》、陳銘華詩集《我的複製品》將於近期由新大陸詩刊出版。

●新大陸同仁、詩人林德功十一月初從三藩市到洛杉磯訪友，詩友們相聚甚歡。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編輯中	\$8.00

☆另代訂購：黃美之編北美華文詩集《世紀在漂泊》（\$8.00）  
非馬《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